

557

交 易 所 周 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廿九日出版 第一卷 第三十二期 郵政特准掛號 認爲新聞紙類

水 災 特 輯

特輯目次

水災善後與國民經濟建設 蔣中正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水災查勘報告書 許世英
 救災管見 穆藕初
 長江視察報告 秦汾等
 長江防堵情形 秦汾
 長江水災報告 朱士俊
 漢市水災記 武漢日報
 漢口水的恐怖 大公報
 武漢大水速寫 大公報

北平晨報 時事新報 北平晨報 時事新報 中報 熊遂 上海晨報 北平晨報 聞報

沂江水患記 長江水災之善後與救濟 江河災情視察記 黃河水災記 黃河防汛報告 視察黃河決口報告 黃河決口經過 黃沁兩河防務近况 驚心怵目之魯水災



大公報 大公報 陳廣雅 李儀祉 秦汾 鄭慶經 韓多峯 大公報 天津益世報

節 約 救 災

魯西勘災記 東北水災 鄂省水災統計 湘災統計 皖省水災統計 贛災現狀 豫省災况 偃師劫後視察記 陝省水災

北平晨報 時事新報 北平晨報 時事新報 中報 熊遂 上海晨報 北平晨報 聞報

晉省水災 浙省災情 福州大水 粵省災况 桂省水災 江河各水決口情形及搶護經過 本年江河防汛經過 長江及襄河幹堤決口堵築情形 勸國人節約拯救水災書

北平晨報 中報 申報 北平晨報 中央日報 經濟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 馬相伯

水災善後與國民經濟建設

蔣中正

本年江河氾濫，洪水為患，受災區域遍於長江、黃河流域之諸省。禾稼淹沒，村舍陸沈，田廬財產損失之鉅，不可數計。而災區同胞，陷溺漂流之狀，尤為悲慘。鄂、魯、豫三省災情之深刻嚴重，較之民國二十年時代尤有過之。垂盡生機，重遭斯厄，嗟我同胞，何以堪此！關於賑卹流亡，籌維善後，全國上下，固宜有積極之努力；而懲前失，遏絕災患，尤當速起深刻之覺悟。夫水災饑荒，史稱災變，明其不常有也。稽之過去，於此普遍嚴重之大災，必過數十年或數百年而始一見，今則甫越三年，再遭巨患，此決非天時地勢之變遷，實由於人力不感所致。誠使民國成立以來，對於水利森林諸要政，修治得宜，地方人民對於河渠堤閘，咸以實心實力維持不敝，何至大災頻仍，愈演愈劇，一至於此？今當創深痛鉅之際，若猶不痛切覺悟，急起自救，則吾民族直將無以生存於斯世！日前電告沿江各省，徵教難民築堤濟河，以工代賑，猶為目前治標之計，誠欲根絕災患，補救未來，則必須全國各地均有普遍確實而持久之努力，所望各省長官，對於農田水利有關諸要政：如培育森林，如疏濬江湖河川，如堤岸壩閘之修築與保護，如助成國家水利工程之建設等，均應視為

行政最急之先務；而我各地人民對於所在鄉邑之溝渠河川壩閘工事，諸凡足為蓄泄灌漑之助者，尤當不待督促，按時修護；一面積極造林以調節水旱，改變土質，其他有關防水備荒之事項，亦當踴躍以赴，唯能綢繆於未雨，庶免不測之巨災。亦唯各地一致進行，而後事輕易舉。即以今次之水災而言，苟各省內地之水道堤壩均完整而不廢，縱有水患，其嚴重性亦必能減少。即如蘇省今年受江河淮七流巨浸，終得倖免於水災者，未始非近年來該省政府與人民共同致力於水利之明效，是知人定可以勝天，弭患端賴自救，此非尋常之休戚，實為生死之攸關，我全國各省之官商人民所當切實努力者也！吾國經濟危機，其嚴重本已達於極點矣，本年上半年對外貿易之入超，又達二萬八千餘萬之鉅，都市農村，均呈衰敝崩潰之象，加以此次水災，據賑務委員會之報告，僅尚湘贛皖四省，災民數逾千萬，公私損失已不下五萬萬，而豫魯諸省尚不與焉。中正以為中國今日根本之危機，全在國民經濟之殘破，人民生活既益困窮，民族運命亦岌岌危殆，故今日唯一要務，端在集中全國上下之心思才力，以挽救此垂亡之經濟。自經此次水災，益覺國民經濟建設為刻不容緩之要圖，誠以任何民

族，唯能勤奮自勉，刻苦砥礪而圖存，斯有生存於世界之權利。而榮枯興替之所由判，則又視其制馭天然與戰勝環境之努力如何？中國今日經濟萎敝枯竭之原因，誠非一端，但吾人決不能以其積因之久遠，而諉咎於過去；亦不能以內外環境之艱難，而束手以待斃；要當認識現實，力謀解決，審酌事勢之可能，而盡其最大之努力。凡與國家生存有關之基本建設，固當由中央主持；而關於解決民生問題之國民經濟建設，則必賴各地政府之切實推動，與全體人民之一致奮起，而始可與期成。綜其要項，蓋有八端：

一曰提倡徵工。此為國民經濟一切建設之本，而於水利交通關係尤切。破除人民怠惰自私之積習，獎勵勞動服務互助之德性，於增進生產更有裨益。凡造路濬河、築堤修壩、培植森林、開闢墾地，凡為地方生產與福利所關，而需要多數之勞力者，均宜以徵工制度行之。政府必須期前規劃，先以宣傳，繼以指導，且為準備妥善，設想周到，而民衆宜以參加義務勞動為國之天職，踴躍以赴，此其一也。

二曰振興農業。舉凡改良農作方法，增加農業生產，活潑農業金融，流暢農產運銷以及減輕農民負擔，推行農村合作，皆當積極推進，以達到糧食之自給自足為初步目標。一方面力謀增加工業原料之生產量，此其

二也。

三曰鼓勵墾牧 調查荒廢之土地山林與原野，視其地區之所宜，或督促開墾，變礮穉之土為耕地；或培育森林，以增加木材之生產；或經營畜牧，謀牛羊馬匹之蕃息。其宜於利用集團勞力者，則當舉辦大規模之移民墾荒，或籌劃軍區屯墾，務以地無曠廢為目標。此其三也。

四曰調節消費 統計各地——尤其農村之消費品種類與數量，由當地職業團體與合作社等之協力，以力謀供求之調劑，必須消費者則盡量設法生產之，不能生產者，則盡量節約其消費，以期減少內地農村資金之耗溢。更進一步則當改善人民之生活，以謀消費之合理。此其四也。

五曰振興工業 凡需要大量資本與大規模經營之工業建設，各地或限於資力材力，而未遑盡舉，而既有工業或手工業之維持與改進，則政府、人民與技術家、企業家所當一致努力。同時對於農村需要品之簡易工業，以及就農產品加工製造之工業，尤須盡量提倡之。此其五也。

六曰開發礦產 調查各地蓄積之礦量及開採之實況，破除民間之迷信與鄙陋，解除經營礦產者所受之束縛與摧殘，對於幼稚與不合理之採掘方法，則指導改進之；對於礦產之技資，則積極獎勵之，並扶助礦商之獨

立經營與發展，以開天然之富源而容納衆多之勞力。此其六也。

七曰流暢貨運 一方面盡量發展各縣各省區間之道路交通，改進水陸貨運，解除運輸上之困難，力謀貨物流通之便利；一面設立各種主要農產品之包裝與運銷機關。此其七也。

八曰調整金融 鼓勵民間之儲蓄，活潑資金之融通，設置完備之農村借貸制度，並推行信用合作，以制止高利之剝削；一面指導人民贊助國家關於貨幣匯兌之政策。此其八也。

上列八項，皆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而於挽救目前經濟之危機，奠立初步經濟建設根本，則皆為切要之圖。至其主要之點，則在乎盡人力闢地利，集合各地農工商學全部之力量，使與天然資源及經濟事業發生極密切之關係，故主持推動之職責在於政府，而欲求其切實有效，則尤賴於當地人民咸有普遍之自覺，而知識分子提倡指導與協助組織之責任為尤重。由此以言，其進行之道，則各地材料之調查統計與搜集，設施方法之研究與指導，均為不可或缺。故在着手之始，

一方面必須集中本地之專家，使担任專門技術上研究指導之任務，一方面則須養成多數之中級服務人員，使負責調查與一般的管理指導之責任。此之所謂中級服務人員者，凡各機關各公署之公務人員，地方上之保長甲長，以及軍隊中之各級長官，均可按其性質之所宜，施以各種之訓練，不必盡如平時之另行招考設科期成，而為達到通力合作之目的，則教育機關與學術團體，以及各地合作社之熱誠贊助，尤為必要。總之：在官廳須革除過去承轉應付，粉飾表面之不切實際的工

作，在人民須有痛切覺悟，於此一事業為救死回生之關鍵，而各盡所能，以赴同一之目標。今後各省之當建設行政之任者，關於擬訂施政綱要，尤須切實着眼於建設國民經濟，視此為唯一之中心。誠使政府人民呼應一體，堅忍刻苦，共同致力，敢信垂危之國民經濟，必有挽救之希望；而民族復興之物質的基礎，亦於是乎奠。當此大災嚴重之際，益深經濟崩潰之懼，及時補苴，實不容稍緩須臾，切望各省長官與全國同胞之接納鄙言而力行之也。

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省水災查勘報告書

許世英

本年六月中旬以後，沿江各省，連雨連綿，山洪交發，水位。日有增漲。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或積潦不退；或堤壩潰決，田廬淹沒；人畜漂流，被災至為慘重。服務委員會，迭准沿江各省政府，省賑務會，以及其他各機關團體報告，當即於七

月六日，彙呈行政院鑒核；並為明瞭各省救護情形，及被災實況起見，復於七月十日呈明行政院，由世英率同秘書黃瑞謨，胡邁，科長周一鑾，前往皖，贛，鄂，湘四省視察。於七月十五日由滬出發，溯江上駛，經歷四省，至七月二十八日返抵南京，其行程及視察地域大致如下：

七月十七日，過京入皖境登岸視察蕪湖，安慶等處。

十九日，入贛境，登岸，視察九江市區。

二十日。子夜抵漢口，二時乘飛機視察嘉魚，新堤，監利，石首，公安，沙市，江陵，潛江，鍾祥，京山，天門，漢川，漢陽等處。

二十一日，留漢視察張公，武惠各堤險工。

二十二—二十四日，湘鄂往返途中，並沿湘江視察長沙，湘陰所屬靖港，喬口，臨澧，白馬等處。

二十五—二十六日，九江南昌往返途中，並沿贛江，鄱陽湖視察新建，德安，永修，星子，湖口等處。

二十七日，由潯啓程東下，過馬華堤視察

。二十八日，返抵南京。

沿途查勘情形

世英於七月十七日晨過南京，原輪上駛入皖境。經馬鞍山，采石磯等處，遠見堤岸，若與水平，大約可高出水面一公尺。惟南岸自益華碼頭以上，神農洲幹堤，略見破損。當塗境之江心洲圩埂，均已淹沒，屋頂樹稍，飄浮水際，可見流離之慘。是日蕪湖碼頭低處，經登岸視察，距岸僅六七公分。續經螃蟹磯，仍略有險象，黑沙洲則已半潰。尋抵六百丈地方，見江水已漫入幹堤，查該堤原修高度，本較二十年最高水位，尚低一公尺，因此江水漫入，附近之徐圩，永豐，同樂，錢黃等圩，悉被淹沒，背面另受陳瑤湖之浸灌，故沉淪益甚。此外所潰各堤，如貴池境之萬興圩，東流境之裕豐圩等，關係田畝，均在萬畝以上，損失可以推知。過安慶，乘小舟登岸，與劉主席，苗監察使，及各廳長，詢悉災況。返舟西行，見廣成圩以及望江華陽等處圩田，已成一片汪洋。

凡江中洲灘，大半均在水中。此中損失，非經長時間之詳密調查，不易估計。是夜十二時偕劉廳長至馬華堤，因夜深水激，未能登岸。

至各處險工，亦多有充八員夫，從事防堵，尚稱繕固。大抵黃絲灘附近，江水漲至

九公尺左右，亦尚無大礙。麻浦圩等，是時超出水面尚達一公尺。

七月十九日，拂曉抵九江，即下輪乘人力車於積水中行里許，復改乘小划環行市區，水可逾膝，似較安慶略深。尋轉入甘棠湖，折至花園飯店附近登岸，該段馬路尚未淹沒。市民苦熱，多搭竹牀木板，露宿水上，衛生防疫工作，實不容緩。贛省災况，與水利局燕局長等已略有談及。

自潯西上，水勢滔蕩，又較皖贛境為甚。洲灘沉淪慘不忍睹。過武穴，至富池口田家鎮附近，有斷口寬約數十丈，水漫入亦深。查救濟水災委員會二十一年所發表之工賑報告，第五區工賑局堤工分段圖，南岸富池口一帶，僅係支堤。此外蘄水及大治境濱江村鎮，多半在水中。取望遠鏡窺視，間有數處，工人方從事於防護工作。

七月二十日，子夜抵漢。在京登接報告，已悉鄂省災區之廣，災情之重。來鄂之後，與張主任，何主任，張主席，及社會人士，詢諸水勢瀾漫，有加無已，無可形容，喻之汪洋一片而已。但為實地勘視起見，乃與張主席，高監察使，於當日午后二時乘飛機前往視察，沿江西行經嘉魚新堤越洪湖歷監利，石首，公安，沙市，江陵等處，轉沿襄江下游，經潛江，鍾祥，京山，天門，漢川，漢陽各縣，並低繞張公堤，譙家磯，姑嫂樹

，分金爐等處返至漢口，俯瞰陸地水深之處，宛若大湖內海。所有田地經界，更屬無從指辨，偶有山阜，露呈其巔狀如海島，屋脊尤不多見。其若水草飄蕩者，當係最高樹木之稍末。未潰之堤圍，恍若長蛇，蜿蜒水面，暨利城垣，僅有三五雉堞，隱約可見，天門地勢低窪，城堞祇露尺許，城鄉屋宇，無一幸存，此所謂陸沉者耶！而襄漢流域居民，猝遇洪濤，多被衝捲而去；故此大視察，並結茅棲息之災民，亦不獲多見，溺斃之衆，亦自可推知，此種慘狀，抑又非民二十年所可比喻者也。

二十一日，續留武漢，視察張公堤及武惠堤。就大體言，張公堤全身實已處處是病，全堤過去發現裂痕及險象者，計有黃家灣，禁口，姑嫂樹，金銀潭，分金爐，崩眼港，陳陽涇，黃家上灣，黃家小灣，黃家下灣等十餘處，其餘漏水之處更多。七月十四，十五，十六各日，姑嫂樹附近情勢，尤爲險惡，幸軍政長官與民衆一致，負責搶堵，而葉司令遂尤能樹立權威，集合萬人以上之力量，晝夜不輟之工作，漢市精華，幸獲保留，雖因放晴逾旬，水勢日退，然人事之關係，固居其大半也。

世英視察之際，該堤已漸脫險，是日從分金爐起經丹水池，過晒甲山，金銀潭而至姑嫂樹。見漢口市政府及一百零五師范團長

督率官兵搶險，工作緊張，其轉險爲夷之成效，隨縣皆可見及。惟姑嫂樹及禁口之坍塌，爲葉司令等前數日所日夜搶救者，近日漢水雖已低退，而姑嫂樹之坍塌，猶日日下陷，成一大半圓形，長約四十丈，寬約六丈餘之陷場。禁口之塌落，亦未盡止。所幸軍隊留堤工作，甚爲努力。挑土者到達堤上，即立發担土力價銀元八枚，故民伏均踴躍從事。天晴土實，此際大堤可告無虞。至該處土質之不良，取土之困難，仍盼主管機關，日後予以注意。

武惠堤在七月上旬，險狀即告嚴重，土質鬆蝕，堤身傾斜。初則武惠關之石圍內，發現三四寸許之裂痕，而自武惠關至永保關之間，堵圍泥土，亦曾下陷丈餘。繼至中旬，永保關內部竟崩塌甚廣，當由武昌縣政府督飭民工，會同行營所派之軍隊堵修。一面暫寬堤身，加高堤埝，並堆積麻袋以禦波濤。

二十日左近，因風勢甚大，洪濤洶湧，又呈險象，亦經各方盡力搶救，世英抵鄂視察之際，險勢已漸脫矣。二十一日夜車自鄂赴湘，二十二日在長沙與何主席，及各廳長，與賑務會會員，詢悉各方災情報告，以時問所限，僅於二十三日作盡日之勘視。計於晨間與建設廳余廳長，由長沙出發沿湘下駛，至丁字灣靖港銅官附近，則見田舍漂沒，

農作物均已無存。該處當資水注湘之會，所屬頗多垸田，由潰而潰，損失自多。計長沙潰決堤圍，截至七月十一日止，有三才垸，東南垸，柴山坡，里軍洲，蘆湖洲，韓家垸，月池湖，七里湖，塘家湖，葉湖，青蘇垸，祠堂垸等十三處。潯入湘陰境，自臨泚口折入內河，烟波浩蕩，汛濫益甚，如復興馬眼，余家各垸，均已潰決。繼至白馬寺塞泚圍附近，潰堤亦有一姓，喬山，耐馬，五美等處。連日水退四五尺，平地尚深一丈數尺，水位高於民二十年。田禾盡沒，雖賦畝之形態，亦無從測知，災民蕩析離居，情勢至爲慘苦。查臨泚白馬等處垸堤，垸民平日葺修本不努力，未潰之前，聞已敗壞不堪，二十年水災，該處災况亦重。此次以地理人事之兩層關係，自屬無可倖免。

湘省此次被災縣分，據報者計有三十七縣，其重災縣分，爲益陽，常德，岳陽，沅江，漢壽，南縣，澧縣，湘陰，安鄉，華容，臨湘，慈利，石門，臨澧，平江等十五縣。重災縣分，除慈利，石門，臨澧，平江，四縣，因山水衝激，故災情特重外，餘均濱湖。澧縣，石門，慈利三縣，此次淹斃人口，各在萬人左右，其慘况在民二十年水災，惟南縣差克比擬。此外沅江，漢壽，南縣，常德等處，雖未克親臨查勘，然以湘陰水况例之，災情之重，亦可推知。

總之，此次湘省災况，幾與民二十年相等，而就本年而論，亦僅次於鄂省。惟湘鄂鐵路沿線田畝，稻禾茂實，尙可收穫；又聞湘南湘東年歲亦可望豐稔，亦誠不幸中之大幸也。

二十三日夜車自湘返鄂，二十四日抵鄂，與張主席岳軍，何主任雪竹，交換救濟意見，即乘江華東下，二十五日午後抵九江。登岸後，見市區積水漸退，惟連日亢熱，疾疫堪虞。八時乘車赴南昌，午夜抵永修，據站長報告，六月該處，受山洪衝擊，損失甚鉅，軌道損毀，共約三十公尺。二十六日，上午二時，抵南昌。與熊主席，交換救濟意見。旋與財政廳吳廳長，江西水利局局長燕局長等，沿鄱陽湖西岸，視察新建，永修，星子，湖口，九江等縣，據燕局長云：此次贛省水災，贛江流域，因春汛泛濫，災情雖重，已成過去。惟鄱江，修水，信江各流域，因六月淫雨兼旬，平均雨量，竟達七五二公厘，沿途漲匯，至入鄱陽湖處，水高已一丈有餘，故尾閘各縣災情甚重。又陽湖本爲贛省內河之儲水櫃，其湖身高於長江，自不足供江水之宣洩。常年河汛早於江汛，故可無虞。本年江汛同時高漲，湖水既不能入江，河水自不能容諸於湖，濱湖區域，因泛濫而致奇災，其故即由於此。

十七日下午，自九江登輪，路經重要江

堤馬華堤。查該堤爲溢華堤之最下游一段（馬當至華陽）位於皖贛之交，濱揚子江之左岸，堤線所經，有皖之望江，宿松，贛之彭澤三縣，自華陽蜿蜒而迄馬家港共長四十二公厘。除上述三縣農田直接受益外。又皖之太湖，懷寧，贛之德化，鄂之黃梅，廣濟，諸縣農田，亦均間接受其保障，關係田畝，約爲七十餘萬畝。是堤始築於民國五年，工款由官民各籌其半。十五年大水之後，衝毀極多。二十年由救濟水災委員會第三區工振局分期修築，閱時八個月，完成工程百分之九十。餘工由皖贛工程局辦理，二十二年夏汛，復經揚子江防汛委員會培修。然以地理及人事關係，該堤固常在緊張之狀態中，往昔責任義務之規定，按百分爲湖北五十六，安

三十一，江西一十三。然湖北非堤綫所經，受益實爲間接，江西則堤綫長而田畝少，彼此推諉，迄無肯定負責方面。本年七月五日，發生破口，直徑約僅尺許，因堤上無人巡守，漸致崩坍。江西水利局總工程處發現時已展二百五十公尺，經委會秦秘書長，及揚子江水利會傅委員長到贛時，決口寬度恐將達四百公尺。當經決定辦法，先設工務處，以皖建設廳長劉貽燕爲處長，並由中央先墊撥四萬元，鄂堤會撥墊六萬元，即日開工修繕，其裹頭工作，業於七月二十一日竣工。又查馬華堤後身有，太白湖，官湖，本年江

水浸灌，禦湖堤首感危殆。而此禦湖堤者，與馬華堤上段之初公堤，適成直角形之交互，九江北岸有田二萬畝，受此保障，且有價值二百萬元之農產，即可收穫。七月二十四二十五兩日，風向爲西及西北，形勢十分惡劣，幸賴三千官民，晝夜搶護。至二十六二十七兩日風向轉佳，始告無虞。此又馬華堤以外所必述及之防護工作也。

總觀長江中下游情形，實已充分表現利少害多之事實。昔日舊江道及所謂雲夢等澤，既多湮沒，不可究尋。而江身寬狹之懸殊，又復逐年加甚。洞庭湖本爲極佳之儲水櫃，亦以久未疏濬，湖身淤塞，垵田日增，容量益減。藕池諸口，固未能使湘鄂兩利，然湖之本身，亦殊不足以供宣洩。江流本幹流速既緩，（自宜昌至武漢間，其比降率平均每哩僅三吋，江平水緩，可以概見。）停沙愈多，沿途洲嶼之發生，月異而歲不同。益以賽堤圩，與水爭地，早則妨礙交通，潦則壅塞水流。內河入江，亦多受阻。既無所蓄，又無所洩，勢必出於潰決橫流。民二十及本年之鉅災，水道失修，實爲直接原因。根本疏治，寧可稍緩。

以上爲沿途觀察大致情形。至各省災情概要，有如下節所敘。

災情述畧

在上述旅途中，目觀之災况以及聽取之報告，均經隨時簡略電呈行政院鑒核。一面由各報分別宣傳，並電請社會人士，予以注意。雖限於時間，察勘敢云詳盡，而災情梗概，要已隨勉以求。就所經四省相互比較，則鄂最重，湘次之，皖為輕。若與民國二十年相提並擬，本年鄂仍較重；湘贛除局部外，平均災情尚不及二十年。

至數字材料，因被災省分，內地交通梗阻，郵電停滯，且以水勢過大，查勘人員未能即時到達，目下尚難徵取有系統之詳確數字。惟據報告，成災縣數，湖北計有五十縣；湖南三十七縣，內重災十五縣，江西四十八縣，內重災十三縣；安徽一十三縣。災民人數：湖北為七百一十五萬人，湖南為四百一十萬；安徽三十餘萬人，益以江西數字，約逾一千四百萬人。至災區面積，連同重災輕災在內，估計當達十萬平方公里；田畝被淹之程度，自可推知，淹斃人口，亦在十萬人以上。統計直接間接公私損失，恐不下五萬萬元。蓋以被水災區，如湖北之天門，漢川，監利，石首，公安等縣；湖北之常德南沅等縣，均以農產富饒著稱，此次大浸稽天，元氣盡喪，救濟實不容緩。

各省已有救濟

次請略述各省已有救濟：湖北，湖南二省，均已先後遵照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舉示辦法，組織水災救濟總會。湖北省已撥各縣急賑，計為七萬五千五百元。其款項來源，除本省原有賑款十萬元外，尚擬舉行捐薪，約可得卅萬元；並先向銀行商借三十萬元，以應急需。此外如配購賑品，辦理粥賑，派船救生，打撈浮尸等項工作，亦均積極進行。湖南省，擬即於二十年美麥洞庭湖工貸收回之款內，借用二十萬元，又工貸捐助十萬元，並撥原有賑款十萬元，辦理救濟，現已配發二萬餘元。江西省經分撥各縣救急壹萬元。安徽省對於各縣堵禦賑濟，聞已迭撥有款，因尚未詳細報送，無從列述。

又本年各處水位，多有高於二十年前者。各省軍政當局，因受二十年水災之警惕，對於搶堵防護之工事，皆能督同民衆一致努力。

救災管見

本年入夏以來，全國各地先後發生水災，在長江流域者，則有鄂、湘、贛、皖、蘇、五省；在黃河流域者，則有魯、冀、陝、豫四省。據各方調查，受災最重者，當推湖北；該省七十縣中，有五十縣被災，鍾祥、天門、川漢各地人民，至今猶在水中。天門

。如武漢及皖省下游，得以減免水患，亦半因人事關係。差可告慰。

救濟方法

本年災疫之重，既已略述如前，各省自籌救濟，確有艱於應付之處。世英周歷所至，亦曾分據湖北江西安徽各省，擬送工農急賑計劃。惟賑濟方式，既待討論；國庫支絀，事實尤有困難。現已就個人思致所及，並參酌各省災情輕重；災期先後；地理情形；另擬辦法呈請行政院核定，對於工賑農賑急賑，及衛生防疫減免田賦等項，均經略定原則，估算款目總期艱難應付，漸澹沉災。世英情不獲已，揮淚陳詞，所望社會人士，一本為善不倦之精神，於義賑方面，多所匡濟，以補政府力量之不及，此則朝夕禱祝，為災民頓首以請者也。

穆藕初

幾至陸沉，淹斃人數，恐在十之六七。其次則為江西。該省八十三縣中，有四十九縣被災。再次當為山東，該省有十四縣被災，面積東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其他若安徽，亦有十三縣之多。河南、陝西、河北，各有數縣不等。珠江流域，若廣東省之三水、四

會、南海、廣寧、高明等縣，亦均有水災。錢塘江流域若浙江省之富陽餘鎮等十餘縣，亦有成災之勢。現時各地淹斃人口，雖無確實統計，大抵當在二十萬人左右；而被災人口，則更達二千萬之衆。就事實觀之，幾有無水不爲患，無地不成災之勢。現狀不保，來日大難，危險情形，視民國十九年之西北旱災，二十年之江淮水患，殆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此國家危急千鈞一髮之時，民族存亡之關鍵，不必外患之來襲，內憂之相煎，僅此水災一端，即足促我國滅亡，制我民族死命而有餘，此吾人不能不認爲民族國家之大危機，而有嚴重注意之必要者也。

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雖在敵方，猶思存卹。秦晉泛舟之役，于古播爲美談，矧吾人原處一域、休戚相關者乎？歷史家韋伯爾，嘗謂我民族之所以能凝聚團結繁衍廣殖者，皆由防治洪水而起，徵諸我國社會演進之現象，雖難遽信，然灌溉經濟整調之攸關國計民生，似屬毫無疑義。準此而論，則今日洪流之氾濫，吾人正宜發揮此歷史的偉大力量，與自然爭存，莫謂一人之力量，何濟於此嚴重的普遍的災害之挽救，災來則懼，災去則忘，此心理上之不能克服天災也；只知小己，不顧大我，此行爲上之不能戰勝天災也；且夏令多雨，江河水盛，固天時之常也，偶因霖雨不止，山洪暴發，致河水陡漲

，淹沒城市，猶可諉爲天災；今於四五年之間，屢受大水之災害，祇知臨時張皇應付，平時鮮注意於經常之設備，直可謂之人禍矣。況農村經濟，現因水災而崩潰以後，社會之購買力，必因之而愈低，國內市場勢必日趨狹窄，彼時我國民族工業之生機，又將遭受嚴重之打擊，蓋以農村人口之流亡，與社會失業之激增，是水災之爆發，在客觀上又無異於加增社會之威脅。由是而觀，吾人應明白認識，今日灌溉經濟之整調與夫救災之刻不容緩，實爲民族復興之生存線，矧於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重大意義，每一中華民國之國民，均應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精神，不苟且，不因循，不懈怠，不悲觀，以主宰宇宙之自信，寄己溺己飢之同情，應不分朝野，不分職業，不分老幼，通力合作，籌積極之匡救。且此等賑災工作，不當僅視爲消極的慈善事；須援同舟共濟之義，救災卽所以自救，防水亦卽所以自防，未被災之區與被災之區，其緩急情形，爲一向可以資生，一則已經絕粒，死生呼吸之際，不過先後之間而已。若一部分同胞在水中而不爲之援助，如秦越人之視肥瘠，則不但外人之視察吾國者，將視爲全民解體，且今日之爲人災害者，焉知明日不爲我之災害，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中華民族須求今後屹立於世界，四萬萬同胞團結互救，實爲首要。犧牲小己，以

全大我，尤爲每一國民必須遵守之信條，故吾人今後是否已大澈大悟？民族之或興或亡，國家之或盛或衰，全視救災運動能否完成，爲一大試金石也。

不特此也，就全國之治安而論，魯省接近冀省，民氣剛勁。該省近年以來，秩序安定，在黃河流域中，差稱完善。今此五百餘萬之飢民，如不善爲處置，則冀省近本多匪，萬一有人從中勾結，連成一氣，非特魯省歷年撫綏之績，隳於一旦，亦爲華北隱憂。鄂省匪區，肅清未久，西境尚有伏莽；今歲被災區域，開棉產年值三千餘萬元之鉅，食米外銷，年達二百萬包，令其流離失所，非但國家生產能力爲之銳減，抑且授匪徒以勾引之資，可釀燎原之禍。故今日賑魯西之飢民，使無失所，卽所以安定黃河流域。賑鄂省之災民，使無失所，卽所以安定長江流域。時艱至此，宜具遠猷，有未可以尋常持籌握算之眼光，應付此事矣。

關於防水救災之方案，不外緩則治本與急則治標兩種。就急則治標之一點而論，吾人與其作抽象的離題太遠之檢討，毋甯就事實事，迅謀具體的對策，針對目前水災之實况。綜合治標之策，得有數端。

關於治標者

(一)當局對於沿江沿河之駐軍警察，宜全體動員，參加搶險工程，實行軍民合

作。

(二) 號召與組織災區民衆，分段設防，輪流搶險，實施聯防聯坐，汎了相互監督。

(三) 被災各地，應即時減發政費，所有從政人員，均應按俸給比率，依等級扣薪助賑，俾使官民共同担負水災之損害。

(四) 召集失業平民，徵調災區黎庶，強迫服役，以工代賑。

(五) 擴大救災宣傳，進行普遍募捐，并就若干消費與娛樂事業，代徵急賑普捐。

(六) 對於淹斃之人畜，迅速打撈掩埋，以防傳染瘟疫，遺害社會。

(七) 減免災區田賦，以蘇民困。

(八) 監視放賑，務使災民得受實惠，賑款不致虛糜。

(九) 保存災區農民之耕牛、農具。

(十) 防止災區奸商之壟斷穀價。

(十一) 遏制災區高利貸之活躍。

(十二) 檢驗災區之土質，俾於水退之後，易種他種農產。

(十三) 勸募賑款人員，宜放棄歷來抽象的呼籲、誇大的數字，而宜多列事實，訴之中外同情。

(十四) 不必以要價還債之形式，向政府提出不易辦到之要求，而宜以腳踏實地之具體救濟辦法，宣示公衆，求社會之援助。

(十五) 宜招致辦賑有經驗社會有信用之人士，請往災區查勘，代定賑濟計劃，即可利其信用發表報告，以徵公衆共信，又可資其經驗，監督放賑，以堅社會信仰。

(十六) 募捐不可名目太多，多則人或疑爲假名斂錢矣；不可繁苛，繁苛則近於勒捐矣；不可爲人利用作宣傳，一經利用，人或恐其非正當矣；募捐機關之人選宜慎，款項捐冊之審核宜明，否則弊將叢生，信譽掃地。

(十七) 即時發行鉅額水災公債，集中鉅款，從事於防水施賑。

關於治本者：

以言治本，更爲重要。姑先就長江言之，江面阻礙太多，沙灘時起，河床漸高，水道日窄，一也。沿江居民，最好與水爭地，圍築民圩，但顧目前，固填沙淤，祇圖私利，致令洩水之地日阻，容水之地日促，二也。洞庭鄱陽等湖，夙爲長江調劑水流之所，近年亦因擴張湖田，面積日小，貯水量減，水無含蓄之處，益易促下游潦災，三也。自以上三點研究，根本救治，自須測量全江，通盤計劃，澈底疏濬，藉令苦於財政，至少亦須清理舊道。恢復固有河身，將以前與水爭地之許多灘田，酌令還之長江，俾得通暢水流，無復阻滯，此其一。擇定湘贛山間，多築水壩、建造蓄水池，隨時啓閉，調節水

量，此其二。攷察沿江民圩，權其利害輕重，若有妨礙，厲行制止，此其三。以上三種工作，非有相當之經費，充分之權力，公正執行，積極負責，難收實效，但欲求防止江災，舍此更別無較簡較速之辦法。若如近年治江積習，於水害到來之時，一味加高堤岸，苟保一隅，而不知水高過岸，在在有洪流倒灌之險象。吾人誠知上述三種工作，殊非今日政府之力所能辦，然試問三五年一次大災，公私損失，不可數計，與其長受無代價之苦痛，何若勉爲其難，早爲治水根本之圖。且凡事病在不辦耳。萬里之程，起於一步，饒而不舍，終能成功。如因畏難永久因循，何異自甘暴棄乎？

關於黃災問題，李儀祉氏七月十六日在京發表談話，最得要領。略謂：「本年魯省黃河決口，主因爲雨水過多，而河底淤高，乃其次焉者。又謂豫省堤防高厚，險工多改石工，防守較易，冀省堤身單薄，最易出險，魯省工段綿長，河身窄狹，水流至此，逐漸抬高，而大堤未能依民二十二年洪水位加高。本年緊急工程，將洙口至臨濮間大堤加修，行將完工，而大水驟至，即遭潰決，當此大汛開始，水源暢旺之時，進堵困難，聽其沖刷，勢必擴大。恐有改道之虞。」依李氏表示，益徵黃災之來，正未可測。蓋治險方法，有時而窮；根本治導，益不可緩。憶

在肅清管理河道，自河督以迄開官，有一種特別組織，權限既專，責任亦重。凡沿河流域，無時不有特設官吏，巡視攷察，以謀預防。若發見淤塞時，立即疏濬，以免水流不暢，自創新道。若發覺堤防不固時，立即修補，以免伏汛暴漲，橫決成災。而沿河一帶，凡有關水流者，地方官吏，莫不特別重視，有礙水流之建築物或耕種，無不嚴令禁止。此種組織，蓋以防災救災為有效，與其待災發而後救，曷若於災未來而預防之。國家用於防災之經費，其效用之大，恆百倍於救災。前清自光緒以後，河防廢弛，視若具文，釀成巨災，無可補救。民國以來，河官盡廢，在黃河流域者，僅設河務局，位微權小，何能設施？而地方官吏，對於河防，亦不其留意，縱有意見，亦不過略具條陳，呈諸主管官廳，圖卸責任而已。而中央對於水利問題，主管機關，疊床架屋，有權無責，有責無權，兩相觀望，等於廢置。每年遇災惠迭起之時，各種會議，無不召集討論，意見多於決議，決議多於實行。迨災患既過，則寂然無聲，前之所議所決者，皆束之高閣，如此情形，豈可僅視為水災已哉？近許世英氏有以六萬萬元經費疏濬黃河於十年內完成之提案。既有專家切實計劃，一勞永逸，即用六十萬萬元之經費，亦須設法實行，何況為數僅六萬萬元哉？此其一。又黃河之大

病，在於夾帶泥沙太多，以致河身易於淤窄。此泥沙之來源，因黃河兩岸，大都為黃土層構成，每一條道路，在晴天滿佈灰塵，一經陰雨，每條道路皆為泥漿。而此泥漿，即直接流入黃河，使黃河有極多之沈澱。黃河兩岸各省之道路，不下千萬條，竟成為黃河之泥漿製造所。倘欲黃河減少水害，此種害黃河之弊病，當先除去，而整個治黃河計劃，尚屬其次。因長此以往，黃河惟有日見其壞，日見其難治。如何除去此泥漿製造所乎，惟有修浚溝渠，使陰雨之時，道路上之泥漿，流入溝渠，不直接注入黃河。在農家撈起溝渠中之泥土，猶可以肥田，一舉而兩利，又何樂而不為乎？此其二。

又急賑誠為應時之圖，善後宜為永久之計，譬如有災民二千萬，在此二千萬中，其會受教育者若干？已達學齡之兒童若干？負有工事上之技能者若干？均當調查明晰，分別為之處置。其無可安插之剩餘人員，正不妨利用之作進行治水之基本隊，以賑款為資本，用災民之勞力，從而謀疏濬工程之起點，創痛方殷，前事不忘，論時與力，均易收效。且以此號召於眾，則賑款為有兩重之意義，而解囊者亦必倍形其踴躍。

他如植林，大汛時可以防止水災，亢旱時可以防止旱災，已成普通常識，不必深論。至植林辦法，則由中央督促各省政府，復

由各省政府督促各縣政府，無償貸付樹苗，廣令人民於農忙以前種植，於人民既無直接負擔，而各級政府為植林而支出之款項，亦可基於分散作用，不致多感拮据。

總之，我國目前經濟狀況，已不堪再敷衍、因循、畏難、苟安而一誤再誤，我國民經濟力量，若日趨衰弱，則窺伺吾國之旁者，更增進展之機會，殷鑒未遠，印象猶新，當此國勢凌夷，內外交困之時，吾人原感處境之苦，惟事機迫切，亟盼舉國上下，以大無畏之魄力，沉毅之英斷，為國家百年計，為民族生存計，均應於艱難危殆中覓取澈底改造途徑，於積習沉沉下，尋出振奮淬厲方法，則民族非不足自救，國事非不可為也！

水區災民
候款活命
全國同胞
速起輸將

長江視察報告

沿江察勘情形

秦汾等

(一)七月六日，全國經濟委員會得江漢工程局報告：「宜昌水位於五日陡漲八呎許，水勢業已超過二十年最高洪水位，下游堤防異常吃緊，勢將漫決，搶護為難」等語；同時又悉皖贛民圩紛紛潰決，乃定於翌晨帶同工程人員出發，沿江察勘。

(二)七月七日晨離京，午刻到蕪湖，該埠水位已達二十八呎，距岸約僅一呎。惟怡和碼頭一帶及該埠西部低窪處所，水已上岸。據該縣高縣長文伯報告：「附近各堤危險之處，現正竭力搶護，劉主席鎮華曾於二日前來蕪巡視一等語。下午乘坐海關小輪視察附近各堤，該縣長督率地方人民防護，甚屬努力，當即加以慰勉。七時乘公和輪上駛。

(三)七月八日晨九時，輪抵安慶，前往皖省府謁劉主席，洽商一切。得悉數日以來，劉主席沿江視察，對各縣防汛，親加指導，地方人士益加奮勉，是以皖境以內，除少數民圩因水高漫決外，幹堤保全甚多。劉建設廳長貽燕則因馬華堤決口，前往勘察。下午劉主席偕乘安豐兵艦上駛，八時抵東流縣，該處護城堤因江湖水位均已高漲，頗為危急，劉主席立即督飭該縣張縣長，率領士

紳人民，星夜搶護，並當時給予五百元，俾備料物。夜十一時暫泊華陽河口。

(四)七月九日，天明開船，十時抵贛境馬華堤決口處，登堤視察，決口寬約六十丈，堤內為蓄水泊湖，面積頗廣，雖江水灌入，甚為洶湧，然該湖居民稀少，災象尚非十分嚴重，皖鄂贛均已派員加工設法搶護，恐事權不一，難以收效，遂與劉主席商定堵口辦法。因地隣皖境，推皖建設廳長劉貽燕負責堵築，由楊委員監督指揮，經費照向例由鄂贛皖分担，並由中央酌予補助，已先就防汛費內墊撥三萬元交皖建廳應用。午刻至贛皖交界處，劉主席另乘安捷艦返省，安豐艦仍送至九江。時已八時許，當調揚委會駐潯測量隊人員，趕往馬華堤協助一切。九江濱口各路水深約達二三呎，內部河泊莫不泛濫。據該省水利局長燕方啟報告：「鄱陽湖一帶民圩潰決一百餘處，贛省沿江祁公同仁等幹堤亦異常危急，需款三四千元，始能搶護」等語，當即責令該局長前往召集民伙，竭力防護，並就防汛費項下撥給四千元，俾備料物。一面電知贛建廳，請其對各縣防汛事務親加督促，以免疏虞，因熊主席尚未返省。又聞南潯鐵路為水所阻，交通未復。當

於夜九半改時乘吳淞輪上駛。

(五)七月十日駛抵鄂境，沿江幹堤高出江面尚有五六呎不等，沿堤見有江漢局所派工伙數百人，實施防護工程，尚無潰決之處。午後五時抵漢口，據鄂建廳長劉壽明報告：武昌防汛情形甚為周密。據本會江漢局局長楊思廉報告，漢口以下幹堤尚好，惟沙市、監利一帶水位超過二十年最高洪水位甚多，略有三四處漫決，均非重要地段，所有鄂境各堤，前經分別督飭各工務所嚴密防守，並親往各處加以指導，現在漢口水位已達四十九呎，道路尚未淹水，濱江堤岸防護尤力，照此水勢，在二十年時，各堤早已潰決，漢市盡在水中矣。關於防汛經費，前已於本會所管鄂省堤工款內撥二十五萬元，仍不敷用。該局請求再撥五萬元，當允照撥，責令該局長切實防護。是日六時，乘車沿張公堤視察，該堤環繞漢市，江水高出堤內田地約達丈餘，四面包圍，故該堤為漢市安危所繫，江漢局歷年培修，特別重視。日前東部濱江之處發現漏水，已經該局及行營平漢路局漢市府等合力搶護，可以無礙。嗣得京電，獲悉黃河水亦暴漲，並以水委員開會在即，而茅處長以昇明日亦可到漢，繼續督察，乃趕將各事佈置就緒，酌留人員在漢襄助，另派朱工程師士俊視察隴前赴湘省察勘，遂定於翌晨返京。

(六) 近以水漲，夜間停止航行，至七月十三日晨始抵蕪湖碼頭，得悉安慶蕪湖水位無大漲落，而漢口水位於十一日下午又暴漲一呎，已達五十呎高度，堤防愈加危急，殊堪憂慮。九江水位上漲四寸，同時又悉黃河水亦猛漲，魯省臨濮大堤漫決，全河堤防吃緊。按黃河洪水向以八月上旬為最高，此次尚在七月中旬，水勢竟如此猛烈，實非意料所及。本日返京，略事布置，即行往黃河察視，並督促內部人員於防汛緊急時期間，不分晝夜，加緊工作。

大汛後之措置

長江為世界最善良之河流，而近年屢成水災，推厥原因，雖甚複雜，而最顯明者，實為往時蓄水之湖蕩，以及濱灘江地與沙洲，多已圩墾成田，與水爭地，勢必潰決，此常理也。故本年大汛以後，水位降落，亟須統籌補救辦法，庶於長江治本計劃尚未規劃實施以前，可以先行治標，爰列舉如左，以備採擇。

(一) 揚委會依據各地淹水情形，規劃保留蓄水湖蕩之面積，凡與蓄水直接有害之民堤，不得修復，詳細辦法由該會與各該省政府洽商辦理。

(二) 沿江堤岸擬由揚委會測勘高度，規劃幹堤，加高培厚之尺寸，並與各省府洽

商，分飭地方政府，於農隙之際，徵工培修，必要時，請求中央酌予補助。
(三) 幹堤決口處，於水落後，由揚委會酌量需要，潰派技術人員，分別指導各省水利機關修復，俾合法式。

(四) 長江水道及各支流湖泊，由揚委會派員詳加察勘，規劃整理，並擬具治本計劃，以備分期實施。
(七月十四日中央日報)

救災要快！
江襄黃運
氾濫的區域愈廣
數千萬災民
立候着賑款續命

長江防堵情形

秦汾

查本年七月初旬，揚子江上游一帶，連日霖雨，且雨量特多，因之上游各地，水勢猛漲。其水位高度，竟突破已往同時期紀錄，甚且有超過二十年最高洪水位者。下游一帶水位，亦相繼漲甚速，同時河水位亦告增漲，因之襄江堤防，均屬異常吃緊。自七月初旬以來，各方報告堤防危急，文電紛至沓來，全國經濟委員會當經依據所報危急或漫溢各情形，分別指示防護搶救。

茲將各堤危險情形及經會指示搶護辦法，略誌於下：一、安徽廣成圩海口洲潰決，由經會派工程師董文琦實地視察，指導搶險。二、江西馬華堤余家堤潰決，門寬三百八十一公尺，奉汾等於七月七日出發視察揚子江水汛，途過皖省與主席劉鎮華商定堵築工程，由揚委會指揮監督，以皖建廳長為工程處長，刻正購料，招工積極進行。三、江西何公、郝公、同仁等堤，堤身下陷，現正由揚委會隊長楊健，督同工程師九江縣等召集民夫八百人，極力搶救。至十八日，尚未脫險。四、湖北荊江大堤得勝台，據報被沖流口長五十丈，深八九尺，已飭由江漢局督率荊江堤工局堵築。五、湖北江陵陰湘城堤潰決，飭由江漢工程局督飭率荊江堤工局拚命搶救，相機堵築。六、湖北松滋金城堤板窩

潰決，飭由江漢工程局搶救堵築。七、湖北監利麻布拐，七月八日潰決，飭由江漢工程局督屬先做裹頭工程，以免擴大。八、湖北嘉魚，萬成堤，谷花洲，七月八日潰決，飭由江漢工程局督屬先做裹頭工程，以免擴大。九、湖北嘉魚六合堤，七月五日夜半潰決，長五十公尺，飭由江漢工程局督屬先做裹頭工程。十、湖北沔陽新堤，水位高漲，形勢特險，飭由江漢工程局充分接濟材料，督屬嚴密防護。十一、湖北漢陽永樂閣下幹堤，水勢漫過堤頂，於七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潰決，飭由江漢工程局督屬趕速搶堵。十二、湖北漢口張公堤，水位超過安全線，發生崩陷，危險異常，飭由江漢工程局會同漢市軍政機關拚命搶護。十三、湖北金口赤磯山橫堤，水位將平堤頂，並發生滲漏，飭由江漢工程局派員駐工搶築。十四、湖北武昌武惠堤，水位高漲，滲漏崩塌，所在多有，飭由江漢工程局派員會同武昌縣政府駐工竭力搶護。十五、湖北團風萬壽官幹堤，七月十三日據報，水勢沖漫，堤頂塌壞，堤身三丈有餘，飭由江漢工程局督屬並轉行黃岡縣政府切實防護，設法堵築。

一、湖北襄陽老龍堤，崩陷十八處，飭由江漢工程局會同當地縣政府就近購料搶堵。二、湖北鍾祥十一工，七月七日漫潰，飭由江漢局督屬趕速搶堵以免擴大。三、湖北天門雙河堤，七月九日晨三時半潰決，飭由江漢局督屬搶做裹頭，趕速進堵。四、湖北漢川尹家堤，七月八日晨六時漫潰，飭由江漢局督屬搶做裹頭設法堵築。五、湖北漢川索子堤，七月八日晨六時漫潰，飭由江漢局督屬搶做裹頭設法堵築。六、湖北蔡甸襄永堤保豐堤，七月十七日據報水越堤頂全堤漫潰，飭由江漢局督屬趕速設法搶救。七、湖北漢川彭公堤谷花堤，上游各堤漫潰，西水上灌，於七月十日下午四時漫潰，飭由江漢局督屬趕將漫潰各堤堤，竭力搶救，毋任擴大。八、湖北漢川城堤，上游各堤漫潰，西水下灌，於七月十日下午十一時漫潰，飭由江漢局督屬趕將漫潰各堤堤，竭力搶救，毋任擴大。

繼吃緊。本會鑒於情勢嚴重，即經迭電分飭揚子江水利委會及江漢工程局督飭所屬，認真防護，遇有出險地段，務須盡力搶救。並這次分電沿江各省政建設廳，囑即督屬飭所屬，嚴密防護，毋得稍有疏虞。而並派工程人員，前赴沿江上游一帶視察防汛實際工作，對於經過各地防汛機關，均有指示，藉圖挽救。關於沿江各省修防費用，依照統一水利行政事業辦法規定，原應由各省照舊負擔，然本會鑒於本年揚子江防汛，既屬異常緊急，深恐各省或為財力所限，特酌予撥

長江水災報告

朱士俊

(七月二十六日申報)

助，以濟急需。截至現在止，已撥防汛費十萬元，交由揚子江水利委員會統籌支配，據報已察酌情勢分別轉發。至鄂省江襄幹堤防汛費，係在湖北堤工專款內開支，本年原定預算為二十萬元，現以堤防危急，情勢異常嚴重，截至現在止，已陸續撥發五十萬元，交由江漢工程局統籌支用。一面對於鄂省民堤修防費，並已就堤款內先後撥助二十萬元，交由鄂省府應用。

★ (七月二十六日申報) ★

受害極大，故漢口一帶已臨險境，再因雨水遲緩關係，對於人民之收穫為害亦大。念年時農田亦收穫大半，本年早稻未及收完，水竟猛漲，災象即成。按本年災情要以鄂省等處較重，至上游沙市一帶，則甚輕微。但念年災情比較，固屬懸殊，本年四省農田被淹者，約三十萬畝左右，念年被淹者則為三千萬畝左右，適當百分之一。

本人沿途注意搶堵工程，由南京至漢口所觀一切官民合作之緊張情形，頗令人感動。尤以馬華堤及官莊圩等處，已經決口，於危險萬狀中，官民晝夜搶險，設法運轉料物，不稍鬆懈。至漢口江漢工程局與軍警之拚命防險，竟使江水不得能沖入大堤，堤內安全前途，誠足樂觀。

本人視察情形既如上述，關於治本治標之防堤辦法，擬就後當呈會核辦，第一須從速建築堤防加高加厚，以免後患。第二整理各支流流入正道，減少水之勢力。第三關於馬華堤復工事，當決於念日內完成，切防後來水患。

★ (七月廿四日時事新報) ★

上月揚子江水利委員會以九江水位陡漲，超過民二十年最高紀錄，派本人先至九江一行，至該處後，即至對岸各堤視察，當時以馬華堤情形較險，會囑力疾防護。嗣以秦秘書長、傅委員長、由京抵滬，為欲詳悉漢口水勢，爰隨赴漢口。抵漢後，日觀情勢愈顯嚴重，當時湖南省府以洞庭水急，特電請秦秘書長前往勘察，秘書長因在漢公忙，特命本人前往洞庭湖視察，視察畢復以馬華堤決口告急，會中急電令赴該處籌備測量工作。現馬華堤已測量蒞事，特首途返京彙編報告，日內將再赴馬華堤督工。

此次長江一帶水漲，不外二種主要原因

、第一本年降雨較早且大，故水漲較二十年前，六月初各地水位即開始上升，湖北水漲面積約七百餘里，湖南水漲面積約六百餘里，安慶水漲面積約五百餘里，洞庭湖之水位在上月七八九三日曾上升達最高點。湘湖之水位於九、十、十一三日陡然高增，鄱陽湖亦繼續猛漲，同時上游水流湍激，因之上下游於十天內水勢高漲，釀成水險，其原因不外此。幸年來提防工作積極，雖有大險，尚能倖免。

民國二十年之水位固達最高點，但於水災期間上游水勢，並不顯重，因之影響下游水勢較微。此次上游水位，升達甚高，下游

漢市水災記

因為漢口經過了二十年的大水痛苦，各界民衆，對於水的問題，因有切身之痛，就難免有點關心，五日下午四點鐘以後，雨霽天晴，各界男女民衆，都去看水，江岸上綠女紅男，絡繹於途，對於滔滔的江水，沒有安瀾的辦法，無不憂形於色，現在江水高漲，簡直成了整個的市民最關心注意的問題。

記者於七月五日出發，是從襄河一帶看到長江，橋口在本市最上地方，在襄河流域內，附近地方，因有張公堤的關係，地勢頗高，但江水漲得厲害，該碼頭階級，已被淹三分之二，渡河小划，船頭抵岸，往來者可以一步直達，免除以上下前抓岸之苦。

楊家河在橋口以下，向係黃孝以及襄府河糧食倉庫之所，河邊并有一般浮宅爲家的房屋，現在河水老實不客氣，已經把這般房屋，淹到了樓板，再上述的一般糧食船，都統統泊近河邊，異常熱鬧，幾無插足之地。

武聖廟爲本市襄河中，最著名的碼頭，至漢陽兵工廠等處，都要從此經過，他的碼頭百階，在水落時，有一百多步。現在水勢大漲，石階也祇要十幾步了，附近一般棚戶，即居在河邊，因水大漲，也就被水壓迫而搬遷了。

集稼嘴也是本市有名的水碼頭，因爲對

岸有糧食行的關係，這碼頭來往的人，至夜不斷，碼頭石階，也與武糧廟相等，現在被水淹祇有幾步了，可見水勢高漲的程度。這幾處看水的人們，好像把碼頭都包圍了。

鮑家巷地方較低，河水已經逼近岸上，差不多就要溢出地面，這裏在河邊住的貧窮同胞很多，低的屋已經上水，稍微高一點地點，都在忙於用木板搭跳，以便行走。此處渡河小划較少，都停泊在河邊，情形凌亂，很是難看。

襄水到了新碼頭這個地方，因爲河身狹小的原因，水勢也較緩，但是漲的程度，并不因河狹減少，這裏渡船不多，停泊的船隻，也是寥寥無幾，可是河邊小屋櫛比，這般民衆，他們心裏，是希望水不再漲，不然的

漢口水災的恐怖

這幾天，長江的水禍，轉移了全國的視線。武漢爲華中軍政商務的中心，安危禍福，自然更爲國人所注意。在一星期前，談起武漢將怎樣危險，還有人會疑心神經過敏。這一兩天來，形勢確是一天比一天嚴重，尤其是七月十二日一天，水突然高漲一尺多，

話，他們是第一道防線，就首其衝了。

龍王廟是江河匯合的地方，水勢情形較襄河內是比較厲害，自從該處關成馬路後，交通很是便利，所有以前渡江小划，因爲輪渡建設了，他們無形中受了淘汰，現在水勢高漲，石階也剩不得好多了。在這裏就可看到滔滔的長江，後浪催前浪，一陣陣向東流去，實在令人有點可怕。

因爲從橋口一直下來，沿途就攔了時間很久，到達一水頭時，已經暮色蒼茫了，記者在江邊詳細看過，水勢與前日無相上下，還沒有上人行道，但是一陣一陣波浪激岸，時起時落，看水的人們，對於這種情形，總免不掉有點耽心。各處缺口，已經築了數寸之高，等到水一上岸，再來加高，但是特三區三碼頭低窪之處，已經上水。該局正在堵築，非常忙碌。

(七月六日武漢日報)

各處堤防，刻刻告警；各縣破堤的消息，一個個似一個，人們的恐慌已到了極點，情形恰和二十年大水的前夜相彷彿。記者寫稿時，爲深夜四時，街上猶人聲鼎沸，運土載工的汽車，川流不息，嗚嗚的聲音，時時增加人的不安。水位此時已漲至五十呎三吋，比

較二十年漢口破堤時的水位，已高出二呎七，比二十年最高水位，僅差三呎，江水的平面，已比一般市區高出三呎七吋，換句話說，這篇通信，是在水面三四呎下寫成的，這真可謂一奇蹟。

此次江水高漲的原因，第一，因為長江、湘水、襄河三路同時暴漲，匯於鄂境，所以情勢嚴重。第二，因下游贛、皖等省也連日大雨，下游宜洩困難，來勢的洶湧，比較二十年尤甚，所以宜昌、沙市、監利一帶的水位，比二十年的洪水位還高出一尺多。

湖北經過二十年的大水災，和去年的大旱災，元氣早已消耗殆盡。這次的水災，即使就此而止，不再高漲，不再擴大，損失已經很可觀。據聞鄂北災象已成，全省八十多縣中受災的已有二三十縣。其中像宜昌、沙市、監利、老河口、襄陽、樊城、沙洋，多屬湖北的精華所在，為棉穀的產區，此次被災，影響全省已不在小，如災患再擴大，那更不堪設想了。

漢口的堤，工程最大，關係最重的，自然具張文襄所修的張公堤。這堤差不多早成了漢口的生命線，環市區之後，長五六十里。水災以後，經委會特設江漢工程局，負責培修湖北的堤。這四年來，除將張公堤加高加厚外，並在沿江修築防水牆，和張公堤卸接，成一環形，張公堤的高度大約比二十年

的洪水位高出五呎多（六十呎左右），沿江的水牆，在特三區以下，差不多有五十三呎（和洪水位差不多），日本租界和江漢關以上祇有五十二呎，而日本租界的堤，做得比較穩固，加高也容易。最危險的是江漢關到橋口一斷，因為堤身既低而壞，更兼沿江的馬路，修築時因偷工減料，路基十分草率，水很容易從路底下冒出來。今天水勢猛漲，那一段便危險百出，這幾天漢口八十多萬人的生命財產，多關係在這一段堤上。至於武昌漢陽，堤工尤其單薄，武昌市區內比較好一些，郊外和漢陽附近，早成了澤國。關於救濟事宜，這幾天來行營省府綏靖公署多很注意，聽說一兩天裏便要組織防救總會，集中官民的力量，共同努力，現在各縣且不说，單就武漢說，已有五萬多災民，救濟治安，樣樣多成問題。

我們對於這次水災，有兩點感想，就治標方面講，過去的堤防，的確太重幹堤而輕視民堤，湖北一年原有二百多萬海關附捐堤款，自從收歸經委會後，對於民堤，一向不加補助，民衆的力量有限，平時無力培修，

武漢大水速寫

武漢水患嚴重情形，昨今兩日，情勢愈變，水勢飛漲二呎餘，漢口環市各堤，加高

臨時倉卒加工，自然不堪一擊。這次的受災，大半因為民堤不固。就治本方面講，證明築堤防水的方法，實在太不是辦法。這幾年對於築堤，也可以說盡了全力了，但看看結果如斯，二十年大水後，二十二年水勢幾乎成災。去年是大旱今年又來這樣大的水災。長江一帶，差不多不下雨便旱，稍為下些雨則成災。這樣下去，年年會出花樣，當然根本疏濬目前無此力量，但關係全國精華的一流域，幾行省的水利問題，長此這樣。於國家的前途，不是很有影響嗎？記者今天會和水利負責專家茅以昇、秦汾、傅汝霖、鄭肇經以及省政府主席張岳軍，都談起這問題，大家都認築堤防水的不澈底，而疏濬則無此能力，大概都主張第一步先恢復固有河身，把以前與水爭地的許多田灘。多還之河身，其次開濬洞庭、鄱陽湖，以便水勢可以調節，再將重要的沙灘劃平了幾個，以暢河流，這樣雖然和加高堤身一樣費錢，效果總要好一點，至於一勞永逸，還待國力培厚後，再為根本的疏濬。

（七月十五日大公報）

不及，致險象環生，七月十二日晚十時至十三日晨八時為最危險期，因張公堤後襄河

水已高平堤頂，突出市區一丈八呎餘，橋口平漢路堤外多進水，堤低處亦與水齊，沿江之堤，亦僅露出二二寸，江漢工程局以及市府公安局各負責機關，臨時徵工數萬，死力搶救，全市載重車，全數出動，搬運木椿黃土麻袋，幸水漲至五十呎八吋時，即不續漲，否則再高三四寸，各堤防將無法再守，因人力原料均難驟致，水必越堤而漫入市區矣。

經一日夜搶險後，市區雖倖免於難，而幹堤外各民垸則已潰決殆盡，平漢路亦沖斷，行車全停；漢、宜、襄、花鄂東各汽車路亦全斷，今日之漢口，殆已成一孤島，島外之水，且高出島身七八呎，其危險可以想見。

市民因受二十年水災之經驗，驚恐之餘，綢繆惟恐不盡，住於低處以及樓下者，該日已多移居，或寄居戚友樓上，或暫遷旅館，漢市各大旅棧，前因當局剷除「烟賭娼」三害，早已門可羅雀，維持困難，今忽利市三倍，不啻飲續命湯矣。此外江浙籍之僑居者，均相率離漢，輪船茶房乃高抬價格，一統槍舖，酒資索十餘元，而船甫停，船早定完。其安居漢市者，則多大量購備米煤油鹽，因之菜蔬魚肉，亦市價高漲，市府爲制止奸商居奇，已佈告嚴予取締。

人心之浮動驚恐，早達極點，每隔若干

時，必有一度騷動，謠言百出，不日張公堤已進水，即謂江堤已潰，每一謠出，驚相走告，十二日民生院潰時，街上行人多相率疾跑，若水已由背後奔來者。更有謂有無數無業浪人，奉命專來掘堤者，則益令人可笑矣。

目下堤身之危險，自不可諱，最重要原因，則在水漲太速，堤身已不堪側壓力，水位與市身高低懸殊，堤身已不堪側壓力之重負，加以馬路工程太壞，特一區及江漢關已發現多處裂痕，水由地中冒出，如任其擴大，則亦足肇大禍也。

漢口一星期來早已形成一個孤島，這兩天，孤島與大陸間的聯繫，愈微弱得可憐了，自從襄河大水氾濫下來，把漢口左右的鄰縣應城，黃陂，孝感，漢陽沖刷成一片汪洋，平漢路基沖斷，漢宜鄂東兩汽車路也不能通車，平津滬京各電報線也全沖毀，外埠的郵件報紙多不能到漢，感謝無線電的神威，使這孤島還能和大陸溝通些消息。

夏天的武漢，本來和火焰山差不多，今年的初夏，倏倏在陰雨中平安渡過，這幾天，夏之神似乎要補償他過去的損失，施展出十足的威力，華氏表像水標升得一快，日夜的溫度，常在一百度左右，水已升漲到五十二呎，比市區高出七呎多，可憐被困在孤島裏這八十多萬人，天天在水深火熱的夾攻

中討生活。

說到危險，十二、十三兩天實在已到了最嚴重的關頭；四周的防水堤，在七八呎水的側壓力，本來時時有潰決的可能，堤底漏水，馬路中陷洞，已司空見慣，不料昨晚水又高漲一呎多，沿江堤上前幾天早加上一層木板黃土，今天水面離木板的頂，也祇差五六呎，張公堤外玉湖的水，差不多已和堤平，如果再漲上幾吋，那真無法再堵了，最可怕的，昨晨張公堤姑嫂樹附近，堤上忽裂了兩開，堤底發現三道裂紋，進水甚速，好在發覺得快，軍警當局立刻派兵數千，死命搶救，經一天的努力，才勉強堵住了，假使當時疏忽一點，現在漢口也早變成澤國了。

二十年的大水時，水位在四十六呎便潰了張公堤，四十七呎八吋時，沖破了鐵路堤而全市進水，現在水位已升到五十二呎，堤還未決，漢口的人們，還幸能安然居住，這自然不能不感謝防水當局的努力，不過有幾點美中不足的：第一，人工太欠缺，精神太散漫，因爲築堤的工人，平常多是包工制，工事不免草率，徵調工人，也不能運用自如，往往重要工事，祇派少數工人去做，因爲包工，工頭壓迫扣佣太甚，工人多不能用全副精神做事，這幾天，幾度搶險，多靠兵士和公安局臨時徵夫去做；第二，工料太缺少，如黃土麻袋木椿等，多不夠用，尤其在搶險

的時候，常感材料不湊手，假使江漢工程局早有充分的準備，應該不至如此；第三，防水機關不統一，法租界、日租界的防水方法，和堤的高度不一致，自不必說，連已經收回的特三區，也各自為政，直到今天感覺到各堤實在太危險了，才聲請江漢工程局撥發麻袋加以協助，機關的行政系統固然不同（特三區管理局屬外交部），難道連這有義務無權利的防水事項，也不肯交出，以求事權統一嗎？

此外最大的錯誤，便是堤的高度不夠，以前工程局方面，認為環市各堤高度已足可防水，因為張公堤已築高於二十年洪水位五十二呎七約有三呎多，沿江堤和洪水位差不多高，以為二十年的大水不常有，所以這高度已足夠，再沒有加高的必要和準備，其實二十年洪水位到達五十三呎七的時候，武漢早已進水，全湖北以至長江中游多陸沉了，水面加寬，水位自然降低，據茅以昇君計算，那時各處如不潰決，水位當在五十七呎以上，照這樣算，要避免像二十那樣的洪水，堤至少應築至五十八呎以上，比現在的堤要高五呎。

十三日那天的情形，顯然和前幾天不同，以前大家還望倖免，今天大家多在做水進市後的準備，因此到江邊看水的人反少了，表示已經絕望，大家多買煤米，多買油鹽，

低處望高處搬，高處更向樓上搬，各公司各銀行，多加工堵塞底層的門窗溝道，胡同裏在做架子木板，以便水進後可以架起行人，警備部通告萬一堤潰，則鳴警鐘通知市民準備，現在大家祇靜聽這吊鐘何時高鳴，一覺醒來，地上還是乾的，誠有些意外之感。

這兩天，千萬不能有風，更不能雨，但是老天爺要和人開玩笑，誰能阻止他老人家，今天傍晚，忽然烏雲四合，個個人抬頭失望的望着，眼前浮着一片昏黑，幸而經過一點多鐘，略吹下一陣風，月亮依舊透出來，大家才暫時寬了點心。

在武漢三鎮中，漢陽算最慘了，大家把漢口武昌比作大哥二哥，把漢陽比成螟蛉子，的確，這可憐的孩子，早不在人們的懷念中了。前幾天，市裏早淹得不成樣子，今晨三眼橋堤潰決，全縣成一片汪洋，襄河的急流，把房舍人畜，不知沖毀了多少，午後襄

沿江水患紀

平素只知黃河禍中國，誰料揚子江現亦成爲一條恐怖的江。記者從南京到南昌，再由南昌到武漢，此時是在向重慶進發的江輪中，沿途是一片悲慘的水災聲；有的已經成爲澤國；有的雖在竭力防災，但恐慌萬狀，咸懼災禍之不能倖免，國步艱難到如此田地

河內浮滿了死尸和木板豬鴨。

武昌的形勢也很嚴重，武漢堤正在做最後的搶險，白沙洲鮎魚沱一帶的貧民區，早就成了澤國。

最後得講一些我們記者本身的慘事，這十幾天來消息當然比別人靈通，目擊心傷，痛苦自然比別人更甚，好在工作忙，精神振，可以調劑生活的苦悶，不料前幾天交通阻斷，前天晚上有線電完全不通，前天一天辛苦拍出的電報，昨晨電報局訂本原封退回，這真令人啼笑皆非，無線電因爲官電太多，對新聞電不肯收發，說除非急電還可，否則恐怕打不出去，最後交涉的結果，必得在每張電報上寫明「此電能拍出最好，不能發出亦不要緊，如有延誤，與貴局無干」，這樣才肯收受。你想花費多少精力，得到這些全國注意的要聞，却非得背着良心說「不要緊」的話，想起來是多麼滑稽呢！（七月十七日大公報）

，如果二十年的水災再重演一次，吾人真不敢去想這一幕悲劇如何結束！

由南昌西上時，因爲南潯路被水阻斷，決取水道赴潯，往常乘火車只須四小時者，現在却以十六小時的行程渡鄱陽湖。出湖口而達九江，沿途見水勢洶湧，低窪處已爲水

侵。贛北數縣去年旱災奇重，至今春尚有曠觀音土以果腹者，如本年重以水患，數縣人民甯有唯類！船抵九江，爲深夜三時半，朦朧中見濱江各街，一片白色，俱在水中。上岸寓旅店，一夜之中，水勢續上漲，翌晨出視，知各處街巷大半均已上水，景象蕭條，迥非平素熙往攘來之概！四日乘江輪抵漢，友朋相見，輒以水患爲慮，軍政當局，悉以全力防堵，行營且召開防水會議，以籌萬全之策，迄記者臨行之夕，大雨傾盆，助漲水勢，市街積水，原已無法宣洩，加以驟雨，濱江各路自江漢關以至日租界，都已侵水，日租界碼頭深且齊膝，警察督同多人，在大雨滂沱中工作，如江水再漲三數尺，則已越過所有防水標準，漢市必沈淪爲澤國矣。

八日晨啓旋而行。所經沌口、金口等處房屋都沒水中，江流澎湃，江面寬闊。逆水西進，但見樹枝屋脊，半埋水中，自武漢以至石首，不見一片乾土。因濱江各村鎮地勢原不甚高，洪水之來，無法趨避，狂流四注，村落竟成島嶼，在船中遙望，幾乎一片汪洋，縱橫數十里，僅此三數村莊，點綴一片白水耳。此種被水之區，不但本年農作成爲問題，而困處屋內，糧食恐亦無法供應也。九日晨船過城陵磯，沿洞庭湖而仍入長江，因水位太高，江右堤岸被水淹沒，湖與江遂打成一片，極目遠眺，茫無涯際，至兩岸堤

圩雖未見潰決之象，然江面之水，均已高於堤內平原五六尺八九尺不等。幸遇東下之船，告以上游水位漸次低落，否則濱江人民雖與水奮鬥，恐終無力抵抗狂流也。

船過沙市時，知水已低落數尺，沙埠原已上水，現始退落，繼經郝穴楊溪等處，亦均呈災後之象。江自沙市以西，已有川江，豐度兩山夾水，納入軌範，不若前此之奔馳逐北。而紳山結村，人烟稠密，雖遭水患，尙有高地可避，不致困處水中，坐以待斃也。船於十一日下午抵宜昌，係大水甫退，幸未釀成巨災，惟市况寥落，適足爲內地經濟

長江水災之善後與救濟

近日水勢略緩，未破各堤，均日趨穩定，防水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今後之問題，厥在如何善後與救濟，日來負責當局所焦慮籌劃者在此。在四十餘受災縣中，以襄河上游各縣最爲嚴重。省府所接求救之電，如雪片飛來。所陳慘况，令人不忍卒聞。如天門全縣幾全沖沒，水來甚驟，房屋咸被淹沒，襄河內死尸相結，蓋均爲一家老幼，彼此繫結，以免死後失散。潛江王家營蓮花寺等處，被淹五分之四，原有住民七萬餘人，連日救出者不及萬人，餘悉隨洪流而去。公安縣所有堤垸均破，淹沒全縣四分之三，被災人

恐憊之一說明。從漢口至宜昌凡千餘里，舟行四日，徒見江水浩瀚，不啻爲一幅水災寫照圖，慘不忍觀；此後入夔門，經二峽，但盼景象能漸入漸佳，更盼抵渝之日，可聞長江水勢平復之訊也。

考長江之所以時被水患，由於泥沙淤塞，河床日漸增高，急流之水，洋溢兩岸，致成巨災。且湘當局連年擴充湖田，洞庭湖面積日小，貯水之量漸減，水無含蓄之所，亦易促成下游之災患。今後治江，當不能緩於治河也！

(七月十七日大公報)

民達二十餘萬，較二十年大災尤慘。漢川三十餘垸，全都陸沉，三十餘萬畝田地咸水深尋丈，城垣上災民蟻集，無衣無食。此外各縣慘狀大率類是，而下游各縣報告，悉謂上游流下死屍太多，打撈後屍如山積，無法埋葬，臭氣薰天，當此天氣炎熱之際，恐生疫病。近日武漢各慈善團體，正謀合力救濟，無如力量單薄，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如近日此間各報。發起募款，一星期來，集款不足二百元，可見武漢之窮。省府張岳軍主席，以所撥十萬急賑費爲數太少，而中央撥賑，尙未匯到，正設法先向金融界籌借三

十萬元應急。然災區如是大，非集全園之力，無濟於事也。武漢洪水三日來已退下一呎三四吋，如日內再退一二呎，即可脫離危險紀錄。(十九日晨爲五十呎，較江漢工程局規定之危險紀錄四十八呎尚高二呎)，襄河之水已退四呎，近日天氣晴朗高爽，當可無虞。惟自十七日警備司令葉蓬辭去防汛責任後，市民頗呈恐慌，因前數日之搶險，葉氏之功爲多，深恐職責移轉，搶險精神上將受重大影響。今日張羣何成濬等均一致慰留，希其仍出而負責，全省商聯會以及市商會

江河災情視察記

陳賡雅

亦聯合電請以八十萬民命爲重，繼續監督防汛。葉氏表示，張公堤各處出險裂陷之處，均已完全搶好，決無危險，此時交與工程局負責，其爲適宜，且警備旅仍在堤照常工作，萬一再發生危險，本人自當竭力出而協助。葉氏晚對記者暢談其出任艱鉅之經過，以及平素服務之精神，頗致感慨，蓋警備部原無負責防汛責任，當前數日全堤危急之際，非抱有絕大決心與勇氣，決不肯擔負此危險工作，而工程局方面之誤會與牽制，殊出意外也云。(七月廿二日大公報)

餘元。)故此輩難民，尚有飯吃。惟吃時須依次攜器去取，多給多食，少給少食，切不可爭論，否則復返其飯，而投其器於江，以示處罰。噫！此輩難民，皆農家子也，亦吾同胞也，只因農村破產，跑入都市，又以此道不通，頃復重回農村，輾轉流徙，終不能飲盡現社會所賜予之苦酒，受盡人世間別一階層之殘酷待遇，亦可哀矣！

翌晨輪抵南京下關，此間江水，距岸尺許，岸堤又高四五尺，除西部及對岸浦口低窪之處，略已浸水外，餘皆無恙。下午八時抵蕪湖，適值江水大漲三寸，長衙頭、接官廳、臨湖灘，沿碼頭一帶均有水，而臨湖灘平民所居之草房，均被沖倒，損失約二千元，此外尚有圩田三十餘萬畝，大都瀕臨江河，上月二十四日，天成湖與歐陽湖堤身，因糾紛無人修培，會先後潰決，淹沒田禾四五千畝。本月二日皖主席劉鎮華氏沿江視察堤岸，會來蕪指導防汛，今日(十七)爲歡迎中央振務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氏，特又來蕪登輪偕陪許氏西上，記者乘機造訪，據談各情如下：「皖省自災象顯露後，省府即全體動員，分赴各地察勘情形，指導防災工作，免災之免字雖未辦到，減災之減字實已收效，本年(廿四年)度行政計劃，決擬專從「衛」，「養」二字下工夫，「衛」指維持地方治安秩序言，尤其注意肅清非匪區之隱患

十六日上午二時，由滬乘輪溯江而上，其時細雨甫已，雲霧未開，黃浦兩岸電燈，昏黯幾若螢火，然天氣之悶熱，在直感上似與晝間無異也。天明駛入長江正流，江水浩浩蕩蕩，奔流入海，輪行速率，較緩於常。迨過江陰，因黃山、小石山、鵝鼻嘴，逼臨江濱，水勢頓束，流勢益急，致輪進益覺緩慢，此非輪主果遵限制速率之命令，以防沖壞堤岸，實以流速甚大，不易鼓輪抗進也。據通州上客談：該地裏湖之水位，其淺尙不能泊船，在二十年則已汪洋一片，可知下游尙未顯著災象。夜過鎮江，所聞情形亦佳。

輪之下層，多載難民窮人，無票者向查票人揖跪哀求之聲，悽不忍聞，若徧搜其身，皆不名一文，倘竟得當票數張，查票人亦喜若沙中獲金，否則辱罵批頰或剝衣諸舉，即相與交施無票人之身矣。若遇婦女如上海「姑娘」、「大姐」之流，殘暴之徒，即眼房茶房中人，更有以手杖杖條，辱毆其胸部者，未免過分之極，無票人中，尙有上海辛未救濟會各慈善團體聯合會運送之難民，各印藍色圖記於臂上，以作證明。聞初則各發票據，嗣因發現轉賣情弊，始改印圖記於手背，每次遣送若干，由遣送處按到漢口者每人津貼二元，不到漢口者津貼一元半之標準，綜核付款於輪船公司，交由船上轉給難民。(聞自三月開始遣送至今，已共付款三萬

第一

；「養」即指振興水利言，此尤與農村生產經濟有莫大之關係。嘗到鄉村實地視察，見農村所破之產，不外薄田數畝，居屋一二間，耕牛飼豬各一二頭，能設法去其水旱匪患，保此數物無傷即已滿足，蓋不必好高務遠，別求歐美興復之策也。」

劉氏又謂：「中國貧弱至此，向因政治本末倒置，只有都市錯誤的政治，衙署虛偽的政治，而無鄉村實利的政治，故都市愈發達，官署愈虛偽，所造惡果，即農村益破產，國家益貧弱」云云。此一夕話，可謂切中時弊，然欲振興農村經濟，與復興國家民族，對於外來經濟侵略之抵禦，內在吏治之澄清，人民負擔之減少，似皆不可疎略也。

十八日上午到安慶，水已上岸，大南門、小南門、臨江馬路水深及腰，居民沿牆架木爲橋，直通堂屋，人力車則探行水中。孩童或以木盆代船，嬉戲浮行。若係臨水旅館，則門貼「後有乾路，可通城中」之字條，以資號召。東外大街，積水未退，因係商肆腐爛之所，故架設木板，殊爲安穩。街頭有塔，高二四丈，計七級，登塔俯瞰，全城在望，南外居屋，因瀕江濱，地勢低窪，無不半沒水中，江水滾滾東流，水面寬泛，烟波浩淼，視之有若大洋。皖省長江流域各縣，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雨量自二百四十餘公厘至五百四十餘公厘不等，因暴雨多次，

山洪甚大，內河湖堤，從而吃緊，同時上河來水洶湧，致江水日漲，如安慶水位，六月二十日尙爲三十一呎，至三十一日即近三十八呎，七月四日更爲四十二呎，超過二十二年洪水位三吋，後漲勢稍緩，十三日爲四十二呎七吋，距二十年水位僅二呎餘矣。沿江各縣之圩堤，雖已潰決三十餘處，然多屬小圩及新近圍築之灘地，此後如無大雨，并不再受上游潮水急流之影響，則各處大圩，在政府人民一致嚴防之下，可不致發生危險。

皖省在上月中旬，省府鑒於雨澤愆期，各縣已呈旱象，深恐去歲旱災，不幸重臨於今年，特擬定旱災緊急救濟辦法，分令各縣遵辦，內有一條且「飭人民如遇高亢之地，預計不易灌救者，即須提早換種耐旱作物。詎此令甫下，未及旬日，人民反由憂旱一變而爲苦雨，最近更悽悽惶惶，日夜從事防水排水之工作。短短半月間，再令防旱於先，忽告防水於後，人民長此輾轉流離於水旱二災之間，其將無唯類也必矣！然此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現象，不僅沿江一省一地爲然，即黃河珠江等流域，亦莫不然。蓋統盤治水防災於未然，實愈於枝節救災於臨時，控制自然者適於生存，役於自然者將歸淘汰，此乃不移之理，國人其有意於此否耶？

（七月廿四日申報）

皖贛邊境馬營方面，屬江西彭澤與秋浦東流毗連之馬華堤，內因積水難以宣洩，外因洪流猛擊，竟於本月上旬，先後潰決二三處，兩省在圩內之村舍田禾，均告湮沒，損失不可勝計。按該堤寬一丈五，高出水位數寸數尺不等，其潰決非因漫溢沖蕩，猛烈倒塌，而爲新堤尙未修築堅固，致消流滲漏，遂成大患也。自安慶西上，災情愈見嚴重，堤岸完整者，木苗秀綠，仍可望其豐收；若圩堤潰決者，則汪洋一片，毫無作物踪影。惟偶得露梢陌柳，藉可測知畎畝之形而已。且有數處，江面堤圩，均較高於兩旁田地，村舍屋宇，自亦處於水位之下，江堤一旦潰決，洶湧橫流，遂一發不可收拾。災區既極廣大，潰水又以堤身過高，一時難以退去，爲禍之烈，尤甚於黃河之災害。故治江之道，不專在防堤之增高，而亟應注重水道之疏濬，亦已曉然矣。

九江水亦上岸，濱江各馬路，水深各三四尺，行人多以洋車或小船代步。甘棠湖旁之居民，均居住水中，廬山路亦有一段浸水，不能駛車，內部湖泊多已氾濫，鄱陽湖一帶民圩潰決，凡百餘處。此次贛省水災區域，據有報告者，多至四十五縣，其成災皆以窪雨連綿，洪水暴漲所致，如婺源各村及西門水位，均高出城牆，貴溪難民浮居屋頂，呼救無應，死亡無算。永修三十八圩概被沖

潰，淹斃人口千餘。新建洪水饑饉交迫，飢民煎草爲食，腹脹而死者尤多，其狀皆慘不忍聞也。

十九日午過武穴，沿江民房，下部均浸水中。輪未停泊，僅遙攝一影，中振會委員長許世英氏，一行六人，西來勘災，雖幸同輪，但許氏輪行則攬鏡遠望，並以圖書參照，輪止則查勘指導當地之防務，終日憂思勤勞，實少與外界接談之機會，是晚將抵漢口，特專誠請教其感想。

據談要點，略謂：「此次水災，各地官民，對於防禦工作之能力，已較勝於前，惟社會經濟與救災之能力，却遠不如前。與各省當局商議急賑工賑與治標之辦法，中央當盡力補助，將來得到各處實況後，回京當切實報告中央，使明瞭水災之厲害，人民之痛苦。至於治水之道，非籌得鉅款（約總額五萬萬元）通盤計劃，從江淮河漢，根本導治，則今後之水害較之今次當更尤甚也。據另一方面消息，許氏對籌劃治水鉅款，已有較可實行之善策，惟未徵得中央同意，故發表

尙有待耳。

翌晨到達漢口，卸裝旅館，就近往江漢關附近一行，水位爲五〇·七乘，較前雖已稍退，但堤外之臨江路，仍爲江水所激蕩。時有一龜，被浪捲涸於堤坡上，一孩以之欲歸，衆恐得罪龍王。堅令復縱於江，此雖迷信細事，然亦可見羣情內懼之一斑。各馬路外洩於江之溝水，因江水高於路面，恐受倒灌影響，特設排水機，翻堤傾瀉於江。當水位較高之前數日，市民凍於二十年之創痛，大半紛紛遷家，由卑登高，商店重要存貨，尤多喬遷二三層樓。

渡江至粵漢路徐家棚車站，見通某轉運公司之軌道，已被沖毀數十丈，車站碼頭，更以無蓬鐵車，扣連爲橋，步行雖甚安穩，究以大材小用爲惜。附近民房，尤多漂沒水中，視其門窗痕，有爲鴨黃帶綠色者，約高水面尺許，係前數日曾令人惶駭無似之水位，再高尺許，尙有一片淡褐色。是卽二十年大水災之慘跡也。記者當展鏡攝影時，見浸水樓房上，一菜色小婦，依欄抱孩，旋抖旋

啼曰：「毛毛不要再哭了，有人來查水災了，快有東西給我們吃了，毛毛不要再哭了……」

聞之心際不勝隱隱作痛。雖然，武漢災情慘重之處，蓋尙在張公堤丹水池、曬甲山、金銀潭、姑嫂樹一帶，此其不過小焉者也。

鄂省江漢縈繞，號稱澤國，每屆夏秋之交，輒苦泛濫成災，二十年二十二年之舊創未已。今秋又復慘遭池魚之殃，上游則洪波震盪，山崩地圻，下游則奔騰洶湧，千里汪洋。各地向省府呈報災情者，截至二十二日止，已達四十九縣之多。據許振委員長一行凌空俯瞰所得，凡江漢上游十餘縣，莫非一片汪洋，中如天門、漢川災情最重之縣，全境均在水中，其他能見城堞屋頂樹梢者，爲數亦屬極少，災民成千累萬，流離失所，均有待於拯救也。

（七月廿五日申報）

三

此次長江水災，以湖北受害最烈；而湖北一省中，又以襄河流域各縣為最慘。襄河源出陝西蟠冢山，經漢中（南鄭），故又稱漢水。紆迴東流，凡川北、陝南諸水均歸之。迨入鄂境，又納堵水，丹江、南河、三水，流至襄陽樊城間，更有巨流白河之來匯，曲折東南流入長江，長凡三千餘里。自襄樊而下，所過宜城、鍾祥、潛江、京山、沔陽、天門、漢川、漢陽等縣，地面高出海面祇五十公尺，土地平衍，一望無阻，湖流交錯，脈絡通連：一水暴漲，一堤決口，附近各地，鮮不交蒙其害。陝西素號多旱之省，乃今夏霖雨連綿，襄河總匯秦嶺以南諸水，飛騰澎湃，下流入楚，初則漫溢鄂西、穀城及襄樊等地，其禍尚僅及於沿岸一帶，繼則先後崩潰雙河堤，（屬天門縣）獅子口（屬鍾祥縣，在馬良與舊口之間，又有三四弓，龍王廟等稱，居雙河堤上游，出險後於雙河流一日）兩大堤口，縱橫交流，平地水漲丈餘，遂將天門、漢川、漢陽全境及京山，應城、孝感、黃陂、潛江、沔陽等縣大部份，完全陸沉於汪洋浩流之洪流中。當是時也，洪流如何撼山震岳而至，村舍如何倒塌漂流以去，呼天無應、顧地無門之災民，更不知如何慘痛掙扎，終於滅頂而死。同屬圓顛

方趾之人類，同一休戚相關之民族，試為閉目想像此極盡人世悲慘之哀劇，當能惘然動衷，一本人溺已溺之心，各盡其力，亟圖善後之策否？

記者既決往上述襄城各地勘察，遂於二十七日乘輪離漢口溯襄河而上。河入江口，水勢異常湍急，中夾泥沙甚重，與江水質色之差，殆若涇渭之分。兩岸棉紗麵粉等工廠，烟囪林立，數之不下三四十，但上吐黑烟者不及十之一二，料非經濟恐慌，必因水災停止。漢陽當長江襄河交匯之衝，地勢低下，兩水漲漫成災，城關鄉區，十九皆淪澤國，災民達四十七萬以上，蕩析離居，為狀至慘！猶幸早聞上游災聲，人口尚少死亡，惟災民無食，放賑難周，較遠之鄉，曾屢有劫食事件之發生，星火燎原，蓋不能不予以深切之注意！河中舟楫往來如鯽，上行者多載

柳遠樹，疏落疑是秋葦，而隴畝阡陌，更無從可見也。

蔡甸係漢陽第二區之一鎮市。距漢口六十里，戶口衆多，商業尙盛。大水暴漲時，因該鎮地勢低於水面，居民均逃避於裴家嶺。然在附近田間工作，或因爭護雜物者，曾淹斃二百餘人。全區人口十三萬，以田地淹沒，顆粒未收，遂致全數困頓於水空饑饉之中。據老農談：一於半月內，水若迅速退盡，尚可補種綠豆粟米，若延至八月底，則已不及。且今秋災後，無力種麥，來年春荒，亦所難免。一省災總會所籌備之急工農賑，幸早按步實施，以救迫切之眉急，而弭將來之隱憂。

黃家渡河流灣曲，紆行凡二十餘。帆船吃水較淺，可由堤岸柳隙間直穿而過。以故遠在輪後者，均紛紛直駛於前，計由蔡甸至漢川，水程一百二十里，陸測僅五十里。又漢川至繁馬口，水程三十里，陸行僅七里。上游類此灣度，不知更有凡幾；他日疏濬河道，裁灣取直，其可祛害興利，蓋不勝枚舉也。由蔡甸經黃家渡至新溝，計水程六十里，中見左堤潰口二三處，為湖水所灌注。碧波清流，與河水顯呈二色。河魚爭迎湖水，釣捕極易，廬居堤邊之災民，不知係因臨淵羨魚，抑為飢腸所驅，竟有以衣褲為網者，蓋亦此行之創見也。此外災民幕天席地處，

飯將所救出之土偶木偶，供奉如常，紅綠綵畫，頗引人注意。

新溝亦漢陽沿河之一鎮，水道至此，分歧爲二：一北往應城天門各地，係襄河支流之隕河，一西進漢川沔陽各縣，係襄河正流。記者所搭之輪，係往漢川而去者。新溝居民三百餘戶，計約二千人，有一紅瓦茶樓，高出他屋二三丈，能於數十里外遠見之，聞係建自十年前，今則地方經濟枯竭，無力再興類此之建築矣。襄河於七月十一日大漲，高及屋簷。於十四日後，即漸見退落。今雖水已下岸，但臨河屋基，多被洪水沖塌，屋頂虛懸空中，本岌岌不可一日居。然屋主類多苟延殘喘之災民，終無法舍此以他求。市中稀泥污水，臭氣熏人，所售零星食品，尤爲蠅蚋會萃之所。大災之後，易遭瘟疫，苟不早爲救治，恐災民終將與死神結不解之緣也，悲夫！（八月四日申報）

四

從新溝續行六十里，即抵漢川。下輪登岸，堤垠高厚，水湮全城，此堤巍然獨存，故附近居民，均逃此避災。於舊有鋪店外，再加無數草棚，單人交通，爲之不便。驟視表面，幾疑熱鬧市場，細察內幕，十九皆在生死綫上掙扎之災民也。轉灣繞巷，行至城垣，積水尚沒城高三分之二，久滯不流，色

已發綠，蝌蚪蛙蟻蠅之屬，跳躍浮泳自如。城門水甚深，不能通過，若駕小舟，可由西南城決口處出入，地勢較高之街巷，無舟亦架木橋，其形式與安慶九江所見略同。惟此處災情特重，居民不死即逃，陰森之氣，頗覺濃厚耳。

漢川地勢低窪，襄河橫穿境中，分全縣爲南北兩部，均恃堤垠爲保障。七月四日，河水漸漲，惟形勢緩和。詎至八日，上游鍾祥之獅子口，京山之多寶灣，縣屬之毛家壩等堤垠，相繼潰決，水頭高至六七尺，昂然奔騰而來，襄河南岸之彭公堤，計大小七十二垠，外防襄水之潰決，內防江水由沌口之倒灌，作用極爲重大，不幸滾襄之索子垠，亦崩大口，遂陷全縣於澤國。十三日，南屏大垠，又被屯口上泛之江水所漫潰，江襄交禍，災勢益增慘烈。

洪水排山倒海。破城而入，適當八日之晚間。城中人民，初則避居棹几，繼則高登樓上，終則折椽去瓦，翻出屋頂，大呼救命。適值天已微曙，縣府招得小舟三十，迅予救援，分送仙女山及堤街上，兩地距離既近，救護尙易，故城關物質損失雖大，人口尙無被淹而死者。惟鄉間如田二河等村落，因深居塚內，大水四圍奄至，全村立被淹沒。大小男女，均已付諸洪流，竟無人類倖生，從此人烟斷絕，誠慘劇也。

全縣災情概況：據該縣水災救濟委員會調查，災區所占面積爲百分之九十五；被災農田達四十八萬畝以上。農產物損失約一千四百餘萬元；人口淹斃者約五千。災民有三十六萬餘；約占人口總數十分之九。且各處積水，須俟江襄兩水位，再落丈許，始克退放於外，非如他縣水退較速，尙可播種秋糧。故此間民食，不但目前大起恐慌，即來春亦將成爲大問題也。

從漢川上輪，據解犯人赴沔陽之縣役劉某談：「此次水災，堤垠先後潰決，一面固由於洪水之暴漲，欲防範而措手不及，一面實由於堤工局主管人員，向來漠視職責。事先未能防患於未然，臨時又復趕扣搶險工料，故農民頗爲憤懣，曾謂如得該主管人員某氏，誓必投諸洪流，用以陪死千百無辜淹斃之人民。」云云。漢川四鄉在民國十七八年，曾一度淪於洪湖赤區之範圍，今之仙女山上，汨汨湖畔，戰跡斑斑，往事尙依稀可尋，農民性直膽大，其來有自，欲得某氏而甘心，良非無的而放矢，一般溺職官吏，諒能引爲當頭棒喝也。

嗣經繫馬口、楊池口、城隍港、蚌湖口、分水嘴各碼頭，踞堤而望，災情均不甚顯。附近有黃公、鶴豐、泰安、白玉，謝家，天池等六垠，因縣長督同鄉民努力搶險，先保住黃公一垠，其餘五垠，遂得安渡險

關。全縣僅此一塊乾淨土，蓋亦人定勝天之鐵證也。再行至脈望嘴，亦一靠河之小鎮，原屬沔陽，近將劃歸漢川。沔陽地味豐腴，農產富庶，惟湖流連綿，易遭水患，故俗有「沙湖沔陽洲，十年九不收，若還收一年，狗也不吃鍋粑粥」之諺。但今年隣封大水，末由自拔，而沔陽災區，僅達十之三四，誠屬意外之徵倖。推其原因，一由於襄河自鍾祥氾濫而下，大溜多在河之北岸，一由於連日大颶南風，水助風威，風助水勢，致襄河北堤，既先被風濤攻破，而洪水暴風，復不斷向北岸掃蕩而去。結果，襄北災情，較甚於襄南，沔陽縣區，大半又在襄南，故可得到意外之徵倖。

脈望嘴西南行五十五里，到沔陽縣屬第九區之仙桃鎮。該鎮素為軍事必爭之地，商貨吞吐之場，居民衆多，市面繁華，俗有一小漢口」之稱。「好吃街」之蒸菜，「竹器街」之竹具，可口精美，頗為世人所贊稱。此次大災之後，因係工商薈萃之地，各鄉富戶，多來寄居，市面反驟形繁榮，惟時間上之繼續性，恐將與曇花同一命運耳。沔陽第九區之災况，據區公所調查，被淹戶數為六千餘戶，被災人數男為一萬五千餘丁，女為一萬五千餘口，房屋田產，損失不計其數。

或就高堤，或依綠柳，暫造草屋，勉以棲止。為防災殺再至，且時繫小舟於庭柱，高架木巢於樹上。情狀至堪憫惻。雙河堤決口，寬約三四十丈，深淺二三丈不等，水向外流不已，無怪其為禍數縣，時逾兼旬也。迨抵仙桃一百二十里之岳口，局面又煥然一新，商肆鱗次櫛比，市人絡繹不絕，以較仙桃，殆有過無不及。岳口有一露天戲場，日前因市面蕭條，絕少買票入座者，男女優伶之伙食，多賴駐軍代為維持。今於水災之後，夜場忽常告客滿。各業貿易，亦多相隨而有轉機。兼營茶食旅館洗滌業之得月、翠華、兩樓，建築高大，設備較善，尤有罇中酒已空，座上客猶滿之概，甚有富商大賈，呼妓彈唱，在煤燈照耀下，通宵不寐者。其他茶樓與私家，男女聚賭紙牌，或打麻將者，更數觀不鮮。沿河各地賭風之盛，由來固已甚久，惟岳口乃湖北水災最重縣之大鎮，四鄉洪水未退，鎮民竟荒淫如此，喪心病狂，麻木不仁，毋乃過甚！

鎮中有縣立岳口完全小學一所，設備尙稱完善。私小二三處，學生亦頗不少。惟對社會教育，似尙未注意及之，市民因無正式書報之閱讀，大多團聚街頭書攤，任意購閱，或聽讀目連救母，新女拐男，賈氏扇墳，公公燒火，二姑娘倒貼，等等不倫不類之木刻小書，有害身心及時間，誠非淺鮮。嘗問書賈：「何書暢銷。」據答：「平日各書均有買賣，最近則百本頭銷數特多，每本百六十文，平均每日竟銷至十五六本。」怪而翻閱其內容，乃清代編本，以供乞丐所唱之蓮花鬧也。

官民合作救災之沙陽

銀十數萬元。市中買物及履船脚，均照市給價，其發號施令者，係賀龍之妹賀英，姿態英爽，面色黧黑，騎白馬，掛盒砲，女從五六人，到處演講，人多見之。云云。舊創未復，新災又來，襄城人民之痛苦，誠非片楮所能罄矣。

張截港距岳口四十五里，村舍離河岸里許，大水時人避高岸，所建草蘆高新。嗣經澤口、黃家場、長樂坑，而至多寶灣，各地因河道彎曲，水流洶湧，上游沖來之草木什物，紛紛然掛於柳枝屋椽間。多寶灣一處，所撈人尸尤不少。時有一男尸蕩漾於堤邊，屈肱縮腿，俯浮如蛙，而臀部及兩上臂，特別腫脹及血紅，似無衣蔽。迎輪乍然見之，心中難過萬分。憶來時與許世英氏一行同輪，過武穴憑欄眺江，許公子公實君嘗謂：「報載江浮死尸甚多，但吾等何未發現。」頗有視災必見流尸，始為澈底之神情。記者當時亦聯想到「男尸俯流，女尸仰浮」之事實問題，今見流尸慘狀如此，又不禁大轉宏願，默以幸勿再見為禱。大副在旁，殆已察知此番心事，乃顧而笑曰：「這算得甚麼，前數次上行時，水沖下來的男女老少，雞犬豬羊，真是一路看之不盡，還有沖下來的草房或屋架，上面落着活鷄，振翅一拍拍一作響，水牛能浮水，見堤岸尚欲掙扎以赴之。黃牛及犬豕，死而腹脹如鼓，則隨波逐流而去

。我輪初遇水頭，傾斜欲覆，乃急拋錨而繫柳，停泊兩晝夜，始克脫險。對彼漂流之人畜，雖心有不甘，但又無法施救。云云。五獄歸來不看山，勿怪適見流尸，人多手指而歎，大副獨若無所視也。

迨抵沙陽，忽起風浪。而河灘乾沙，亦飛颺障目。輪正停泊河中，常有十餘小划，蜂擁前來，均相幫於輪舷，而欲兜客渡岸。另由岸來一小划，上載水警三人，一警長身帶盒炮，二警士各手短槍，擬登輪檢查。不料將撞相幫之民划，警長起身，一足先登相幫之民划，一足尚存原來之小划，致小划重疊，失其均衡，外加風浪之鼓動，小划遂傾斜進水，二警跌落河中，丟鎗急攀他划，經衆救起。該警長移怒於輪，乃登輪扭大副而去。後經三分局局長湯作新派員調查，詢明真相，始宣佈無罪，而釋大副。失槍當晚撈獲其一。如此意外風波，既未淹斃水警，復未罪及無辜，亦云幸矣。

係中年男女，因彼等搶護財物，遂遭滅頂之禍。至於老年及幼童，反先高縛於樹上，或早送登於屋脊，遂免於難。十一日以後，水即漸退，救出之人，曾經三四日之駭餓，多已口不能言。沙陽曾籌款三百餘元，買麵蒸饅分振之，然款數既微，為時且暫，杯水車薪，蒙惠者恐不及十之一也。又大水時，豫省南陽縣之門牌，亦被沖來，足見上游災區之廣。

沙陽農產，以花生、芝蔴、棉花、雜糧為大宗。陸有汽車，水有輪船，交通便利，且設電燈公司，往年貿易，頗為可觀。糧價未災時，米每斗八吊餘（合大洋一元一角），蠶豆二吊三四，芝蔴油每百斤十六元，水災之後，均已見漲：計米每斗十一二吊，蠶豆三吊一二，油則更飛漲至二十八元矣。

各處潰堤，須速修治，以防冬末春初。所謂襄河特有一「拜年漲」。又修堤切勿再用包工制，以圖省費減料，致堤身不固，遺害無窮。此次七十二堤之潰決，即正坐其弊，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責任機關，幸勿河漢斯言。（八月六日申報）

五

沙洋上游之鍾祥縣，其三工獅子口潰堤既為禍，天門、漢川等縣，盡成澤國，但洪流無情，四處奔騰，至鍾祥本身，受害亦頗

慘重。據查該縣大災之來，係在七月六日之夜，（急往上游，洪水發期愈早，省府所接報災電文，亦依水頭爲次，先上游而後下游。）狂風暴雨，通宵不息。翌日，江家廟下

開各堤岸，相繼潰決。大水灌注城廂，瞬息深達丈餘。縣府水深及簷，田賦卷宗全沒。居民奔避無門，死亡無算。廬舍倒塌，更不勝計。再溯河而上，如宜城、襄陽、穀城、光化、均縣、鄖縣、鄖西各縣，凡在襄河

域之範圍，無非襄河汎濫之災區，特災情輕重，稍有不同耳。記者此行路線，原擬沿河上達襄樊，由襄（陽）花（園）路轉平漢車北上，但沙洋以上，不能駛輪。鄂省建廳所辦內河輪航，亦僅通航於沙洋。若改乘小船，不但多費時日，且鍾祥以上水道，治安亦頗成問題。無已，乃改由沙洋坭至岳口，舍輪登陸，繞往天門視察後，復返漢口，直由平漢路北上。

當輪由沙洋駛轉岳口，下行甚速。正值午刻，屢見街人三五成羣，仰觀天空，唧唧噥噥，長吁短歎。記者乃亦依衆仰視，忽觀中天一星，雖在白日之下，其光仍輝燦四射。蓋大雨之後，天氣清澄，或值星軌運行至相當部位，故白晝忽得見之。街人不察，妄擬災

，想亦水患刺戟太深，始至談虎變色也。岳口距天門四十里，原爲陸程。大災後，須水陸兼行。初雇人力，曲折行小徑，所

過菜園菽地，低處曾一度淹水，因係洪流，既無雨澤滋潤之功，且有淤沙瘠地之害，兩

句來又未見點雨，赤燄肆威，致地面龜裂，菽黍萎瘁。農民正努力從事車水工作，有手搖者，有足踏者，輻輳之聲，四起於野，不

帶潑去早來之慘呼。其他耘草者，十餘成隊，戴笠帽，執長鋤，或坐或立，且鋤且退，操作原甚勤苦，態度則頗從容。時聞高唱農歌云：「……農夫種地不見錢，城裏富翁喫不完，哎呀，龍翻身，天連水，水連天，十萬農戶九萬斷炊烟，走走走，哎呀！鋤頭真離手，哎呀！先喫漢口，哎呀！後下揚州，哎呀！……」唱法一人獨歌於前，衆人齊唱於後，音韻悲壯，詞句清晰可聽。

是日酷熱無風，溫度必在華氏百度以上，田垠堤道，崎嶇不平。下車步行，遇有坡坎，車不能上，須與車夫共抬之。因有行李，又不能遺車獨行，至全身大汗，衣服濕

如雨淋。農夫路人，亦多避暑於林蔭下，旁設村人所施之熱茶，任人取飲，過而稍憩，得聞彼等閒談云，天門全縣大水，岳口獨免於災者，乃駐軍奮勇搶險之功居多。駐軍有兩部份，一屬於一零五師，不矜功，不伐能

，民甚敬感之。一屬於×師，曾藉故斂財於民，茲雖努力搶險著效，但在人民心目中，終嫌瑜不掩瑕矣。又專員兼天門縣縣長石毓靈，有人曾見其泥足督工搶險，更異口同

聲，連稱其爲好官不已。古云：「天聽自民聽」此之謂歟？十五里抵截河，戶口約五民百家，居高而且長之堤上，聞係常趕之集市，但所售貨物，不見布疋及米糧，多小小零食，如油條及熱豆腐之屬，有售豬者，皆以粗繩

洞穿其左耳，與北平簇束四蹄，兩廣籠裝全體諸方法，均覺甚爲特別，但其最終目的，驅此飽食安臥豢養肥壯之蠢物，以赴屠場，則皆相同也。走通堤街，佇足遙望，當前汪洋大水，不知方圓幾百里，昔日鷄犬之聲相聞之鄉村，今皆疏落浮蕩若沙島，昔日阡陌

相連之良田，今皆變成魚蝦相逐之淵藪。時天門第二區區長吳君，正指揮船夫，趕運麻袋赴城，據云：「該區災况，如宋家河嶺，李家坨。楊林坨。羅台坨。新坨。中坨各處，一夜水漲二丈，災况均極深烈。損失據有調查者，計房屋完全沖去者三百數十棟；死男女百四十人；被淹田四十二萬畝；宋家河嶺一村，人口百餘家，房屋被沖，僅餘三戶；係被擋阻於柳林間，各村人口之得救者，亦多被水沖掛於高枝上」云云。

買舟赴城，無人應命。承吳君以重價代雇一小舟，猶係運有竹木之歸舟。迨至泛划水中，（實亦泛划隨畝之上）始詢悉前此有兩男一婦雇小船行至中途，忽拔刀殺船夫，奪船而去，船夫爲兩父子，子死而翁被推於

水，再以槳擊翁，未中而槳斷，翁伴死求脫，黑夜呼衆返追，盜駕奪舟，一槳不利於行，見追舟至，竄匿草葦，卒被獲，隨槍決於縣，婦係被拐之沔陽災民，刻尙身繫縲絏中，自此事發生後，故凡雇稍遠之脚力或舟行，均相戒不前。夫以價值十數元之小舟，竟有人見財起意，殺人及自身之被殺，先後共傷三命，亦可哀矣。但水災影響所至，意外慘事，恐不僅止於此。古謂：「一災之後，易起刀兵。」防患未然，各地當已注意之矣。

舟初行時，所見樹林，枝幹高大者，上掛被水沖來之家具舊衣物，婆娑紛披，頗似把戲場中所立形形色色之桅杆；若枝葉繁茂，幹幹不高者，無不偃仆洪流，漂動如藻。連過村舍五六處，所餘空屋椽架，上棲水鳥，舟至則格格亂飛；瓦礫遍地，草物腐臭，所發似垃圾而非垃圾；似魚肆而非魚肆之氣味，中人欲嘔，誠不可頃刻耐。環村墳墓纍纍，雖已漸現水面，但棺槨多已沖露，景象倍覺淒切。夕陽西沉於水，天色昏暗，遙見一村屋中，隱約有人揮扇，舟子謂城尚有三四里，舟行非正式水道，黑夜實不便再進，特邀宿其家，即隱約有人揮扇處。村名黃家橋，登岸必失水面反光，天色更覺漆黑，黃家橋乃臨河之漁村，居民八九戶，逃災歸者僅三家，皆不點燈，舟子之婦，已早陳

晚餐於露天，被邀借食，瓦鉢數具，舟子以篋一指曰：僅有辣椒。糊皮蠶豆，馬荳菜，小米稀飯四事，無油鹽，而寡味，恐將使先生受虧苦也。飯後，鄰右來談，殷殷以漢口會否脫險，潰堤何時工賑興修爲問。嗣舟子令婦守睡於舟，渠陪記者同臥於室。四壁被水沖倒，僅後進有一竹籬，係與該樑柱屋，同以繁繫於一大石邊（下壓穀米之重具）上，故未沖去。天氣極悶熱，舟子勸謂「家無他人，不妨解衣而臥，若有要物可壓於枕下」。此雖出自善意，但環境特殊，反增記者疑懼之心，至通宵未敢合眼。夜中無風無浪，萬境俱寂。惟有秋蟲唧唧之聲，似爲災黎奏哀樂不已。臥室四面皆空，微見東方發白，即令起而駕舟，送往天門城來。（八月八日申報）

六

小舟清晨由黃家橋划出，宛轉穿行於隴樹溝渠間。每過人家，舟子恆高問有人入城否，應聲而上者，先後共達十二人。聞因附近皆陸居，因舟划缺乏，每行故相呼約也。約行二里，即到吳家長灣，棄舟踏泥而上，村人未淹斃流徙者，正從事補屋除泥諸工作，惟舉動遲滯，有氣無力，殊有不修葺固不可，修葺亦極無意味之神情。據談，村有人家六十餘戶，水至皆避登屋頂，饑餓三日

夜，水始退，逐得下，雞犬豬牛，均已淹斃，浮腫惡臭，情狀極慘。時城中哭聲震野，且時聞碰碰槍聲，當以爲保安隊射殺蛟怪，後始悉乃威脅徵集民划，留以自用云。出村復涉積水，深可沒膝，內有枝條絆足，於近邊處見爲大豆，但僅餘糟枝，而無豆葉。有婦人遠立大罵，謂：「大水後不應再踐踏其豆地。使欲求一薪恐亦不可得也」。走近婦旁，見尙抱一赤身幼孩，腹脹如鼓，骨瘦似柴，殊爲可憐。渡天門鄉河，即至護堤街。仰觀屋頂沉澱之泥，知水位已退丈五左右，但襄河堤潰未阻，縣河流量猶甚猛速。民十及二十水位均甚高，但皆未上堤街三尺，較民十最高水位，尙高五尺，爲禍之慘烈，可以想見。堤街乃百商會萃之區，亦天門精華之所在。商舖櫛比，裝璜可觀，災後頓感荒涼，近日復趨繁鬧。專員公署水未退盡，暫假堤街一西藥店辦公，當訪專員兼縣長石幼平氏，承告天門水災概況如次：

天門地勢低窪，襄河縣河，橫貫其間，民衆依堤爲命。七月七日，鍾祥縣屬襄堤三四工地段潰決，居高臨下，縣河流域，首當其衝，悉被淹沒。而縣屬第四區雙河堤，不幸亦經告潰。七十二垸淪爲澤國，水勢異常洶猛。一日夜竟陡漲一丈九尺餘，災情之慘，空前未聞。初鍾祥七日決口，八日天門聞訊，電詢鍾祥京山兩縣縣長，均未得復，原

因電桿沖壞，遂致交通斷絕。石氏即於是日率同工程師劉昇恆等，赴岳口一帶，督率防護，幸駐軍加入搶救，尚未發生意外。惟天門下午一時許，水頭到達，節節上漲，至九日晨八時，登時漫堤決口，搶險保安隊及民夫，會沖沒十餘人，護城堤西段漫潰大小十三處，西門被重災者約三百餘家。全城除南北兩城樓及北門外古城堤嶺外，餘無一片乾土，至晚全城瀰漫，一片救命之聲，不絕於耳，加以風濤作吼，山岳若爲震搖，人世鬼域，幾乎莫能辨詰。

查潰口地勢，較天門縣約高二丈有奇，(一)以吳淞水準計算，故水到天門，直冲湧瀉，而害最烈。再天門以下，則爲漢川漢陽，蓋地勢更較天門爲低，現水勢雖退，漢川與漢陽，尚在波底。綜計天門全縣，除第三、六、七三區地面較高，未被淹沒外，其餘各地，皆一片汪洋。災區面積，約六千三百餘里，占全縣八分之七。被災人口約十二萬四千餘戶，六十四萬三千餘口，占全縣人口十分之八。被淹農田，約一百四十餘萬畝，占全縣農田十分之八。房產、農作、衣物、家畜等損失，不下一千五百萬元。淹斃人口，共約一萬二千餘口。公家損失，如電話綫、縣道、區道、以及公共建築如公署、孔廟、各機關、各學校、新建洋樓、新修城牆等等破壞，估計不下三十萬元。今春爲欲改

進農村經濟生產，一請由經委會發給桑苗佳種八萬三千株，裁活會長一尺餘，一請由省建廳發給精選棉種三千二百石，均已播種開花，今皆付諸東流矣。

善後辦法：(一)以工代賑，趕築潰口，以免天漢等縣，仍受洪流威脅。(二)借貨種耕牛，俾得於水退之地，乘機耕種。(三)護城堤潰口十餘處，亟應修復，測估計需工賑費五萬九千元。(一)二兩項不在內。一切用費，端賴各方贊助。現所領到省府賑款及慰勞金共計一萬三千元，麵粉一千三百袋，蠶豆一千二百二十五包，杯水車薪，頗難濟事，亟盼源源救濟，俾得漸復生機。

嗣記者與辭，入城視察，石氏派副官匡濟楚爲嚮導。縣城地勢低下，故環築護城堤，長約卅二里，以防水患。縣河繞流其西南東三面，長約廿四里，故全城房產生靈，皆唯護城堤保險是恃。此次護城堤本身宣告破產，先後沖潰大小三十餘口，致全城淪爲澤國，造成匡古未有之慘禍。沿堤街西行，至義水關周家巷，洪水漫堤，由巷一瀉而入，冲刷成阱，深陷數丈，屋宇倒塌，人口死傷，無異飛機所投巨彈之轟炸，西堤下街中街，均有各勢口，情況同前，惟災創尤較慘烈。

乘舟入城，先過西塔寺，寺建自晉代，歷史頗古，今亦蕩析無存，僅贖老樹三株而

已。迨抵城垣，水深尙封東北西三門洞，舟由西城場口駛入，見中心小學(有十二班，辦理尙善)土地清丈辦事處等機關，水位高及門窗，而比較舊朽之民屋，更倒塌不堪。渡入專員公署，大堂前院，一婦以門扇爲筏，正划行其中。辦公室、會客室、及花庭等等地勢較高，水退而淤泥尺餘，掃除亦頗費工。出後門，登北城門樓，管押男女犯卅四人，南城樓亦押有八十人，均於大水時，由監獄移禁之，樓小人多，坐立已嫌擁擠，夜臥恐更無隙地。暑天偏促如此，殊爲可憐。守兵爲十六中隊，隊長趙露，素能整飭軍紀，故聲譽尙佳，城內南北正街路已現出，此外仍係滔滔洪水。

從北城下乘原舟，繞經西門，波擊門洞，款款作響。城牆上草棚甚多，難民臨城洗衣汲水，如居堤邊。西門一帶沖毀民屋一百餘家，無片瓦殘磚可見。惟十三四日水退時，樹上沖掛死屍不少。由南門步行入城，南正街舖面已有開者，惟西部尙陰森如地獄，因倒屋壓人甚多，惡臭熏人，莫敢近前問津也。

歸辭石專員，堅承留餐，席次得聞石氏關於襄河水患，曾擬有治理計劃，略謂：一、襄河含泥量甚大，易淤河身，徒增堤高，防不勝防。且襄河原係沙底，疏濬亦屬匪易，應於陝境環山疊嶂中，修建大規模之蓄水池

并將水位隨時報告下游，再於中游設法，保持河岸不變，下游開支流，以洩水勢，如此以言防水，庶可奏効一云云。按在上游建築節制水庫，報告水位等計劃，誠為根本要圖，主管水利之機關，想當已籌思之矣。

此外與天門災情有關係之事，尚有三件當述：一，當洪水上岸，冲破下堤街居民卅餘家時，保長楊倫記之父楊大振，見水勢奇險，亟以重價雇船二隻，裝載家人及街鄰鄭永盛、沈義興、章雲青、陳永興二房等男女三十餘人，并各攜帶衣箱銀錢等物，停於沈義興後門，不料突有保安隊十五中隊士兵五人，（中有麻子傳令兵一人，手執盒子炮，來此勸令讓船一隻，否則開槍射擊，楊大振等遵命併坐一船，船逾重搖搖欲沉，另行呼救他船，所遺衣箱銀錢於前讓之船，未經取出，該士兵等即迫船快去，而楊大振等所擠乘之船，旋被翻入水中，計淹死廿餘人。此外臨救逼財之事，亦曾發生數起，猶幸專員由岳口趕回尙早，在治安問題上，始化險為夷。關於奪船淹死人民之慘案，聞死者家屬楊倫記等，當專員巡視堤險時，曾跪地一欄馬喊冤，專員惻然心動，為之噴淚！

二，天門西鄉蕪河，有一山嶼英雄汪子氏，當水頭奄至，人民高登屋頂，正哭聲震地，危急萬分時，汪子氏竟奮不顧身，冒洶濤駭浪往迫搖櫓，救出災民二百人，且不

受一錢報酬。日前省視察團團長李書城氏，聞之深為敬佩，特代表省府，獎汪子氏大洋四十元。此外尚有一自動救人數百之船夫楊苟，亦受獎二十元。

三，有所謂「茶會」之組織者，假施茶慈善為名，募化公德，并以一天崩地裂，「紅雨大水」種種報應邪說，恐嚇民衆入會，迷信之者，除捐款送禮外，甚有被神迫令變賣房產，以充會資者。謂如此俟遇大亂時可騎新掃帚昇天，或穿新鞋飛身，或執刀閉目向北方亂殺，自有菩薩來救。是會創自民國十六七年，初無人注意，其徒衆至瀾漫天門京山河陽數縣，目的原為借神斂錢，但最近行動，頗有將成黃巾賊、白蓮教、義和團之趨勢，保安司令部拿獲首領數人，餘衆於大水灌城時，尚擬來城劫獄，猶幸防範得力，前途可保無虞。（八月十一日申報）

七

從天門開漢口之汽輪，於清晨三時出發，過汴汝湖，港灣交錯，蘆葦叢生，曾為鄂中赤區之巢穴，天門四鄉，昔亦赤化甚深，克復後近三年來，地方當局努力建設，已掃蕩無餘，滄桑鉅變如此，在人力不能駕馭自然之國度，流禍所至，誠不知將伊於胡底也。出湖駛入河道，岸上未被沖去之村舍，已見居有逃歸之災民，或運甓剷泥，修葺破屋（占最多數），或晒打糶麥，望求一飽於餘粒

，劫後餘生，莫不面掛慘容，老鷹及鴉，四顧汪洋，盡成水鳥世界，彼亦只得沿堤長飛，以尋特殊食物，喙距泥血淋漓，不忍思其究食何物也。暮抵漢口，兩岸綠柳崇樓，晚霞返照，景色鮮麗，士女納涼怡然，若無江漢匯流激盪之聲，稍稍動人心絃，恐沉醉都市錦衣玉食悠閒生活者，將不復憶及世間尚有所謂成千成萬嗷嗷待哺之災民在也。輪靠碼頭，乘客尚未下完，忽有十餘男女災民，迎面亂闖亂擠，緊欲搶登輪上，輪警阻問「將往何地？」慘然答曰：「要下去，指下游各地」逃災。「輪警繼謂：「下幾省也有水災，哪裏好去。何況這是專開天門的輪船，不是開長江下流的輪船，退去退去！——一人復哀求曰：「我們也是前兩天剛從天門逃來的，在江邊坐了兩天，沒人收容，有個同伴去討飯，一去便找不回來，其餘的都怕打失掉，不敢離開，肚餓只好將貼身衣服，吊二百錢的賣了，買米煮稀飯吃，我們實在挨餓不住了，所以才想往下幾省好的地方逃去，請你做做好事！」輪警遂怒聲曰：「輪船不是做好事的，走開走開！」一客插言曰：「你們（指災民）爲何不去拉洋車！」旋有兜生意之車伕代答曰：「老兄！我在漢口混了三四年，租界街道還跑不熟，剛來的鄉下人，想拉洋車，咄，好容易！」此外尚有指赴湖北水災總會登記者，有勸往各慈善團體

乞賑者，衆議紛紜，形同餅充飢，卒與顛沛流離之災民，無有實際之助益也。

富夜搭平漢車北上，大智門站附近居民，赤膊夜臥於樹蔭下者，不下數百人，其地多積水蒿草，自易繁殖蠅蚊，野臥固涼，終於衛生不宜，但以較傷促堤邊水涘之災民，晝間日晒水蒸，夜恐風濤再至，此輩又不啻安臥樂土矣。座有黃陂縣民王君，爲告該縣水災，略謂：一黃陂於七月七日，忽狂風暴雨，濱湖禾田，盡遭湮沒，襄河亦猛烈暴漲，洶湧奔騰，將民生三陽等境，先後沖沒，縣城西南一帶，湮溺田地十餘萬畝，災民達十五六萬人，或緣棲山阜，露宿風餐，或攀寄屋頂，日蒸波撼，或聚集縣城，圍溢街道，人人菜色泥衣，狼狽不堪，男號女泣，慘不忍聞，近因水漸退落，地勢較高處，已可補種蕎麥，地勢低窪，料難復種，若帶沙性之處，可種蘿蔔紅薯，但籽種肥料，在在均成問題，亟盼農賑及時，或有一線生機云云。

午夜抵孝感，有久候多時之災民，扶老攜幼，蜂擁擠入兵車，雖有路警之呵斥，內遭乘車士兵之排嫉，但災民爲最後生命出路之掙扎，憑其羣衆力量，用盡軟硬工夫，卒達乘車不免費而免費之目的，而得躋與先欲排斥彼等下車士兵同志之列（士兵乘慢車亦不買票），亦云微幸多多矣。按孝感一二

三各區，適當南部窪地，會環阻兩水匯流之交，爲該縣及雲夢、應城、天門，各縣洩水之口，湖汶所及，全部均成澤國，所謂孝感八大風景之一之鳳台，建於清咸豐時，高聳雲霄，從未湮沒，而此次水位，竟亦浸及階沿，低處田禾產人畜之漂沒，自屬無法避免矣。此外「漢孝子董永故里」一碑，雖在城外，但亦無恙，災民似視古跡較生命爲重，因之盛稱不已。

翌晨過武勝關，鑿山開洞，爲平漢路所經第一大山，洞南爲湖北應山縣境，洞北爲河南信陽縣境，昔南北朝分治，曾以此爲界，旁有擂鼓臺，春秋時，楚莊王拒門越椒，曾親擊鼓於此，故名。北去約十餘里，至新店站，站東十四里，爲鷄公山，峯岩聳翠，雲霧氤氳，西入以教會名義，在山巔建設樓房甚多，乃與廬山齊名之避暑勝地也。站西有巨石五六十方，錯布山脊有騰驥之勢，故名龍跑山，傳山腹尚有仙人靴，石質靴形，工巧天成，山麓有石鼓，叩之隆隆有聲，自此嘉樹成蔭，芳草遍地，紅菽黃黍，尤豐可愛。

車過信陽，停時甚久，該縣乃豫南文化商業中心區，山洪雖曾暴發，因地勢優越，未罹水災，輸出多雜糧，棉花，牛皮，竹器，及鷄鴨蛋之屬，中高級學校教育，有省立高級師範，縣立初級中學各一校，私立初中兩

校，各校當局，鑒於該縣四鄰及鄰封，過去曾淪於赤化區域，爲防範學生思想激進，對課外活動則取干涉主義，對各科正課，則取嚴格主義，平日并禁吸紙烟，違者重罰，惟教職員不以身作則，恐收效未必美滿也。城中塔名朝陽塔，高十餘丈，建於明正德間，塔下有井，爲他處所罕見，車站西數里有子貢祠，碑鐫「先賢子貢爲宰處」數字。

車過確山而至駐馬店，商務頗盛，爲附近貨物之集散地，車站東高十數里，山勢崎嶇，有所謂古城其地者，傳卽關公斬蔡陽處，今蔡陽墓尚在，城內有張明府廟，祀東漢張熹，熹爲蔡州平輿令，大旱禱雨弗應，積薪自焚，天乃大雨，民感其德，立廟祀之，此雖跡近迷信，尚不失爲史乘上負責之賢吏，惟中國自大禹治水，卓著功績以後，數千年來之災異史，幾乎全屬旱澇二字之紀述，尤其當此科學昌明時代，各地水利機關，多如雨後春筍，年年增費防水防旱，然亦年年患旱患水，主管機關，責無旁貸，不知其將何以爲辭也。李新店站，月前曾發生劫案，先是匪徒喬裝乘客，買票入站，俟車至站，各出袖藏小槍，分把各車要口，路警倉猝無以應，曾被奪去長槍十一枝，其餘乘客，人財均幸無傷，現信陽至鄧城段，加派路警，嚴密防範，已安全無虞，鄧城地土肥腴，盡屬平原，此次因沙河漯河暴漲，湮沒田禾甚

校，各校當局，鑒於該縣四鄰及鄰封，過去曾淪於赤化區域，爲防範學生思想激進，對課外活動則取干涉主義，對各科正課，則取嚴格主義，平日并禁吸紙烟，違者重罰，惟教職員不以身作則，恐收效未必美滿也。城中塔名朝陽塔，高十餘丈，建於明正德間，塔下有井，爲他處所罕見，車站西數里有子貢祠，碑鐫「先賢子貢爲宰處」數字。

多，車人縣境，即見積水汪洋，作物根幹部份，尚沒水中數寸，若被急流冲壞者，水退處亦已補種蕎麥，城關幸未被水，四鄉人畜，亦僅有少數之漂沒，獨糧食損失極多，由鄧城北行，經孟廟村至小商橋，鐵路基土，曾冲毀二十餘里，中有一段約長四里，全被冲毀，鐵軌空架如橋樑，半月前車行告阻，即以此故，現已加工修復，惟基土尚未填實，石洋亦未鋪上，車行軟軟甚慢，過此旋加快如初。

鄧城商業與教育，在豫南不亞於信陽。城東南里許之澤灣河鎮，船舟停泊如初，百商齊萃，繁盛過於縣城，輸出以芝麻，黃豆，牛皮，桐木為大宗。桐木在昔專銷日本，近年已趨衰微，城內中小學均發達，惟四鄉守舊性甚大，纏足之風，迄未盡改，東鄉有歸村鎮，即孔子在陳思歸處，車關外尚有清立之孔子思歸碑焉。（七月十六日申報）

八

火車繼續北上，行抵中州中心地之許昌，四郊綠野青疇，一望無垠，縣城高固寬整，市廛櫛比，曹操當年在此挾天子以令諸侯之雄圖，可以依稀想見。俗傳關公被困張遼說降訂約處，秉燭達旦處，漢壽亭侯舊府，辭曹操書勒石，以及徐（庶）母墓、吳道子祠等古蹟，後人均建廟紀念，今尚存焉。許昌農產豐饒，大米而外，其他雜糧，均盛產之。菸葉、繭綢、牛皮、桐材等物，亦頗暢

銷他處。在該地所有蛋廠、織綢廠諸工業中，以烟草公司規模為大（南洋、英美，兩烟草公司，皆均在此設廠製造，今僅存英美一家，南洋專收買菸葉，五卅慘案後，邑人亦曾設廠自造。許昌站上客中，有犯人四，據

解者談：「三犯係匪共俘擄，一犯係逃兵，均自江西解來，一縣送一縣，將送往各犯鄉藉，請保釋放。所經各地，除供給車船費外，每犯每日尚津貼灰食洋八分，自去年各地開始解送迄今，經此北上之犯人，已達二千四百餘。聞匪共在湘鄂贛邊區時，雖受經濟封鎖，但彼等除武器感覺缺乏外，其餘均不成問題，食飯甚簡單，每次設飯一籃，大塊鷄豬肉一桶，數人蹲地共餐，以三分鐘為限，官長則在甲桌添飯，邊飲邊走，順往乙丙各桌，下箸食菜，以示與士兵共甘苦。入伍新兵，僅令習爬山，跑步，放槍數事，對於操場各式教練，殊不注重。戰時四人一組，每組一槍，互相輪用，第一射手傷亡，第二人速取其槍，第三人速移其尸於後，餘一人仍作預備。官兵職務各別，階級稱謂，則求平等。如戰鬥兵，傳令兵，則稱戰鬥員，傳令員，高級官如朱毛，亦僅稱朱指揮員，毛指揮員云。另一逃兵係魯籍，記者親與談話，據稱一逃兵罪刑，在昔拐帶武器者槍決，不拐帶者僅體罰而已，今已加重，雖不拐帶武器，亦多槍決，或判十年以上徒刑。本人

俟回鄉出獄，仍欲出外幹事。」繼詢其既仍欲往外幹事，何以逃為？彼答：「因吃不慣大米，請假不准，亦不能單獨請調北地，故迫而出此。」聞之殊覺有趣！

新鄭站木欄外，堆賣西瓜如小山，每元可購一百二三十斤，價廉物美，欲購者亦多，惟路警從中遮攔，瓜販擔瓜，遠立叫賣，故成交者甚少。自此直到鄭州，棗園不斷於目。棗有兩種，大者如鷄卵，皮色花紅，小者粗纒如指，色碧而潤，下襯黍黍原地，一碧萬頃，非但引人美感，且可測知當地之富庶也。至鄭州下車出站，食舖伙計，遠來客入食，必恭必敬，陪走直過其舖而始止。迨抵大中路口，一蓮子稀飯之呼聲，高唱入雲，較春初過此所聞時，尤覺喧嘈。嘗入飯舖小食，先問菜價若干，皆笑以「小意思」為答，大有一何必曰利之概。飯後計值，皆甚昂也。旅館房金，定價較上海高貴數倍，但折扣至五折六折，初至者最易被欺。飯館派人來問食，滔滔數其菜名，並勸多點菜，刺刺不休，殊覺討厭。他如國貨棉花、綢布、百貨、鞋帽等規模較大之商店，招待禮貌，彬彬然恰到好處，氣度又迥然不同。蓋鄭州當平漢隴海兩路縱橫貫穿之交點，五方雜處，習俗特殊。且商業較前衰頹，同業逐鹿遂益激烈，畸形怪象，層見迭出。不久以前，聞妓院亦曾大登廉價送盤之廣告

。亦情勢使然也！

本年霖雨連綿，河流暴漲，豫省沿河各縣先後告災，而鄭縣逼近黃河，幸未出險。隴海路橫貫東西，與黃河併行處甚多，利害關係，殊為密切。便中訪晤路局總務處長黃學周氏，請詢該路沿綫水災情形，據談：「本路潼關—西段，南臨秦嶺山脈，北接黃渭流域，今夏旱則久旱，雨則連雨，山洪連續沖洗，外加濶濶等河泛濫，曾將路基橋樑損壞一部份。水係泥沙混合，下漩橋樑底脚，非如沉靜之水，使人易於觀察。故視其表面，橋身毫末損傷，而入水測深，則已底空，車曾被阻十餘日。至搶護工程，填土與沙包，均易沖動與溶化，嗣借用黃河護堤之石料，遠由峽石（在豫境）運至工地，填至四千方後，始露出水面，又在石上疊架枕木，作一臨時橋樑，始恢復通車，其他被毀涵洞，亦係如此辦理，正式修復工程，尚在計劃實施中。此終南北嶺山洪，其來也急，其去也亦速，故潼西各縣，尚未釀成顯著之水災。潼關迤東，黃河流域，多已告災。惟輕重不同，在豫省如偃師、鞏縣、伊洛暴漲，一片汪洋，全成澤國，開封地勢低於黃河，目前尚未渡過險期。魯境以上游陝洛兩處，河水暴漲，履濤發浪，狂吼直下，於上月十日，卒將郟城縣境之董莊及李升屯堤壩，漫溢崩潰，計決口數處，長達二百餘丈，橫泛直衝，

災區擴大至蘇北，觀其大溜沖瀾之方位，已有改歸舊道入海之趨勢，隴海路徐州段一帶，自不免陷於危險範圍中云云。

記者擬先往鄭師洛陽一帶視察。特轉乘隴海車，由鄭州西發。抵汜水站，北望林原中，山洪積水未退，高處沉澱泥沙，平坦而紅黃，與洪水無有二色。該地山洪，在上月暴發一次，水頭約高一丈。本月九日前又漲一次，水位較前更高五尺。幸急流兩小時後，旋漸退落。由上游沖下四戶，當已撈埋，附近低地所種高粱小米之屬，被埋於黃泥沙中，微露捲曲之綠葉，驟視之頗似蔥花大餅，惟其不僅無補於民用，且有大害於民食，極為可憾耳。汜水出縣東南方山黃龍池，西北流繞「金谷堆山」經馮溝、會竹川、至縣城東南，得平土一隅，村墅相望，地味膏腴，農產富庶，此次橫遭泛濫，而農作損失亦甚大。折而西北，旋入黃河，站西山脈交錯，車行連闕九洞，黃水奔流於北，忽顯忽隱，路南高地，時見穴居，綠草蒼翳，爽氣宜人，蓋亦當戶之天然盆景也。

、七等五區最重，洛河南岸八蘇村、羅莊、青易鎮一帶，今尚全部浸沒洪流中。全縣人口三十餘萬，被淹死者二百餘人。其餘災民占三分之一以上，約計十一二萬人。食住均無着落，日前聯名呈請縣長，規定南部高處地價，以便災民購地遷居。詎縣長梁承祺委責於區長，久事延宕，致地主乘機抬價，惹起糾紛不少云。（八月十七日申報）

九

車抵偃師，下車出站，詢問縣城去路，據答「滿城皆水，無有居者，縣府機關人員，現都移住於北搖。」乃依所示北搖方向，循鐵路返行五六里，至二龍廟溝橋，北顧土阜瑤居即是。龍廟溝係山河，天晴無水，城在其南三四里，災後人多來此集市，小商張幕為肆，滿佈溝壑，儼若雲集河灣之帆船，所市多為蒸饅、油條、稀飯、羊肉等食物，瓜果間亦有之，購者極少，溝上坡地，散搭蓆棚，或就地起蓋人字形之泥屋，其為災民所居，可望而知。當路有一龍王廟，內被災民自動遷為收容所，外亦設有蒸饅油條之食攤，壁上貼中國紅十字會洛陽分會及紅十字會之廣告，謂在附近已各設防疫治療所，災民如有疾病，儘可赴該所治療，醫藥一律免費。再北上四五十步，即至縣府臨時辦公處，房屋狹小，殊形僂促，一應筆硯算盤，多設光天化日之下，縣長楊兆鈞氏，布衣短

服，樸實寡言，做事頗頗負責，略談片刻，旋辭赴城中視察，承科長李珍齋君為嚮導，

偕行至北門，地勢較高，水已退落，惟沖倒之門扇，尚斜倚門角，入見全城房屋十九坍塌，瓦礫遍地，滿目淒涼，積水串流街巷，無異湖泊溝沼，曲繞瓦堆斷壁，走至南街，更是半城洪水，前瞻破城潰堤，直通河濱，欲求見一屋角破瓦，亦不可復得，時有二三災民，浮筏撈取漂木，尚略顯人間活氣外，餘皆創痕斑斑，死氣沉沉，不忍卒睹。

旋返登北城，眼界愈大，心痛益甚，沿東北城上，災民席棚不斷，有晒糟麥為食者，味甚惡劣，然亦無法使其不食也。行抵東城，水蹟已落八尺，東關南關，地勢尤較城中之低，故災情尤為慘重，東關有戲台，建築高大，二十年大水時，居民登避得救者甚衆，此次則因人數太多，上壓下沖，戲台轟然頹倒，立遭慘死者計二十餘人。

時夕陽西下，東街水上，有鴨羣戛戛亂鳴，李君謂係彼所養，以作農村副產提倡之試驗者，詎大水入城時，房屋倒壓，死者幾超過半數，其戛戛亂鳴，殆追念沖毀之棲所也云云。晚霞返照，水波不興，滿城倒影，轉富詩意，中以福音堂西式建築之屋頂塔峯，高聳霄漢，其影亦深插地心，尤顯特色，惜傳教士於災象甫呈，即高飛遠颺，迄未聞一來救其被災之教友教徒，殊覺令人失望

之至耳。

縣城地勢之低窪，聞尚在洛河河槽之下，每遇河水漲溢，城即首當其衝，自罹此次浩劫，城內房屋，倒塌一空，城垣傾陷亦殆半，均須重行建築，故各方已有遷治之議，其新址聞不外（一）洛河南岸羅氏鎮；（二）隴海路偃師車站西北槐蔭鄉；（三）舊城北臥鳳鄉瑤頭村；（四）湯化鄉北瑤村等數處。縣府擬彙集圖說，呈請省府派員勘定，以記者觀察，羅氏鎮等處，雖戶口繁多，但為交通便利，地位適中計，舍槐蔭鄉莫善矣。歸返北瑤，與李君同宿一窰洞，其涼爽即高房大廈亦有未及，雖光線空氣較差，但每洞之成，僅需洋十數元，數口之家，即可世代久居其中，故頗適合一般經濟薄弱者之居住。抑亦不得已之經濟辦法，似未可貿然以穴居野處竊笑之也。翌晨，復向縣府探詢災况始末，摘要紀述如下：

偃師，帝嚳所都之西亳也，商湯盤庚，亦均都此，武王克紂還周，息偃師徒，遂以爲名，成湯陵及伯夷，叔齊，伊尹，萇弘，田橫，杜預之，杜工部，諸墓，均在縣境，其在歷史上之重要性，可以想見。地勢邙山隆起於北，嵩山綿亘於南，中貫伊洛兩河，交流於境內，一二區屬邙山脈，五六七區依嵩山脈，三五區北部，一二區南部，處伊洛之間，名爲夾河灘，均屬伊洛流域，縣

城位於伊洛北岸，距交流之點約五里，地勢低窪，城外築有護城堤，東南西三面，堤基寬七丈，堤面一丈五尺，北堤基寬五丈，堤面一丈，堤上均堆置土牛，係清乾隆十三年所築，堤外高於堤內約八尺許，城關地勢尤低，故遇伊洛兩河，上游山洪暴發，河水陡漲，同時黃河沙淤，宣洩不易，以致水勢激湍，直衝城堤，城關首蒙其災。

此次浩劫之來，係於上月七日大雨，夜半河水暴發，縣長楊兆鈞，見情勢不佳，即召集第三科科長技術員與地方士紳，商議防堵辦法，城關十四保，每保出壯丁三十名，於八日上午二時齊赴城堤，攜帶蓆袋木料樹枝石塊麥草鐵揪等件，分別堵護，并在地勢特低之南關堤內，架設臨時電話，以便傳遞消息，七時風雨交加，水流益急，水位離堤，尚有四五尺，縣長即飭搶險壯丁及政警警察等，將堆置土牛，加築堤防，時東堤已決小口二處，搶險堵塞甫畢，詎河水陡漲，水頭奔下，於下午二時許，東北堤先後潰大口三處，懸賞千元，搶險堵塞，以水勢洶湧，無敢應者。繼則西南堤亦漫溢決口，衆乃退守城防，在東南門堆置麻袋土包，移時東城外門沖塌，水進內門，南門高樓，亦全部沖陷，北西兩門，相繼進水，水勢如萬馬奔騰，瞬息全城淹沒，民衆逃出北門高地者，不及十分之三，其餘或採升樹枝，或躡蹠覆屋

，監所押犯，亦自由逃生，全城屋宇倒塌，哭聲震野，人世慘狀，無出其右。

時縣府職員，均避登大仙樓，四面牆垣俱塌，下層水至樓板，樓僅一角，躡登六七人，漂蕩於水中，勢將坍塌，天色已晚，雨猶未止，縣長偕科長池仲彥承審高崇嵐，抱木浮至北城門，攀登城牆，轉至中山公園文昌閣，公園水深丈餘，閣依北城高建瑤頂，尚未進水，災民逃避北城，幸免池魚者甚多。九日拂曉，縣長等乘筏出北門，至城北北瑤村，設臨時辦公處，當召令附近湯化湯泉等四十餘保保長，每保編木筏五隻，食糧五十斤，前往救護城關難民出險，并分施食糧，所有難民，除當八日晚水勢激衝時，淹斃二百三十餘名口外，餘均被救脫險。

災民人數，城關計一萬二千六百餘人，各區鄉計六萬零六百餘人，城鄉統計八萬二千二百餘人，經省賑務會撥洋一千元，中央軍官學校洛陽分校教職員共捐麵粉一萬九千四百四十斤，洛陽臨時救災急賑團賑米二萬五千四百二十斤，河南水災救濟總會撥賑洋五千元，洛陽貧民救濟會賑米二十噸，皖省主席劉鎮華捐募洋一千元，以上所收賑款米麵，均派員先後發放於災民，惟城關近水樓台，受惠稍較鄉村為厚。

城關死亡人畜，腐爛糧麥，瘡分別掩埋搬運，穢氣尚未盡除，縣府為預防癘疫起見

，經飾縣立醫院組織衛生隊，赴各災區施打防疫針，又省賑會鄭州紅十字分會，洛陽軍分校賑官賈治中，中國紅十字會洛陽分會醫院院長劉鳳翥等，均各攜帶藥品人員，來此設立防疫治療所，普遍施診施藥，現疫癘尚無發現，以皮膚濕疹較多，大抵均係洩水受毒所致。

護城堤外之地勢，高於城關約八尺許，堤外河水漸退，而城關積水，深尚尋丈，乃在東南堤角，開挖缺口一處，積水積退三尺，城內西北兩門，已可通行，惟堤內外水勢平衡，城關又地處低窪，故不易宣洩，省立第三水利局派技術員陶用賓，來與縣府第三科長李珍齋實地查勘，由東南堤角起，向洛河沿岸，依照民國二十年舊引河道，長五百四十丈，上口寬一丈，深平均七尺，底寬三尺，計一萬八千土方，每方發價六分，核算需洋一千零八十八元，全工程分十段，每段長五十四丈，目前正徵集附近六鄉壯丁，分段開挖，以便宣洩積水。

此次大災，城鄉財產損失，據調查第一區(城關在內)計三八八四九七二元，第二區五七六〇〇元，第三區一二五四〇〇元，第四區一〇〇八〇〇元，第五區二一〇〇〇元，共計四一八九七七二元。至死尸掩埋情形，計城關尸首二百三十餘具，各區四十二具，被淹死尚未尋出尸骨者，共有一百七十餘

名之多，城關牲畜三百五十四頭，各區二百六十八頭，經臨時救災委員會衛生組分別招領掩埋，每尸首埋費洋二元，蘆蓆一條，牛馬一元二角，豬羊三角，惟城關水尚未洩，牛類垣覆屋，尚乏整理，被壓人畜，有待抓撈者尚多。災民人數，城關有一萬二千餘人，就中百分之八十五，現暫就居於附近湯化等鄉，其餘除少數遷徙鄭州洛陽等處外，均露宿於城堤一帶，各區災民，計一萬一千餘人，雖避居高原，大抵蓋蘆為居，目前緊急救濟辦法，似應分設臨時收容所四五處，每人每日一斤，至少以三月為限，聞縣府已電呈上峯，請予派水災救濟總會收容組人員前來籌設矣。

善後辦法，正進行者：(一)極貧災民，擬照滑縣辦法分送未被災之各鄉村，擇定公所，或富戶餘屋，責令全村輪流供食，壯丁須聽令服役，俟秋收後，遣散回里。(二)請省庫貸款救濟，俾災民得蓋屋及購置耕牛農具。(三)豁免災處田賦，本年旱水相繼成災，二麥收穫不及三成，棉禾均未播種，浩劫後一時殊難蘇復，據調查被潦田地，計五萬七千三百餘畝，縣府擬先呈請緩征，後又請予分別豁免。(四)節縮地方經費，捐助賑款。(五)遷移城治，已為一致之主張，頃正在勘選新址中。(八月十八日申報)

黃河水災記

李儀社

本年黃河暴漲，先于汛期。山東省鄆城縣境董莊臨濮集間大堤竟決口數處，實堪痛心。其決口大概情形，近日已迭誌報端。茲謹將決口原因及口門狀況，暨目前補救辦法略述如下：本年黃河下游七月八日，暴雨之由來，雨量過多，實為其主要成因。而河底淤高，乃其次焉者也。(一)雨量關係，查七月一日起至八月止，連日降雨，雨量分期之廣，幾及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全部，尤以沿秦嶺山脈降雨之量為最多。在黃河流域以內，雨量最多，莫過淮河(南洛河)區域，其次為渭河流域及陝溝附近一帶，在渭河之太寅、咸陽，五六三天內，降雨達一百八十公厘以上，以致此次暴雨，百分之六十，來自渭河兩河，龍門以上，則受雨量影響較微。(二)下游河底淤高，自去歲一月初，大水上游冲刷較多，以致沿途淤積，河底逐漸淤高，約在一公尺以上。此次大水，下游一帶，水位已超過往歲記錄在半公尺至一公尺之間，遂為今歲暴雨成災之次要成因也。

按今年發生暴雨，較前二年約早一月。中牟七月八日流量最高達每秒一萬三千立方公尺左右，較去年八月最高流量尚少約每秒一千五百立方公尺。而水位在黑崗口一帶較

高，超出七公分半。此次暴雨之來源，包頭以上約每秒二千立方公尺，龍門包頭間每秒二千立方公尺，渭河約每秒二千七百立方公尺，涇河每秒三百立方公尺。陝溝間每秒二千五百立方公尺，淮河每秒三千立方公尺，沁河每秒一千立方公尺，總計流量約達每秒一萬三千五百立方公尺。

黃河自孟津出山，始有堤防，水勢雖猛，然以豫省河寬，水尚有迴旋餘地，且堤防高厚，危險處所，多改石工，歷年修護，根基已具，較易防守。冀省工段，原為民修民守，現雖改歸官辦，而堤身單薄，防護工程不如豫省之堅固，歷年水漲，最易出險。兩岸大堤，雖經培修，無如連年清決，河床淤墊，水位抬高。此次水漲，豫冀兩省南北兩岸，迭出巨險，而尤以豫之蘭封、考城、中牟、武陟、陳橋、冀之北一、北三、南一，南四各段為最。幸經搶護得力，未致潰決。魯省工段綿長，河身狹窄，水流至此，逐漸抬高，河床既墊，而大堤未能依照，十二年洪水位加高，本年緊急工程，將朱口至臨濮集間大堤加修，行將完工，大水驟至，即遭潰決。原由此段大堤，多年未臨大河，窺穴鼠洞，在所難免，事前未加注意。堤外民埝，又甚單薄。十日水漲，先由民埝漫

溢，水浸大堤，空洞漏水，工長人少，防汛民夫，尚未上堤，搶堵不及，遂致崩潰。現在董莊臨濮集間附近，共有五口，第一口寬約八十公尺，第二口寬約六十公尺，第三口寬約一百十公尺，第四口寬約一百八十公尺，第五口寬約六十公尺，一二三五各口，水流較緩，第四口水勢洶湧，全河大溜，十之六七側注口門，被淹災民，多已逃避堤上，情形至為淒慘。

當此大汛開始，水源暢旺之時，進堵困難，聽其冲刷，勢必擴大，恐有改道之虞。蓋此段交通困難，料物難集，需時甚久，內外皆水，取土不易，為目前補救計，應於一二三五各口堤外水淺之處，趕作柳壩，以便緩溜落淤，使口門淤閉，然後於第四口門加作緩溜工作。黃河於大汛期間，河床時有變遷，利用河流自然之力，加以人工之補助，使口門落淤，大溜北趨。同時準備多量料物，以便相機搶堵，范縣臨黃埝外之小民埝，亦於十一日決口兩處，寬約五六丈，陶城埠河水倒漾，已至金堤，河務局分飭防護搶堵，觀於本年雨量之多，水位之高，河防前途，誠可憂慮。吾人兢兢業業，晝夜籌劃，迭促各省防汛人員，嚴密戒備，期盡人力，減輕災患。願為長治久安計，深覺根本治導，不可或緩，願全國上下，羣起圖之。

(七月十七日中央日報)

黃河防汛報告

秦汾

本年七月初旬，黃河一帶，連日降雨，全河流域，均有分布，而尤以維河渭河流域及陝潼附近分布特多。因係暴雨關係，本月內黃河水最陡然增多，各河水位，循至超過往歲同時期紀錄。豫冀魯三省沿河堤防，因而頗見危急。魯省鄆城縣境，董莊臨濮間各堤，因水勢凶猛，無法搶救而潰決。計決口五處，災情特重，所有各方告急地段，由本會分別指示搶護辦法，計（甲）黃河南岸之山東董莊臨濮集間七月十日潰決，共計五口門，以第四口門為最大，寬一百八十公尺，奪溜已達百分之八十，水勢分兩股，向東南流。魯西各縣泰半波及。當即電飭黃委會趕做裹頭，並竭力搶護江蘇堤，以免口門擴大。又於相當地點掛柳，以期落淤。復另電該會及魯省府，趕商堵復辦法一面調商飛機測量隊，施測口門地形及水流方向，以作堵復準備。（乙）河南境：（一）貫孟堤十一公里，七月九日堤身冲陷，寬約三十公尺，水口漫堤倒灌，經電飭黃委會趕即設法堵復。（二）東沁河沁陽工，水流直射大堤，連根坍塌，危險萬分，經電飭黃委會拋石搶護。（三）東沁河沁北汛，護崖石墊二公尺，電飭黃委會拋石搶護。（四）西沁河對村

西王等處，各埝相繼墊落，電飭黃委會裝拋土袋塊石，並隨時補修埝工。（五）考城堤，堤垣鬆軟，塌陷不已，堤身僅剩丈餘，電飭黃委會加廂，並加作子埝。（六）東堤頭，水已平堤，電飭黃委會搶作子埝，拋護塊石。（七）王小莊雷集莊等處，堤已漫水，電飭黃委會搶作子埝。（八）榮澤汛五堡一、二、三、三堤。因水漲淘刷，墊動二堤，全墊三堤一頭，墊下長十一公尺，危險可虞。電飭黃委會並電請豫省府加意嚴防。（七）蘭考舊堤，埝工墊動，電飭黃委會竭力搶護，並加意防範。（十）武陟、鄭上、中上、開陳、開北等處，埝工墊動，電飭黃委會竭力搶護，並加意防範。（十一）軍里賽埝道，過水頗多，電飭黃委會掛柳，並以土袋搶護。（丙）河北境：（一）北一段石頭莊，發生漏洞，電飭黃委會竭力淤塞。（二）北二段，進水數處，電飭黃委會加築子埝。（三）南一段小龐莊，發生漏洞二處，電飭黃委會加意搶救。（四）東明縣，堤岸漏洞，夜間塌陷，電請冀省府趕即搶堵。（五）劉莊官廳，前後各埝相繼潰墊，分電黃委會及冀省府加拋壘石，竭力搶護。（六）九股路，河水通過華洋埝，直注九股路勢甚危

險，分電黃委會及冀省府加緊防守。查關於各省境內堤埝修防事宜，按照統政府照舊籌劃辦理，前經本會依照規定辦法，分行各省政府查照辦理。並經規定各河流域，中央設有直屬水利機關者，各省修防機關，關於汛期將屆之時，應受其指導，以利統籌。嗣於汛期將屆之時，本會為力求本年黃河防汛工作格外週妥起見，特指派本會水利委員會常務委員孔祥榕，水利處副處長鄭肇經，督察黃河防汛事宜，迨汛期既屆，冀魯豫三省沿河堤防相繼告危，本會即依據黃河水利委員會所報堤防危急情形，分別指示搶護挽救辦法。並迭次分電冀魯豫三省政府，囑即督飭所屬嚴密防護，毋得稍有疏虞。此次魯境鄆城縣董莊臨濮集間大堤漫潰，決口五處，災情特重，被災區域已達十餘縣，設若大溜南奔，江蘇堤岌岌可危，如再奪流入運，改道徐淮入海，則蘇北各縣將成澤國，故本會對此特加注意。已迭電黃河水利委員會，囑即迅與魯省府察酌水勢情形妥擬補救辦法，相機堵築，並先責成魯省河務局，趕做裹頭，俾不致日趨擴大。一面加電魯省府，督飭竭力搶救，電蘇省府飭加緊防範，務期災情不致擴大。又派水利處副處長鄭肇經率同工程人員，前往決口地段，實地察勘，並到濟與魯省府面商挽救辦法，現據鄭副處

長由濟電報，董莊臨濮間大堤決口處。水勢兇猛，施測為難，即日將派飛機前往辦理。

昨接韓主席復稟、李委員長儀祉、鄭副處長肇經聯名來電，對於堵築董莊決口，業已商定辦法四項：(一)魯省督促河務局負責堵築決口，並由黃委會予以協助。(二)堵口工款，請國府特予撥發，暫先由經委會魯省及有關各省共同墊撥。計經委會三成，魯省二成，有關省份一成。(三)目前補救辦法，為掛柳落淤，防護江蘇堤，相機裹頭，迅擬

視察黃河決口報告

鄭肇經

山東鄆城董莊臨濮集間，黃河南岸大堤，於七月十日忽告決口，水流南趨，將有奪運入淮之虞，情勢殊屬嚴重。七月十八日，偕黃河水利委員會李委員長儀祉，國聯顧問蒲得利，及技術人員等，過往濟南晉謁韓主席，會商堵築決口辦法。廿一日晨商定四項如下：(一)堵築臨濮集決口，由山東省政府督飭山東河務局負責辦理，並由黃河水利委員會予以協助。(二)堵口工款，由山東省政府呈請國民政府，特予撥發一百萬元。未撥到以前，暫由全國經濟委員會，山東省政府，及有關省分先行墊撥，以應急需。(三)臨濮集決口目前補救辦法，分為五項，由山東省政府分飭辦理。(子)決口附近，

堵築計劃，並先備物料。(四)材料齊備後，相機堵築，查是項堵口工程，殊關緊急。原議各節，誠屬重要，所備墊撥款項，自當察酌財力所及，充分準備。至於黃河防汛經費，經本會先後交由黃河水利委員會統籌支用者。截至現在止，已有十五萬元。沿河各省修防費用，依照統一水利行政事業辦法規定。原應由各省照舊負擔，然魯省災情特重，需款至急，已由本會先撥魯省府六萬元，以濟急需云。(七月廿七日大公報)

酌量掛柳落淤，以緩水勢。(丑)極力搶護江蘇堤，以免全河奪溜。(寅)決口處相機裹頭，以免擴大。(卯)酌量水勢，迅擬堵築計劃，並先備物料。(辰)勘查決口水流方向，及氾濫區域，並測勘南旺湖以北形勢，研究如何分洩水流，仍歸黃河。(四)堵築計劃確定，物料採運齊全後，相機堵築。以上四項在魯省府商定後，二十一日上午當即聯名電請經委會秦秘書長，轉陳孔常務委員核定。准於二十四年水利事業費項下，移緩就急，担任墊撥三十萬元。除決口後業已匯撥魯省府十萬元，以應急需。其餘十四萬元，經委會並已有相當準備，此乃會商堵築決口辦法之經過情形也。

決口情形

七月二十一日上午，在魯省府會商堵築決口辦法後，即偕李委員長儀祉，山東建設廳張廳長鴻烈，清河工程局長文田等，前往小清河視察邊莊及五柳二船閘。是日日本擬偕同李委員長由濟南沿黃河西行，取道金隄至濮陽轉往董莊決口處。奈連日陰雨，路途泥濘，乃改於二十二日晨三時偕乘津浦車至徐州，轉往開封。廿三日晨由開封循黃河大堤，東行二百數十里，至董莊，當晚乘坐小船，巡視口門，及附近水流形勢，夜宿董莊魯河務局南一段辦公處。茲摘要分述如下：(一)據七月八日陝州水文站報告，黃河流域連日大雨，七日該處黃河流量為每秒二千七百立方公尺，八日下午六時水位陡漲一公尺八公分，每秒流量增至一萬三千立方公尺，較之往年汛期約早二三星期。於是全河堤防均告吃緊，倉卒搶護，難於措施矣。(二)七月十日洪水到達山東董莊，先是南岸沿河民埝潰決，水流直衝大堤，初有決口五處，繼有衝決一處，共計六處，第三口門中處，存堤土角，可以劃分為二，故又有決口七處之說。董莊在第一口門之西，江蘇堤在董莊與第一口門之間。由第一口門向東，依次為二、三、四、六、各口門。臨濮集在四、五口門之間。第一至第三口門，因有江蘇堤之掩護，濱河淤塞甚廣，故過水較少，不

關緊要。第四、第五兩口門最寬，過水甚多。而四五兩口門間所存之堤，約僅一百公尺，被水衝擊，正在坍塌，兩口恐有連合之趨勢。第六口門雖不及四五兩口門之寬，而水流最急，因大溜由江蘇壩向東直趨。各口門之確實寬度，因水流湍激，小船不能駛近，難以施測，僅能約略估計，大致一二三口門之寬度。自六十至八十公尺不等，第四五兩口門，較初決時已擴大，約各寬四五百公尺，第六口門約寬一百五十公尺。(三)黃河南岸靠近江蘇壩之沿河民埝，全部坍塌，僅存遺痕。第四口門至李升屯之南北向民埝，南端已潰，北部尚存一部份，直對江蘇壩前正河大溜。李升屯附近之民埝，亦已潰決。又臨濮集以東，北莊至張橋之南北向民埝，極力搶護，現尚完好。(四)江蘇壩在董莊黃河南岸，共有十壩，排列河干。原係民國十五年李升屯堵口後，蘇省出資二十萬元築成，意在挑水趨向北岸，免再向南潰決。然第十壩伸入河心過遠，幾佔全河寬度三分之一，以致河流至此，忽然被束，水位抬高，異常洶湧，對於該段河身，似亦未盡妥善也。(五)該處近日流量，約為每秒四千立方公尺左右，較七月十日之流量，已經減退。各口門奪溜約佔十分之七八，惟黃河大汛，往年均在八月上旬左右，彼時流量仍須增多，如是則由決口南趨之水，數量更鉅，所有

南陽、獨山、微山等湖，現在均已飽滿，黃水勢將奪運入淮，殊堪憂慮。其趨向南旺湖之水，是否可以洩注東平湖，歸入黃河，尚待查勘。由決口處南望，一片汪洋，廬舍漂沒，而災民數千，扶老攜幼，聚集堤頂，狀尤淒慘，秋汛一至，氾濫擴大，受害之區，恐不僮魯西十餘縣矣。(六)視察以後，當夜與李委員長，魯河務局長張連甲，及技術人員等，研討堵築計劃，及材料採運問題。茲擇堵築計劃要略如次：(子)口門裏頭工程，似可先施於第六口門之東端。(丑)一二三口門，依照目前水勢，如須先堵，亦無不可。掛柳落淤，應先研究適當地位。(寅)防護江蘇壩，除堆土加高外，宜拋石掩護壩頭。(卯)設法開挖引河，導溜歸入正河，應先勘察上下水位高低及地勢，審慎研究設計。(辰)將來堤口地位，應察看水勢變化計劃部分，由黃委會派員加以協助。並於計畫草擬完成後，送魯省府核定，相機實施。(午)關於決口一帶形勢，已由經委會商請參謀本部，派飛機前來施測，一星期內可完成。(未)堵口物料，以採運石料為最困難。聞每市方之價值，竟達三十六元之鉅。因產石地點，距離工次約五六百里，水陸運輸，又極不便，故宜早為採運。當由李委員長電請韓主席，迅派專員採運石料五千市方以備應用。總之黃河水勢，變化無常，大

汛以後，決口一帶，形勢必有變遷。一切計劃及實施工程，均宜隨機應變，妥慎進行，始免債事。而觀察目前水勢，堵築決口，殊難立即着手。况交通困難，物料轉集，需時甚久。大堤內外，又盡為水淹，以致取土不易，儲料無地，故祇可一面規劃設計，一面趕速採運物料，一俟秋汛過後，水位降落，立即相機搶堵。庶免改道，顧為長治久安計，深覺黃河根本治導問題，不可或緩，願全國上下羣起圖之。

七月二十四日，由董莊返開封，沿途視察魯省朱口險工，及冀省劉莊險工。而河北大堤一帶，則派技正楊保璞分別前往視察。是夜開封大雷雨，八小時內降雨一百八十公厘，約佔開封全年雨量三分之一。七月二十五日，與黃委會李委員長，孔副委員長等，討論河防事宜，並與航空測量隊王主任接洽航測，董莊決口範圍，約為八十平方公里。七月二十六日偕豫省河務局長宋澎等，由開封沿黃河西行，視察柳園口，黑崗口，中牟，鄭工合龍處等險工，至鄭州下汛止，當晚仍趕回開封。茲以各處防汛重要情形，均已察勘完畢，當於夜十一時離汴，二十七日夜抵京，爰將各省重要險工搶護情形，分述如下：

一、朱口險工在董莊以西二十里，適當河北劉莊之下游，最近數日，大溜下挫，水

勢陡變，灘地悉被刷盡，堤根逐漸墜陷。一旦潰決，則大溜直趨東南，勢必危及蘇皖，爲害之烈，不可言喻。當前往視察時，荷澤縣長李亞三，正在督率民夫，不分晝夜，掛柳拋袋，極力搶護。

二、黃河南岸劉莊險工，正迎大溜，壩壩林立，素稱重要，近以水流直衝，日見塌陷，大汛以來，晝夜搶護，迄未穩定，而該處不獨存料無多，已經用罄。且運輸困難，附近購買不易，大有緩不濟急之虞。現在冀河務局業已調集附近所存磚石各料應用，並電明縣長，收買稽柳，極力搶救。

三、河北省北岸大堤，大車集至石頭莊一段，去年決口凡四。汛前修復，堤前築階狀護沿一二層，並有圍埝柳壩等工程，桃柳外移。又壩頭鎮即濮陽大工合龍處河流，逼近大堤，甚爲險要。前數日洪水經過河北大堤，堤身曾經發現漏洞數十處之多，幸搶護得力，現尚無恙。

四、豫省柳園口，黑崗洞，均在開封城之北，大溜頂沖，素稱險要，因與開封有密切之關係，原有壩工，尙屬堅實。此次汛到該處，豫省河務局會極力拋下大批磚石，安安渡過。因豫省沿河險工處所，前清均儲存大批石料磚料，以備萬一。民國以來，搶險舊料，幾已用罄，而新料未見補充，亟宜設法統籌，以免貽誤。又本月二十四日大雨

以後，黑崗口一帶堤身雖屬高大，奈全係沙土，禦水之力甚微，河務局宋局長，當已派工修復水溝，限即完成。

五、豫省中牟九十九兩堡，適在河灣，大溜頂沖，原有枕溜土壩，經此次大水，多數墊動，異常險要。豫省河務局，現已將重要各壩接長加高，伸出難外，入水處採行稽料捆廂，並於壩頭加拋護石，即將竣工，視察時溜勢略見外移，有轉危爲安之趨勢。又該處壩外串溝，亦由豫省河務局新築透水柳壩，堵塞進水道，而使沿堤生淤。已完成者約爲五百公尺，尙在繼續進行中，惟該處缺乏石料，須從速趕運到工，以應急需。

六、鄭工合龍處在鄭州下汛，係光緒十四年合龍，處外有積水深潭，堤身原爲合龍壩占，不甚堅實，隄前沙灘，又易被冲刷，串溝盤旋其間，此次大水漫灘，亦甚危險，豫省河務局預爲搶護，現已安穩。

七、豫省險工，除視察所及者外。據宋

黃河決口經過

韓多峯

黃河於十日晚在郵城決口後，韓主席極爲關懷，特派本人親往勸察一切。本人奉命於十一日由濟與河務局長張連中一同前往，當沿黃河大堤前進，因路途泥濘，當晚八點到十里堡，即住於該地。十二日早繼續前行，午刻到達鄭營，沿堤自楊廟至臨濮集，災

河務局長報告，尙有蘭攷汎全段河水出槽，漫浸隄脚，陳橋一二兩堡壩塌，護岸石工墊動者，共十五處。又溫武武陟兩汛，壩塌墊動十二道。堤坍陷八十公尺，均屬險要。經該局分別搶救，幸保無虞。大水後所有墊動各壩壩，均已着手整理，恢復原狀矣。

綜觀魯冀豫三省大堤，險工林立，此次大水除魯省董莊決口外，豫冀河務局均能努力搶護，轉危爲安，幸免潰決。現在汛期未過，各負責修防人員，均在嚴密防護之中。惟念堤防綿長，運輸艱難，而最重要之材料，如石塊等，尤感缺乏。前清沿河所存磚石，大部均已用罄，今後應儘量儲蓄石料，以免漏竭掘井，無補於事。如採運石料異常困難之處，似可籌劃建窰，專燒河磚，用以代替石塊。沿河灘地及堤外隙地，尤應儘量植柳，以便隨地取材。並於大隄之上，擇要鋪設運料輕便軌道，以期敏捷。庶幾防汛緊急之際，較易爲力矣。（七月廿九日大公報）

民露居堤上，扶老攜幼，衣食皆無，遮道哭述災狀，哀聲遍地，目不忍睹，誠人間之一大慘事也。

黃河決口情形，報紙所載，間有與事實不盡相符者。鄭營距臨濮集只三十里，余到鄭營後，曾乘船親往勸察，臨濮原爲一大集

鎮，人口甚多，因適當決口水之衝，故損失極大。僅餘破磚小樓數座而已，淒慘情形，令人酸鼻。查黃河決口，共爲六口，係大水先將第一道小民埝沖開，向南流，直向臨濮集。在趙莊附近臨濮集西北第二道民埝之西南角將大堤沖開，（卽爲第五口）口門約二百五十丈。大水除向南者外，折而西者在劉莊之南沖開四口，第一口在董莊，大堤與李井屯民埝相接之地，口門大約一百公尺，第二口在其東口門大約一百公尺，再東爲三四兩口門，相距甚近，口門各約八十公尺，同時水向東流者，又將第二民埝，沖開一口，口門大約一百六十公尺，此爲第六口，各口相連不足二公里云。

決口之後，縣長秦道增極爲努力，督率民夫搶險，余到鄆城之後，當以電話令縣長率民夫努力搶守第三道民埝，水曾一度平埝，幸增加一尺，水未沖破。鄆城縣及附近農田萬頃，賴以保全，現災民除在堤上者外，有一部份到城投親友，災民困水者甚多，災民數目及死亡人數，當難統計，但見水中遍地伏屍而已！現第一二兩口門已漸掛淤，余已與鄆局長會商將各口門掛柳裹頭以免災區擴大。

對於災民善後，及災區之治安，至關重要，災民除在楊廟至臨濮集間大堤者外，尙有在逃往決口口門董莊附近大堤上者。且黃

水驟來，人人不知真相，謠言紛起，在堤上者風聞第三民埝已決，在城者風聞鄆營附近大堤漫決，一傳十，十傳百，甚至搶守民埝者，停止工作。余與鄆城縣秦縣長分由大堤民埝到交接處相會，證明皆未潰決乃分別告知民衆，人心始定。對於善後當一面辦理急賑，一面維持治安，當告秦縣長召集縣內地方人共同辦理急賑，並告以用款，省府絕對認可，並諭鄉鎮長督同災民辦理自衛，持槍巡查，匪徒賴以絕跡。余並以災民衆多，深恐縣中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特電請主席，由省撥鉅款賑濟災民，聞主席已派省黨執委李文齋等攜款前往查放矣。

余因所事已畢，所有決口及災區情形，

黃沁兩河防務近况

甲 黃河南岸

一 榮澤汛

查黃河南岸大堤最西一段，原稱榮澤民埝，其西起自廣武縣屬保和寨北之苦河東岸，西距廣武山麓平漢路約十餘里，其間灘地高出二十二年洪水位約一公尺，尙無漫溢之虞。惟平漢鐵橋拋石護脚，橋西流向披過，南趨邱山迤東，下迄榮澤民埝內之老灘漸場，前寬三四里者，現僅餘百餘丈。平漢鐵路在邱山頭接修石堤一道，卽所謂廣武堤也

遂須向主席報告，故於十四日離鄆營到十里堡，十五日由十里堡動身東來，下午到濟，途中見決口水向北流者已到東平城西之戴縣，流入昔日之災區窪地新運河，係由安山方面流入。此水將由姜溝入清水河，仍入黃河正流。余之感想以爲游泳不可不學，人民對於小孩學水，多嚴加禁止，實則若會游泳，遇有水患，便利多多。余見災民撐木筏取物，有不曾水者，一失足滑下，命卽不救，故臨黃之人民尤有學水之必要。此外尙有一事，可資報告，卽距決口處八九里，有一小董莊（非董莊）大小漫流，而莊內人民咸搶守莊堤，得以獨存，毫無損失云。

（七月十八日時事新報）

，此段老灘之餘存，實賴該堤托水之功。惟廣武堤方向偏南太多，效力頗小，倘能向東接長，使能托水離岸，則榮澤全汛皆可漸化背工。此項工程太大，當俟工款稍裕，再謀實現。民埝西端緊臨苦河，夏季廣武山洪，由此宣洩，堤頭時有塌陷，擬用現存石料乾砌坦坡，以資保護。又黃海盛漲時，水由苦河倒灌，可達民埝之後，故應於苦河東岸接築大堤，約長三公里，堤面高出倒灌水二公尺，以防漫溢。此項計劃，亦擬於款裕時再謀實現。

民埝原極單薄，二十三年徵工加培，稍增鞏固。有順河埝一道，長約二里，爲民埝東半段及榮澤汛頭堡至四堡之屏障，亦經徵工修培，惟土質不佳，應用該埝現存石料酌量拋護，以維現狀。

榮澤汛四堡離河不遠，有着河可能，五六兩堡堤身沙鬆最甚，埝頭護石根基不固，堤內沙灘頗低，大汛易於漫溢，極應將土埝加高接長，堤身加漫淤土，以資保固。

二 鄭上汛

頭堡約長三公里，久臨大河，工程尙稱鞏固。惟舊存石方經二十二年大汛搶險後，拋護殆盡，本年始運到六百餘市方。亟應再行趕運四百市方，以資維持。二至四堡多年未臨大河，除花園口大埝外，素無防禦石工。現堤內老灘尙寬，一時可無危險。五至八堡亦不臨河，各埝埝經去歲加高，卽或洪水漫灘，亦可抵禦。

三 鄭下汛

該段正當鄭工合龍口門，外有積水深潭，堤身原爲合龍埝占，前經低墊，雖二十三年加培高厚，根基皆爲朽腐，究不可靠。近二年未臨大河，然沙灘甚低，去秋末次洪水，已見漫溢。今年頗有漫水倒堤之可能。且二堡堤身墊低，石料無存，亟應分別加高，並運儲石料，以備搶護。

四 中車上汛

一堡至三堡現不臨河，堤外灘地極窄，四堡至十一堡埝頭臨河，現正由中車緊急工程事務所趕作護岸工程，一線單堤，緊迎大溜，雖有護岸工程，亦未便稍容忽視，應再行籌購塊石五千公方，分存備用。

本汛一堡至八堡大堤，向趨東南，十一堡以下大堤，轉趨東北，九十兩堡地段正當凹弧底，形勢最爲險弱。舊因堤內尙有數十丈老灘，暫當冲刷，故土埝低短，未拋護石，備料亦多。現大溜靠堤，南圈老灘日塌，九堡一二兩埝業已着溜，十堡餘灘寬已不及十丈，溜勢入袖，險惡異常。該段堤身沙鬆，雖有越隄，失修已久，勢不足恃，救濟之法，惟有接堤保灘，使溜不着堤。方期安全。現由上南分局將九堡一二兩埝及十堡一二三四等埝接長加高，伸出灘外，有水之處，利用舊存積料，捆廂進占，並於埝頭加拋護石，以抗冲刷，已於六月二十五日着手進行。

五 中車中汛

該汛一至三堡常年臨河，石埝尙具根基，惟堤身均短，埝頭坡斜，亦未敢視爲安全。埝間舊有積埝，現已改爲護石，外埝更形壁立，應用現存石方，加拋成較緩斜坡，以策安全。此段存石亦少，應即購運石方，堆存備用，又一至五堡堤後乃蘆草坑塘，無處取土，應堆積土牛一千二百市方，以備急需，六七兩堡，現不臨河，但堤身原係沙質，

工款稍裕，亦應撥沙漫淤，俾增鞏固。

六 中車下汛

一堡至二堡前經多年臨河，二十二年河道北滾十餘里，二十三年復南滾，灘寬尙餘二里許。本年尙繼續南滾，卽有再度臨河可能，但石工素有根基，存石亦足敷用，當可無虞。二堡三堡之間，十八年曾一度搶險，存石無多，河面於是年北移，工程均極單薄，現灘地寬二三里，設有危險，一堡存石尙可移用三堡，至五堡前常年臨河，現在亦爲背工，存石亦足敷用。

七 祥河上汛

一堡至十六堡均係背工，堤內老灘寬約十里，十七至二十堡卽著名黑崗險工之西段，現雖頂衝大溜，但所有埝未均經去歲增修，根基尙稱穩固。如無特殊洪水可以告無事。惟該汛存石僅餘四百六十餘市方，應再添購五百市方，以備一虞。

八 祥河下汛

一堡至四堡爲黑崗險工之一部，今年整理水道，改良土壤委員會在二堡裝設虹吸管三對，外端管基均建築於石埝之上。其最西一對所在之二堡二埝，正當大溜頂衝，爲全工吃力最重要之點。管基深達洪水位下一公尺餘，建築尙爲堅固，惟既經挖動，力量未免稍弱。應將該埝頭加拋塊石五厚公尺，以策安全。至第二對管所在之石埝及第三對所

在之二堡三堡，根基尚固，吃力較輕，溜勢若不下挫，尚無加工之必要，惟一至四堡存石僅餘九百餘市方，亦應添購一千市方，蓋工程雖固，而地點隣近省會，且居上游堤背，又為積水深坑，形勢異常險要，不可不措置萬全也。

該汛五堡至八堡一段，俱屬背工。九堡至五十二堡為柳園口險工。現十一堡十二堡均臨大河，工程穩固，尚可無虞。九堡十堡現不臨河，該處石工單薄，應添備防石至百市方，以防河勢上臨。十三堡至二十堡全屬背工大堤，經去歲徵工修培，土質多沙，如工款充裕，應擇要撥沙漫淤。

九 陳蘭汛

一堡至二十九堡皆背大堤，經徵工修培。二十堡（為即三義寨）至三十一堡共長四公里，銅瓦廂改道後，河床刷深，該處老灘高出洪水位上，未修堤防，連年河床又復淤墊，今春以來，大河南滾，老灘漸塌，今年大汛水位必更提高，萬一老灘漫溢，則水流從此回缺，可繞出故道小新堤之後，極屬危險。

三十一堡至三十三堡即係黃河故道，橫截故道之小新堤，已由黃河水利委員會施工加培，並修石工護岸。三十四堡至三十七堡距河稍遠，舊堤高峻，未加修培，殘破不堪，現在已由河務局着手施工修補。

黃河在蘭封境內溜向東趨偏南數度，至故道口逆折北流偏西數度，繞出三十七堡東頭，又折流而向東北，東堤頭迤北，下迄考城民屯，堤內灘地寬十餘里，村落相望，其不為濁流挾與俱去者，皆東堤頭屹立屏蔽之功。今年貫台圈築成，夾河灘一帶河勢南滾，故道口老灘日塌，已如前述，東堤頭兜迴入袖之溜，頂衝更急，故雖土質堅牢，亦復不免坍塌。為蘭考全汛安全計，東堤頭之保護工作，實不容緩。現擬將矗立危崖削成一三緩坡低水位，下沉壓柳排，洪水位於低水位間砌成磚坡，所用之磚，以該處現存者為限，不足則用存石。

十 蘭考汛

東堤頭以北去歲徵工接修新堤，至楊莊長一公里半，楊莊至谷營舊堤殘破不堪，行將由河務局施工修補，谷營至河北大堤接界，原為考城民屯。全段較去歲洪水位高一公尺餘，但較河北大堤為低，現正準備施工加培。本汛正當連年河北決口之對岸洪水位向未昇至頂點，除考城民屯以內低灘去歲曾經漫淹外，其他灘地均未曾經水淹沒，本年洪水位必然昇高，漫溢堪虞，故堤外灘寬雖有數里至十五里不等，因多係殘缺低薄工段，仍應視為緊急工程，趕加修培。

乙 黃河北岸

十一 孟縣汛
上北局孟縣汛，現不臨河，舊堤完整，堤架工程均屬可靠，且存石尚有兩萬六千餘公方，縱使河流逼堤，工料尚足抵禦，不致發生意外危險。

十二 溫縣汛

全汛大堤抵矮，且汜水渡口以下至武陟之西崖一段，並無堤，老灘雖遠，多係淤涉，洪水仍可漫溢。且由大堤盡頭及澆河口一帶黃水倒灌，繞入大堤之後，漫溢亦足成災。將來八堡以下之新堤與武陟新堤接築成功，必須於澆河口建築閘門，節制黃河倒灌。惟該段新堤連同整理本汛舊堤，需土不下四十萬市方之多，應用征工，大汛前萬難趕築完竣，縣南一帶低地，今年難免受災。所幸清風嶺地勢較高，僅有澆河及平泉寨以西之串溝倒灌，可通武陟。現已由河務局設立澆河堤閘工程事務所，着手趕築，災情可免擴大。

溫縣大堤前擬廢棄，故於澆河建築堤閘，以資遏洩。現溫縣大堤決定復修，澆河堤已成第二防線，所據建築之閘門，似應移築澆河口，以免黃河倒灌。在原擬閘位堤身，暫留缺口，以資宣洩，黃水倒灌，則臨時堵築，倒流之水，來勢較緩，似不至拾堵無效，一俟溫縣大堤及武陟新堤築成，則防護更為從容矣。

十三 溫武汛

溫武汛大河二十二年以前係靠南岸，去歲伏汛，將北岸順堤串溝沖開，全河北移，以致堤身緊臨大河，險工林立，西岸至四堡一段，長約十里，修有民埝，為四堡以西大堤之保障。此段民埝，係屬民修民守，堤壘單薄，且土質多沙，坦坡壁立，現已逐日崩塌。原有護岸石工，去歲曾經上北分局撥給石方並派兵協力修守，現所有石工多被淤沒。洪水時期，恐堤身難以保存，將來勢須將民埝向後移築，以便切成坦坡加做填築護岸，藉保永久。惟民埝後身村落繁密，田地狹窄，移築不易，本年內萬難動工。擬由上北分局委派人員，協助守護。該埝後地勢較高，萬一漫決，尚無牽動大溜危險，四堡以東，係官修大堤，較為鞏固，但填築低短，洪水時恐將漫頂，難免崩塌傾圮之危。所有石料本年春廂已用殆盡，急應趕運石料一千市方，以備伏汛應付險工之用。

十四 武涉汛

本汛亦自去歲北岸串溝沖開後，全部臨河，情形與溫武汛大略相同。九堡之東，為黃沁兩河會口，灘岸護石工作，現正由黃河水利委員會籌備興工，倘能提前完成，對於沁河口以下黃堤多所保障。

十五 武榮汛

沁河口至平漢路鐵橋一段老灘，現正由

黃河水利委員會籌備興工修築護岸，鐵橋以下，亦屬背工。堤內老灘，二十二年洪水未曾漫溢，一時尚無臨河之虞。

十六 原陽陽封兩汛

下北分局原陽陽封兩汛，全屬背工。陽封三堡較近大河，有越石填長約五里，填頭石工足資掩護，近填頭有串溝一道，洪水時期，每有進水，每擬先事堵塞，以免大溜北移。本兩汛大堤去歲徵工修培。僅將堤面及內坦，整理平順，其外坦及覓堤，浪窩縱橫，均為工款所限，未加填補。設一旦臨河，實不足以資防守。

十七 開封北汛開陳北汛

開封北汛一堡至陳橋下之十八堡，均係背工，情形與陽封汛同。十九，二十兩堡及開陳汛一二三等堡，均常年臨河。去歲大溜堤挫頂衝，上下填築迭有墊陷。自八月初旬至霜降前後，無時不在緊張危險之中。二十二年洪水已將各堤冲刷墊短，水深石少，無力修復，致各堤間灘地無所掩護，均揭抵堤脚。一二堡舊係大段帶工。內坦切陡，幾成壁立，而堤外上下十餘里，均為積水虛塘，取土困難，達於極點。二十二年洪水已漫堤頂，去歲徵工修有二公尺寬一公尺高之子埝，並將堤身稍加修補。按去歲洪水水位差足觀，防漫溢，惟前去兩年陳橋以下洪水位較上游突然低降，其原因當係賈台以下河身忽寬，

且下游漫決，河水驟落所致。今年下游淤墊更甚，賈工復增閘堤，洪水位自應突昇。現擬將堤頂加高，超出二十二年洪水位二公尺。河務局已派員設立緊急工程事務所，辦理該項工程，日內即可施工。各段填築已於去冬今春加土，高出去歲洪水位，惟以存石過少，春工僅就原有存石共拋一千四百餘市方，以致護石高度，仍在洪水位下，不能與堤面相稱。豫河全部險工，本年當以此段為最，現擬儘經濟及時間可能範圍內，盡量添購石方，急速趕運到工，以資應付。一面由河務局令工程事務所趕加子埝，再培全堤，更添購麻袋一萬五千條，以備搶險。

開陳北汛三堡以下，久不臨河，老灘在三堡掩護之下，尚少崩塌，堤內素無石工，全恃老灘禦溜，故三堡頭堤實為本段灘安危所繫，該堤多年未加修理，去冬始復臨河，本年至少應加拋塊石一百市方，並存石五十市方備用。

三堡以下至西填頭大堤，因向係背工，清代咸豐改道以後，未加修理，殘缺不堪。銅瓦廂決口，災民避居堤上，聚成村落。去年封邱災民亦羣率穴堤坡以避冬寒，破壞更甚。所有埝道處不獨堤身中斷，且更低於堤內之灘地，今歲該地河床淤墊極高，洪水有漫灘可能，擬令該管縣府勒令妨礙堤身之居

民，尅日遷移，一面由該段緊急工程事務所
趕速加培修補，以防不測。

十八 滑縣汛

該汛防去歲始由官修官守，所築新堤，
工程尙結實可靠，現正趕築護堤土頂，截塞
順堤串溝，以免引溜生險，工程已將完竣。
該汛交通不便，爲急於視察各險工地段計，
故未前往，已令下北分局切實勘查，謹填防
護。

丙 沁河西段

沁河西自濟源縣之五龍口流出山峽兩岸
，始有隄防。西沁南汛西自伏背起，東至西
張計止，共有險工十三處。北汛自烏頭工起
，東至東王賀止，共有險工七處。兩岸隄防
單薄，去歲徵工修培，僅在臨河一面，加築
高約一公尺餘，寬四公尺之子埝。且施工前
未經精密測量，致隄頂高低，未能在與洪水
位相應。沁河在春耕灌溉之期，流量不大，
而兩岸灌溉閘門齊開，下流幾無餘瀝。但大
汛一至，水頭過高，各閘不敢引水，致流量

集中，勢極洶湧，隄身單薄，危險實甚。該
河險工素恃稽稽維護，平工段內，絕少埝架
，今歲春廂，舊埝已擇要加拆，而平工僅恃
單薄土隄，實未敢視爲安全。現經西沁分局
查勘結果，加培堤身。西沁南汛需土工十二
萬二千餘公方，西沁北七千餘公方，現經濟
時間，兩不充裕，未能照數完成，擬就險要
地段，多作土牛。備防萬一。然堤面過穿，
土牛堆積有限，擬請令飭沿河縣府，於大汛
期間，督飭民工，協助防守，以策安全。險
工地段，近年已有廢埝用石之處。西沁分局
勘估結果，南北兩汛共需增築埝架及護岸工
程，需石約七千餘公方，爲數過多，且現在
購到石料，均係河灘圓石，拋護時最易被水
冲滾，似不經濟。擬酌量改用柳排填石護岸
，及柳枝透水埝等項工程，以期節省，藉資
比較，前計劃減稽增石，所擬購石方數量，
仍應購存備用。該段兩岸人烟稠密，堤面成
交通孔道，埝道缺口極多，擬即擇要培修，
以免漫決。

丁 沁河東段

沁河自張計起，至入黃口門止，是爲東
段。南汛險工共九處，北汛險工八處，除方
陵南買木藥店等，係用石工護岸外，餘均石
埝兼用。而埝多於石，現各埝段已擇要加廂
，惟存石太少，難敷應用。
本年沁河最大之危機，厥爲黃水倒灌。
蓋因沁河口外黃河床，淤高尋常水位，已可
倒灌上達南胃，此爲歷年未有之現象。沁河
下游自木藥店以下十五里堤內灘面，較堤外
地面高三丈有餘，而堤身卑薄特甚。若黃沁
並漲，水無出路，勢必漫決。萬一引動黃河
大溜，則或東趨原武長垣而出張秋，或北行
奪衛，均不可知。北岸關係最重之工，未有
逾於此者也。現東沁分局查勘結果，南北兩
汛，加培土工，約需四十萬公方，工程過大
，值此天旱農忙時期，恐難徵工辦理。擬先
就木藥店至河口一段北岸，先行加高子埝，
以防漫溢，並擬令飭武陟縣府，督飭民工，
切實協助防汛工作，以收官民合作之效。其
根本計劃，則仍非加培白龍泉至木藥店一帶
大隄不可。

(七月十三十四十五日大公報)

驚心怵目之魯水災

魯省水勢，日前雖見退落。然魯西黃水南泛、南陽、獨山、昭陽各湖均告水滿，連日潰決時聞。各湖水流隨溜注入蘇北，致奪微山湖入運，迄二十九日止，微水已總漲兩公尺十寸，水位達三一·六〇公尺，現仍在續漲中，蘇北將有陸沉之患。黃水奪運之後，不僅江北各縣受害倍切，即導淮入海工程，亦恐將付之蕩然。况一旦黃河大溜匯集微山湖，則將全部洩入中運，運河漕身，決難消納，必成氾濫之勢。邳、睢、宿、洮、泗、淮、連各縣，定遭漂沒，蘇北大患，繫於韓莊微山湖閘壩，微山湖莊之閘壩已盡毀，是前途隱患，極堪憂慮。即縱令魯水盡退，然災患已成。

現山東各縣水勢，據省府最近報告為：濟甯上游大長溝一帶水落一公尺三，上游魯橋水落一公尺，辛廟辛開一帶，湖河漫溢決口外，東至八里營石橋，與泗河西堤相隔甚近，北面已至津浦鐵路附近，趙王河水落四公分，趙王洙水兩河中間之水漲一公尺八，南旺湖水漲一公尺三，玉貴屯決口之坡水已至新挑河以南，泗河府河洗河無變化。嘉祥各河水位無變化，城外平地水深一公尺四公分，城內水深七公分，因抽水機損壞，取盡甚難。鉅野黃水落七公分。鄆城宋金河之水

續漲七公分，王老虎東下之水漫溢展寬，東平運河之水漲二公分；大清河漲二公分，汶上趙王河水落七公分；六區與東平接壤處水漲七公分。荷澤定陶等縣，因電話不通無報告。

論水位則因上游突見轉漲，李升屯水位五十七公尺；中游官莊漲六分；水位三十四公尺三寸一分；洛口漲一寸，水位二十八公尺八寸八分；下游大馬家漲三分，水位十四公尺；蝎子灣漲三分，水位十八公尺零三分；決口大溜均走第六口門，寬四百丈，水大溜急，鄆城形勢危急。中游濟陽龍王廟，張辛店，均出險工。正在搶護之中。濟寧運河決口水已到竟濟支路，車站附近，一片汪洋。東平運河決口水在汎濫中，衛河亦告水漲，堤埝危險。濟陽縣龍王廟第十四號堤及張辛莊第四號堤等處，堤頭墊動三四尺不等，堤前水深二丈有奇，大溜頂衝，新工墊動，且堤基與堤根之間，水勢洶湧，異常嚴重。武城縣，恩縣，清平縣，水位漲至二十九公尺，較堤頂僅低一公尺七寸。

魯西勘災記

黃河於七月十日晚八時，在山東上游南岸董莊臨濮集間決口。大水狂奔，七日之間

至災區災民近况，約略如下：嘉祥縣收容災民兩千一百餘名，送往濟甯六百五十名，每人僅各發給饅頭一斤半洋兩角；大山頭收容所容災民達千餘名，城內收容所已達兩千五百餘名，現正預備船隻向濟甯運送。荷澤縣共淹四百餘村，倒房屋一萬六千一百餘間，災民二十餘萬人，財產損失十萬一千餘元；鄆城縣被淹莊村八百餘，淹死人民七百餘口，牲畜一萬五千餘頭，倒塌房屋二十餘萬間，災民二十餘萬；東平縣安山收容所災民二百餘名，城內收容所現已達七百餘名；汶上縣，收容所四處，現收容災民三千餘名。全省災民總數達三百數十萬之多。

災民既多，所備運送災民之船隻木筏，又不敷用，棄家急逃者固多，然因家鄉觀念太深，退而防守村莊，或因顧念妻子家私，遲遲不肯驟去，圍困水中，漂流淹沒，慘絕魚腹者，為數無法統計。盤踞屋頂，暫避一時，繼因房屋傾塌，與屋俱盡者，固無論矣。其攀登樹上，或羣聚堤旁，浮木漂流，晝曝夜露，啼飢號寒者，又比比皆是，更有不忍妻子呼號，懸樹自盡者，亦日有所聞。此中慘狀，實令人目不忍觀，更不忍言。

(七月卅一日天津益世報)

，遍淹鄆城，鄆城，嘉祥，鉅野，濟寧，荷澤，東平，汶上八縣。山東省政府，特派參

議甄勸成，偕同民政廳視察員李蓬生，攜帶賑款五萬五千元，分賑各縣。甄李等於上月十七日由濟出發，三十一日始返濟，歷經鄧城等八縣，需時十五日，日居水鄉，再行平地，水深與大樹頂齊，船行其上，如葦蘆披拂，時見浮屍船漂流，真所謂不見黃水不知黃患之重，不到災區不知災情之慘，今甄等辦理八縣急賑完畢歸來，將所有經過情形，草成日記，呈報省政府。六日政務會議，曾由秘書處提出報告，茲特介紹其原文如次：

七月七日，登津浦車南下，下午五時抵濟甯，適大雨，七時謁王長官紹常，詢被災概況，始悉濟甯淹沒百餘村，嘉祥鉅野兩縣全被淹，鄆城尤甚，東平、汶上、荷澤三縣皆二分之一被災，災民待救，不但需要食物，暫時充飢，更宜多備船隻，拯救出險。當時遂新購麵粉五千袋，預備大船一百隻，並由二十師劉營副全山，帶兵一連，向災區前進。十八傍晚出發，又值大雨，新聞記者彭君隨同前往。七時五十分抵南陽湖，湖面風急浪大，船未能行，遂泊夜。十九日三時，天有晴意，復前進，湖水浩蕩，船頭簸如羣鳥。下午四時，將近泇水河口，西北風大作，暴雨傾盆，波浪倦天，東西莫辨，船衝風逆流而上，十分危險。七時二十分，進河口，檢點船隻，有十六隻不知去向，營副全山率大船廿隻，向湖中尋覓，二十日拂曉，始

集合齊全，仍因風大溜急，無法開船。下午一時，風稍息，遂前進，平地水深六七尺，村墟皆潰，房屋倒塌，什物漂沒。

有一繩繫男女二口，被淹斃，順流而下，慘不忍觀。人民有登樹者，有用木扎成高台老幼男女在其上，壯丁站水中者，呼救之聲，時有所聞。村村皆是，百隻船收容幾何？前已撥賑款二千元，令濟寧甄縣長前來救濟，遂決心急向嘉祥進發。二十二日晨，百船齊集嘉祥南門外，石城高峻，水沒其半，南關房屋皆沒，廟僅露頂，屈身入城門，縣長王華安見賑船到，甚歡，面稱全縣三百餘村，已淹二百五十村，城內及大山頭有災民四五千，已一日不得食。因赴大山頭及收容所並訓話畢，遂留大船二十隻運救災民，賑款四千七百一十二元五角，麵五百袋。款與麵共洋六千元，令速施救濟。二十三日早四時，轉向鉅野，沿途見村墟有堅固者，有潰決者，平地水深四五尺，秋禾或全淹，或僅露穗，船行禾中，一片汪洋。正午抵鉅野，該土城被水圍有七八尺不等，周圍木柵甚密，但仍為險期。會同縣長徐中晟入北門，見大羣災民，在水中採樹葉作食料，所有飯肆，一律閉門。據稱：全縣淹沒，村中食糧多沒水中，又無船隻向外購糧，城內有難民收容所九處，約近二千人，現向城內富戶借糧充飢，但恐難以為繼，遂留玉麵四千二百八

十袋，大洋三千九百九十二元五角，共合一萬五千元。午後四時，查看收容所，所內井然。

多老弱婦女嬰兒，見委員至，咸悲喜交集，詳講救濟之旨，皆感泣。二十四日早四時，即煩李西峯等帶船六隻，向鄆城荷澤兩縣，參議即向鄆城前進。經過新莊邢莊等四十餘村，正位大溜，房屋一律倒塌，水刷去其大半，僅有一二雞犬。見有木圈一個，男女七口，皆提圈淹斃。下游零星浮屍，屢屢近船，船行於大樹頂間。下午二時抵辛莊集，堤埝堅固，村民向船中開槍射擊，鳴號四五次乃止。船行該處約四五里，平地水深三四尺，行駛困難。至甄莊，入大流，七時，抵王老虎村，大埝固村人見船至，開槍射擊，鳴號乃止，宿泊於此。二十五日申刻，抵鄆城，距城三里下船，步行入城，秋禾茂盛，與縣長白蓮村會面，據稱全縣淹沒四百餘村，城內設收容所七處，災民四千餘人，留麵二百袋，大洋八千四百七十五元，船十五隻，麵與洋共九千元。二十六日早六時，查看宋金河宋莊等處險工甚危，勉以嚴加防備。

回城看收容所，井井有條，辦理完善，對災民訓話，一律再三叩頭，止之不聽。二十七日早四時，向東平進發，水勢愈大，災况愈慘，行十餘里，屢僱土人作嚮導，因該

地多墓碑，船行其上，多有危險也。至李莊，平地水深八九尺，風浪洶湧，如渤海中。下午二時，入運河口，船幾插入水中者三四次。三時，抵東平縣安山鎮，見千餘難民，無人過問。至鎮中，見縣長孫永漢，問賑款三千元，早派人從陸路送來否？答二十一日即收到，問設收容所否？答城內有兩處，安山鎮數處，問該鎮災民何以有數日不得食者？答欲其各投親友。遂責之曰：伊若有親友可投，定不來此，宜火速設立收容所。至夜九時，災民始入收容所。

該縣淹沒四百餘村，以七八兩區最甚。二十八日，向汶上縣進發，河右岸無數災民，搭席棚於其上。廿九日早十時，抵汶上縣，聞河見縣長劉汝桐，面稱第十區及九區之一部被黃水淹沒，房屋大半倒塌，一三三四五區被水淹沒，被災者共三百餘村，現設收容所四處，災民兩三日即有六千餘人，前送來賑款三千元現僅存二百元，請速為接濟，當允向賑務會請願。三十日午刻抵濟甯草橋下船，同時災民下船者千餘人，步行二三里

，急雨大注，風聲雷聲，孩提哭聲，老母呼兒聲，聲振耳鼓，痛心酸鼻。路中無飲料，災民渴甚，仰面向空中張口，借雨止渴，亦慘矣。旋抵城，在任城賓館休息，到車站查看，災民蟻集，雖食物不甚缺乏，而當此炎熱天氣，飲料預備太少，遂囑地方文武官吏火速備水。

漸次淤平，至五六兩口，合而為一，約有四里之寬。該縣淹七百餘村，災民不下十六七萬，死亡人數約七八百口。該縣縣長親往花園莊，督築格堤，十數日未回縣府。災民數萬，聚集大堤一帶，渴望救濟等語。以上節略，係此次奉令辦理急賑之大概情形也。

（八月八日北平晨報）

據李西峯面稱：二十五日抵荷澤縣，發急賑大洋六千元。查荷澤被災區域共六鄉，其中以永和鄉為最重，全縣一百另八村，均在水中，房屋倒塌十之八九，所有糧種衣服牲畜等物多行漂沒，慘不忍觀。寶鎮鄉次之；新城德化二鄉又次之；臨河義聚二鄉，間有波及。該縣已在保珠口，章集，黃壩集，河集四村設收容所四處，辦理尚稱得法。二十六日抵鄆城，發急賑洋一萬一千元。查鄆城水災，於七月十一日下午四時，在該縣董莊以東臨濮集以西民埝與大堤接近處，開有五口，其中以第五口為最大。十一日臨濮集東北大堤又決一口，寬約三十餘丈。及二十二三兩日，水溜北奪，一、二、三、四等口

救災須大努力
救人即是自救

東北水災

東邊道暨吉林省方面，於七月念八日，因天降大雨，山洪暴發，水災異常嚴重。各線火車被阻，交通斷絕。至二十九日晨，滿鐵會社接各線電告被害情況，茲誌如下：

安奉線下馬塘至南坎間六十軒附近，約二十米因山洪暴發，將路線淹沒一百五十八軒，五道溝之橋梁被水沖失。連山關至馬塘一百五十四軒至一百五十五軒亦因山洪暴發，路線被淹，火車陷於停頓。二十八日晨七時預定抵安東之四輛列車，於下馬塘南坎間一五九軒之地點，即被阻不能前進。當派軍警出動警備，並將一百六十名乘客救出。又念八日晨六時四十分預定抵「奉天」之七輛列車於連山關驛停車待援。

「奉天」綫所經取柴河烟筒山間三三六軒附近之橋梁被水沖倒。黃旗屯口前間四三三軒附近約二十軒路盤被水沖失。烟筒山，取柴河三三六二軒附近之隧道入口土沙崩壞，路線埋沒，水勢滔滔，一時難復舊觀。

拉濱綫水曲柳六家子間地盤流失。

七月二十八日大雨，以致「京圖」綫之吉林哈爾巴嶺間，廿九日不能通行，旅客及貨物因之一時中止運輸。偽鐵路總局刻正積極督工趕修被害路線。又龍潭山附近路盤已水沖流失。又海城河水勢大增。於七月念九日正午，鐵路綫為濁流所沖，列車不通。遼陽以南，不能運輸。四平街以北及四平街附近，亦以豪雨之故，路基脆弱，而瀕於危險。幸雨止，險象始稍減云。

自七月二十八日大雨，太子河水漲，氾濫至遼陽太子河橋附近（三三八基羅）。築堤決口，已成一片汪洋。鐵路上下綫均不通，目下正在修築，滿鐵本線，被水淹之現象，乃近十年來未有之事云。

（八月十五日時事新報）

餘萬畝，災民達七百餘萬之多。茲分錄各縣災情如下：

鄂東五縣

蕪春被災面積二九一、二八方公里，被災農田五二四決三〇四公畝，被災人口五七、三八二口。潛水被災面積二一五、九二方公里，農田四三一、八四八公畝，人口五三、五八二口。黃梅被災面積一二一、八九方公里，農田二一三、七七五公畝，人口一七、九二三口。廣濟被災面積八八、二三方公里，農田一七六、四六〇公畝，人口二九、五五七口。黃岡被災面積二九一、三七方公里，農田六六一、八七五公畝，人口五四、五九一口。

鄂南七縣

蒲圻被災面積一六五、九三方公里，被災農田二九八、六六七公畝，被災人口一八、七五〇口。武昌被災面積二六、九四方公里，農田八九、八〇〇公畝，人口四八、二九三口。漢陽被災面積二、〇五四、〇六方公里，農田四、一六八、一二五公畝，人口五〇一、〇三二口。嘉魚被災面積一三九、三五方公里，農田二七八、七〇〇公畝，人口一六、一六五口。通城被災面積一一、二〇方公里，農田一七七、九二三公畝，人口一七、六八一。崇陽被災面積一九四、九五方公里，農田二一四、四四二公畝，人

鄂省水災統計

今年鄂省水災較二十年尤為慘重，茲調查得各縣災情數字，共計被災五十一縣一市

，（僅十九縣無顯着水災惟高地又告旱災）災區達四百餘萬方里，農田禾稻，被淹七千

口一九、三二五口。陽新被面積四三四。七
六方公里，農田六九五、六一二公畝，人口
六八、二五八口。

鄂西十八縣

江陵被災面積二、八一—。四〇方公里
，被災農田五、〇九六、五二〇公畝，被災
人口五〇六、九七七口。荊門被災面積七三
八、三〇方公里，農田一、二五五、一一〇
公畝，人口一〇二、六二四口。監利被災面
積一、二八七、四五方公里，農田二、四四
六、一五五公畝，人口二二〇、一五四口。
石首面積一、三七九。一六方公里，農田二
、四八二、四九三公畝，人口二三五、八三
六口。公安被災面積一、三五五。六〇方公
里，農田二、四四〇、〇八〇公畝，人口二
七九、二五四口。枝江被災面積三三一。二
〇方公里，農田五九六。一六一公畝，人口
一五七、〇二九口。松滋被災面積一、〇六
〇。二〇方公里，農田一、八〇二、五一〇
公畝，人口二〇五、六九八口。宜昌被災面
積三四四。八四方公里，農田五一七、二六
〇公畝，人口四一。七二六口。遠安被災面
積五〇。四五方公里，農田四〇、三六〇公
畝，人口一四、一八七口。當陽被災面積二
六二。四一方公里，農田三三三、九七六公
畝，人口三九、三六二口。宜都被災面積一
、〇二七。八一—方公里，農田七一九、四六

九公畝，人口一六三、四二二口。興山被災
面積五八二。五〇方公里，農田四六六、〇
〇〇公畝，人口二七、一六〇口。姊歸被災
面積六五六、九三方公里，農田六五六、九

二五公畝，人口六八、九七八口。五峯被災
面積二六七。〇〇方公里，農田一六〇、二
〇〇公畝，人口八〇、六三四口。長陽被災
面積三二。八八〇方公里，農田一九七、二
八〇公畝，人口二三、六七四口。恩施被災
面積四九九。〇一方公里，農田四九九、〇
一四公畝，人口三〇、九三九口。鶴峯被災
面積四六七。二五方公里，農田二八〇、三
五〇公畝，人口一二、八一—口。來鳳被災
面積二。二。四八方公里，農田一六九、九
八〇公畝，人口一一、六八六口。

鄂北十四縣

京山被災面積一、三四六。八〇方公里
，被災農田二、一五四、八八〇公畝，被災
人口一六八、三五〇口。鍾祥被災面積三、
一二七。七一—方公里，田畝五、六二九、八
八三公畝，人口二九四。〇〇五口。潛江被
面積七五七。九〇方公里，田畝一、五一
五、八〇〇公畝，人口二〇五、三九一口。
襄陽被災面積二。五〇〇。八八方公里，田
畝五、〇〇一、七五〇公畝，人口四〇〇、
一四一口。宜城被災面積一、一〇一。二八
方公里，田畝一、八七二、一六八公畝，人

口一四八、六七三口。光化被災面積四八四
。三〇方公里，田畝七七四、八八〇公畝，
人口一一四、七七九口。穀城被災面積一、
一五〇。二五方公里，田畝一。四一六。三

〇〇公畝，人口一七五、八五七口。南漳被
災面積五九六。九六方公里，田畝七一六、
二二〇公畝，人口六二。〇八三口。鄖縣被
災面積三、一〇三。六三方公里，田畝一、
八九二、一七五公畝，人口二〇四、九八六
口。均縣被災面積一、一〇七。二四方公里
，田畝七七五、〇七〇公畝，人口八一、九
三六口。鄖西被災面積七三七。三四方公里
，田畝三四二、四〇一公畝，人口三二、一
一八口。房縣被災面積二三五、九三方公里
，田畝一四一、四五六公畝，人口一八、二
〇一口。竹山被災面積一四九。五四方公里
，田畝八九、七一二公畝，人口二〇、七〇
二口。竹谿被災面積四三一、一四方公里，
田畝二五八。六三八公畝，人口三〇、六一
一口。

鄂中七縣一市

黃陂被災面積一、〇〇〇。九三方公里
，農田一、〇九三、〇〇〇公畝，人口一三
六、六七六口。孝感被災面積一、〇五七。
八〇方公里，農田一、八四四、〇四〇公畝
，人口二一九、五六〇口。雲夢被災面積三
六七。五五方公里，農田四九二、八五五公

畝，人口一〇一、三八七口。應城被災面積四五三·七五方公里，農田一、〇八七、五〇〇公畝，人口一〇四、六三八口。天門被災面積二、一六三·一二方公里，農田四、七五八、八六四公畝，人口五八五、二一三口。漢川被災面積一、四九〇·〇五方公里，農田二、九八〇、一五〇公畝，人口三二

湘災統計

湘省本年濱湖各縣水災，較二十年為重，其潰堤確數，雖在電飭調查間，而連日據各縣之呈報，漢壽一縣，已達三百餘垸，合之其他各縣，必在五百垸以上，茲將業經報告已潰決各垸名調查於次：(一)常德：丁家垸、周姚家垸、受福上垸、受福下垸、揚李上下垸、續興、路堤、甲第、共和、石福、靈芝、三美、新廟、對河、盛家、小善、福興等垸。(二)沅江：樂成、藜機、注瀾、黃荆、民生(內有四十一小垸)大地、德興、德興巴、南門、安甯、太和上、永興壩、復興、人豐上下、黃陳、三合、福興、樂樂、寶安、曲尺、孫家、團團楊家

五、三三八口。沔陽被災面積三、二六七·六〇方公里，農田七、一八八、七五〇公畝，人口四五七、〇七〇口。漢口市被災面積二九·四〇方公里，農田二二五、二七九公畝，人口九六、五〇一口。(八月九日北平晨報)

、托依上中下三垸、蕭家、新塘等垸。(三)南縣：同豐、德福、東城、天合、德合、巴垸、保田、廳復、商才耳等垸。(四)湘陰：一姓、喬山、酬馬、五美、林興、馬眼、復興、余家、上月、新沙河、附雙巴、觀音、窰嘴、茶木、白馬、羅家、毛公、李家、湖溪、宋家、百丈、茨塘、荻湖、楚上、滿家、韓趙、陳家、小洲、彭家、謝家、汨濱、上馬、福興等垸。(五)漢壽：大連、七荆、兩陳、楓紫、永安、正安、全美、鼎新等共三百餘垸。(七月十五日時事新報)

皖省水災統計

皖省在六月初旬以前，雨澤愆期，各縣

已呈旱象。詎未及旬日，陰雨連綿，江水陡

漲，洶湧下注，兼之山洪暴發，沿江各縣圩堤，岌岌可危，計因人力無法抵禦潰決各圩，已有七十八處。據省災區籌賑會統計，被淹田地計四十一萬餘畝，每畝農作物損失價值以十五元計，約在六百餘萬元左右。其漂流房屋牲畜雜物等類，損失數目，尙不在內。分析言之，則懷寧縣潰十一圩，淹沒八萬六千餘畝，災民五萬五千餘口。桐城縣潰七圩，淹沒一萬九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望江縣潰二十一圩，淹沒十一萬一千餘畝，災民八萬八千餘口。宿松縣潰六圩，淹沒一萬四千餘畝，災民九千餘口。東流縣潰五圩，淹沒一萬五千餘畝，災民七千餘口。銅陵縣潰二圩，淹沒四萬一千餘畝，災民三萬四千餘口。繁昌縣潰六圩，淹沒三萬二千餘畝，災民二萬九千餘口。南陵縣潰六圩，淹沒八千九百餘畝，災民九千餘口。蕪湖縣潰九圩，淹沒三萬三千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貴池縣潰二圩，及山洪成口，淹沒二萬三千餘畝。災民一萬六千餘口。當塗縣潰二圩，淹沒二萬三千六百餘畝，災民一萬三千餘口。至德濱湖沿河田畝，江湖倒灌成災，畝數損失未詳。潛山與九鄉濱兩岸，山洪成災，淹沒五千餘畝，災民三千餘口。共計十三縣，災民三十餘萬口，劫後子遺，極貧無告，日惟呻吟憔悴於烈日炎風之下，苦狀自不堪言。(七月廿九日申報)

贛災現狀

熊遂

目前全國各地，正在鬧着水災。贛省水災，亦極嚴重。全國水災以山東、河北最重。黃河決口，魯西各縣，全成澤國。湖北襄樊荆沙一帶，狀極慘重。全部淹沒者，亦有數處。次之如安徽，江南均遭災害。贛省災情大部分，都在贛東贛北，以修河、信河流域，及潯鄱湖各縣為最重。此次受災人口及其財產損失，與災情實況，尚未得到有系統的詳細報告，無從細說。據目前各方的零碎情報，受災縣份共有六十餘縣，災情較重者則三十餘縣。豐城清江等七縣，報告受災人數，共計三十五萬五千餘人，平均各縣在五萬以上。依此推算，則全省六十餘縣，受災人數當為二三百萬，傷心慘目，孰有甚於此也！至於因水災所淹滅之田畝。據新淦峽江等五縣報告，共有三十二萬三千餘畝，有的係沿河一帶，堤決被淹周圍數十里。有的係山洪暴發，數區或十餘縣淹沒。如就永修而論，差不多每年均有水災，此次全縣三十八道圩堤，全部崩潰，人口淹斃在千數以上，財產損失，約一千萬元。鉛山、德興兩縣財產損失，據報均為四百多萬，數目字之驚人，真是超出吾人想像以外了。總之：目前因災情，尚未停止其發展，一切損失的確數，

均不易得，而局勢之危急，情狀之悲慘，則為顯然的事實了。災情既如此嚴重，然則救濟辦法如何？現在最重要的，當是辦理急賑。因為從農事上的季節來說，江西有早稻晚稻兩次收成，目前正是早稻收割時期，早稻收割以後，繼續的便要播種晚稻。被淹田地，早稻當沒有希望，祇有從速修築潰決中的圩堤，俾能趕種晚稻，從絕望中獲到此惟一的希望，補救於萬一。但災區人民財產蕩然，身無長物，最低限度的生活條件，尙難解決，生產資本自是十分缺乏。因之辦理急賑，便是救死兼以養生之道。不過我國政府，不如歐美各國的備有固定的救濟準備金，雖稍有賑款，亦屬杯水車薪，無濟於事。雖急電中央及上海各慈善機關，請其撥款來省，以救災黎。惟中央本身亦極困難，且此次全國水災均待救濟，非僅江西省而已。故所籌二百萬救費，江西分來恐亦無幾。上海各慈善機關，則以社會不景氣，直接間接表示其有心無力，希望恐亦不大，求人既無望，當然只有自救一途，所以希望大家以自己的力量，挽救本身的危機。如吉贛撫建未遭水災各縣，收成較佳，便應共同捐輸。尤其希望贛省各慈善家與慈善機關，以最大力量，共

同努力於救濟事業。救災如救火，要在其敏捷有效。故望能發動一個大規模的救災運動，羣策羣力，共救危難。

就歷史上觀察：江西幾無年無災，僅有輕重之別，而無有無之分。拿最近五年來講，除二十二年比較豐收外，去年是大旱災。二十一年及本年均有水災。可見水利工程，在江西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年省政府決定水利建設為本年度中心工作。古人說：人心可以格天，就是要人人努力自強，靠自己的力量吃飯。譬如今年湖口的水量與水位，均較二十年為大，然而今年災情反不如二十年之重，即是二十年後努力築堤積極從事水利建設的功效；亦即是人力挽回天災的明證。又如此次武漢軍政當局的晝夜搶險，統制人氏全力於救災事業，致使水災不甚擴大，亦是人力之功。所以我們在此種歷史事實教訓之下，以全力完成本年度之水利中心工作，切實從事疏河、濬湖、築堤的各種水利工程。而且此三種工作，應同時並舉，連繫推進。築堤為疏河，疏河為濬湖，否則祇顧堤圩，不濬河湖，必不安全。本市六月下旬數日雨量，佔全年雨量四分之一，本市如此，外縣亦多相同，水量驟增，倘無相當宣洩，圩堤雖固不免氾濫。故疏濬河湖，至為重要。且濬湖工程與揚子江的水利建設，關係甚大，倘中央不同時整理揚子江水利，進行亦

有許多困難。好在中央正在計劃整理，不久可望實施。江西年年在水災下討生活，辛苦備嘗，現在政府決心努力水利建設，為人民

解除此長期的痛苦，希望大家體念政府苦心，共同切實努力，完成水利建設工程俾能一勞永逸。
(八月三日天津益世報)

豫省災况

紅十字會東南各會，聯合總辦事處接冀豫陝聯合辦事處報告調查河南、偃師、滑縣、靈縣、浙川、彰德、修武等縣水災情形極詳，茲特錄之如后，以告各界留心豫災者。豫民不幸，災患頻仍，今春旱魃為虐；近復洪水為災，人畜陸沉，廬舍墟圮，種種慘狀，楮墨難書。本處職司救濟，業經派隊辦理急賑，並派專員赴各地調查，茲將災况報告，敬祈各會各界，憫茲遺黎，速施救濟。

一、最重、偃師 地勢低窪，南北背山，中貫伊洛兩河，水城二丈有餘，冲坍城垣約八百丈，適值夜間，堤防不守，全城陸沉，淹沒房屋城廂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二間，各區計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間，城廂戶口計一千三百六十四戶，現有下列者一千二百〇七戶，死亡人計二百七十八名口，牲畜三百餘頭，各區災民計四萬九千三百七十名口，死亡按調查時，撈尸四十二人，全縣淹沒田畝計十五萬五千三百畝，財產損失約四百八十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二元，所有村莊土地業產物

及水退後土地損失尚未估計在內，現在城內積水有盈丈不等，各區待賑人數，計六萬〇二百二十七名口。

一、最重、滑縣 窪居澧河、沙河之中，連年水災，元氣未復，先旱後稔，諸河接連，水勢洶湧，溢堤決口，水高一丈二尺，淹滂戶八百七十餘戶，冲塌房屋三萬四千餘間，漂沉人民二百餘名口，淹沒村莊三百餘村，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五六，尚有積水六七尺不等，各區災民六萬五千四百餘名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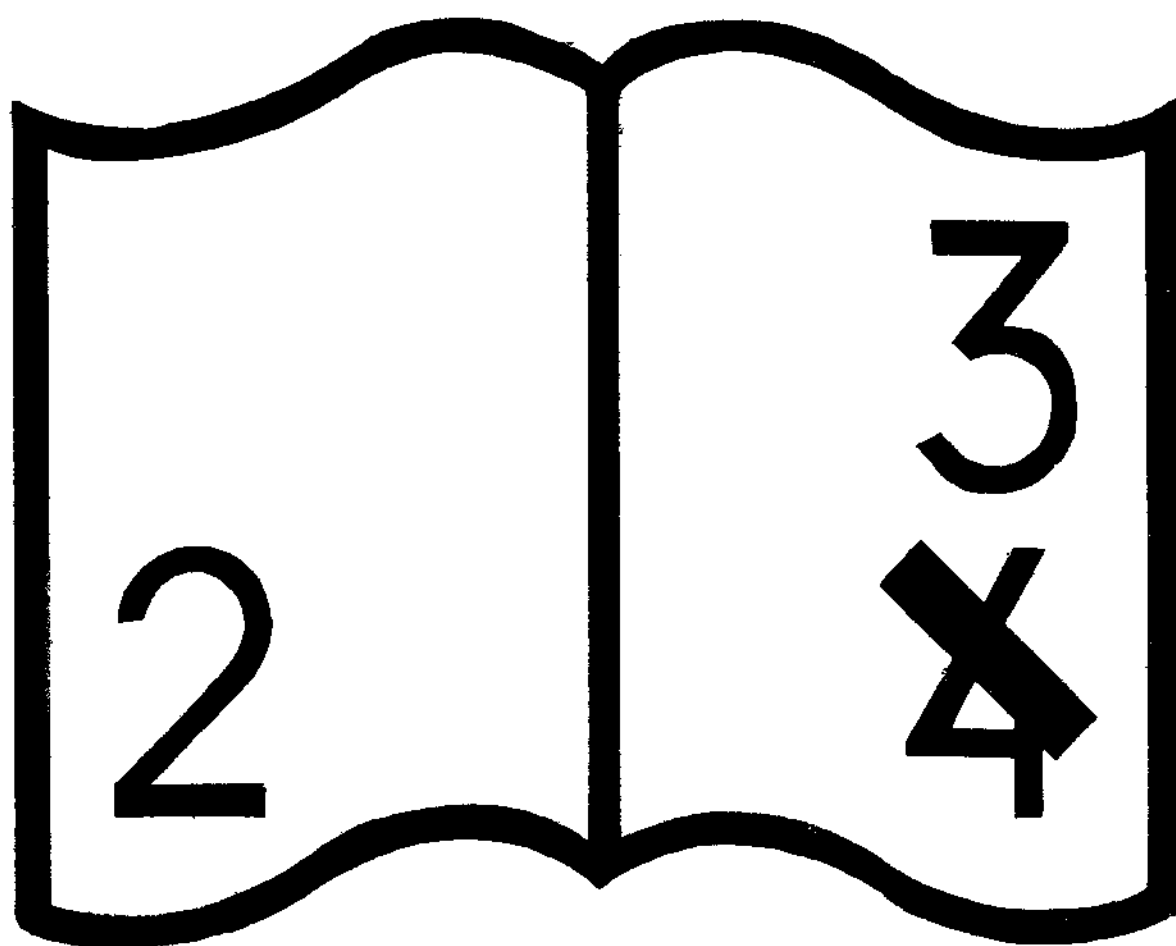
一、最重、滑縣 地勢低窪，去年被黃河決口後，災患未已，今因大雨滂沱，又受漳、淇、衛等河暴漲，溢堤決口，直向東流匯積該縣，淹沒六百餘村，包圍縣城，西北三面，咸成澤國。平地積水六七尺，漂沒人口五千七百六十餘名，冲塌房屋三千八百九十間，淹沒田禾佔全縣之八九，死亡人畜五百餘名口，糧食衣服冲沒殆盡。損失財產約一百七十餘萬金，待賑災民三萬六千餘人。

一、最重、靈縣 舊城一帶地勢低窪，洛河暴漲，上游水勢，如萬馬齊奔，溢堤決口直衝該縣之迴郭鎮、羅莊、清易鎮、黑石關、孝義鎮，白沙焦、灣石關、石灰神等堤，週圍二百餘村莊，盡成澤國。計淹人口四千二百餘戶，冲塌廬舍二千九百餘間，淹沒田禾佔全縣之四，因偃師陸沉，所以該災患之慘重，多未注意。待賑災民三萬二千三百餘名口，損失財產約一百四十餘萬元。

一、最重、浙川 地居西陲始患匪禍，繼罹水災，接連而來，災情之重，不惡偃師。比時山洪暴發，河水陡漲，有一丈二尺，水勢洶湧，橫冲直撞，淹沒田廬，佔全縣之四，冲塌寨垣房屋二千四百餘處，漂沒人口一千五百萬戶，損失糧食財產約二百四十餘元。因交通阻隔，鮮有傳聞，待賑無衣無食之災民二萬五千六百餘名口。

一、最重、彰德 始則亢旱繼受水患，因連日大雨，由西山太行山山洪暴發，以致障、淇、衛三河猛漲，先後溢堤決口，淹沒一百五十餘村莊，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二三，倒塌房屋八百餘間，漂沒人畜二百四十餘名口，損失財產四十餘萬元。

一、次重、修武 因上游山洪大發，河水陡漲，溢堤決口，勢如奔馬。縣之東北一帶，盡成澤國，淹沒村莊三十餘村，倒塌房屋七百四十餘間，冲毀田禾佔全縣之三，漂沒人口一千二百二十七戶，淹斃人畜二百八十餘名口。



编码错误

一、次重、襄縣 汝河陡漲，溢隄決口，沿汝河之魯度，長搗等八十餘村莊，皆被水淹沒，塞垣廬舍倒塌六百八十餘所，水高七呎有奇，沖毀田禾佔全縣之二三。該縣素稱菸葉中心，損失菸葉不下十萬餘金，漂沒人口七百二十餘戶，損失財產糧食等估計三十五萬元，待賑災民三千九百餘名口。

一、次重、新野 地居鄂豫近鄰，襄河上游陡漲，溢堤決口，直灌新野，波浪滔滔勢甚猛烈，水高一丈有奇，沖毀田禾佔全縣之三四，倒塌房屋一千八百餘間，淹沒人口四千六百五十餘戶，死亡人畜二百八十餘名口，損失財產糧食計三十八萬餘元，待賑災民一萬四千三百餘人，因該縣偏僻西南，交通梗阻。消息鮮通。

一、次重、伊洛兩河沿岸居民，河水暴漲，水急地裂，房屋坍塌三千六百餘間，逃避不及，紛紛落水，隨波漂流。被災人口一千二百餘戶，沖毀田禾十萬餘畝，損失財產糧食計二十五萬元，待賑災民一萬七千四百餘名口。

一、次重、蘭封淹沒廬舍一千二百餘間，沖毀田禾三萬餘畝，漂沒村莊三十二餘村，淹斃人畜一百四十餘各口，待賑災民三千二百餘名口。

一、次重、封邱 被災人口一千四百餘戶，沖毀田禾三萬六千餘畝，淹沒村莊二十

餘村。人畜隨波漂沒一百五十餘名口，待賑災民三千四百餘名口。

一、次重、沁陽 淹沒東西王曲等莊二十餘莊，沖毀田禾二萬三千餘畝，倒塌房屋六百五十餘間，漂沒人口四百三十餘戶，待賑災民三千六百名口。

一、次重、獲嘉 淹沒田禾六千七百餘畝，沖塌房屋二百三十餘間，漂沉人口四百八十餘戶，待賑災民二千八百餘名口。

一、次重、臨漳 漳河陡漲，由展莊、

偃師劫後視察記

偃師縣城位於洛水之陽，東向不數里，為伊河與洛水會口處。當八日下午，洛水頭推至偃師時，伊口亦因上游山洪暴發陡漲。且較之洛水更猛且大，因之洛水倒流。偃師縣城地勢甚低，洪水潰堤越城而入，商民官方俱不及逃避，被淹斃者甚多，房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災情之大，為該城亘古所未有。記者為欲明瞭此空前浩劫實象，十二日特乘隴海快車赴該縣視察，據各處探詢調查結果，其情狀之慘，與夫損失之鉅，有非外間所能想像者。茲將見聞所及，誌之如次：

車七時由洛開動，沿途車上，人各愁眉不展，即偶爾交談，亦必長吁短歎，甚有嗚咽下淚者，蓋車上八十之九為與偃師有關，

營硯、花台一帶決口，復從東南迴龍鎮一處溢漫，經牛辛莊等四十餘村莊全被淹沒，平地水深六尺，沖毀田禾佔全縣之三，倒塌房屋九百七十餘間，淹沒人口七百五十餘戶，待賑災民八千六百餘名口。

一、次重、淇縣 淹沒村莊三十餘村，沖毀田禾佔全縣之二三，倒塌房屋八百三十餘間，漂沒人口六百七十餘戶，待賑災民五千三百餘名口。（八月廿四日上海晨報）

其言非「吾家位於最低處恐此行難見家人！」即「聞吾子已被水災淹斃，老父與老母亦不知下落，蒼天殘酷絕我，恐無以復加矣！」悲慘景像引起人無限傷感。倚窗南望，洛水一片汪洋，浩無涯際，村莊多尚在水圍中。車抵偃師已八時半，一望數里，絕少人行，與該縣駐防保安隊長馮濟安小話，據云「本團士兵幸無大損失，僅淹斃兩人，五人失蹤，惟一切糧秣用具，盡蕩然無存。」旋又指引赴縣政府臨時辦公處，在淺水中行四五里，至一荒村，數椽蝸廬，一方紙招，即縣政府辦公處也。持刺投見，當由該縣長楊兆鈞請入，斗室破桌，大類貧民窟，數語後知楊縣長受驚且過勞，方寸已亂，即請易人領

導，赴城內視察，當經派該縣府第三科長李珍齋陪同前往，陸行三里，涉淺水二里，至城北護稅堤不能再進，蓋堤內尚水深丈許也。

由城崩潰處，遙望城內，一片汪洋，脈脈東流，水上殘破房頂微露，亦寥若晨星；浮木漂椽，縱橫皆是，二三竹木筏來往打撈浮屍，至為淒慘。未崩潰之城垣上及大樹稍，尚有多數難民，赤身裸體，腐集待救。經該科長指點，城東南堤角舊引河處百餘人，正在拆毀城牆，排洩城內積水，並告以城內最高處，現水仍深七尺，低窪處其深度當不下四丈。城堤經大水後，計東北決口三處，最寬處達四十餘丈，西堤決口一處，寬亦六七丈。十日該縣長楊兆鈞乘木筏入城視察，除縣府、黨部、教育局、中校、女子小學、中山公園、平民工廠等尚有少數破屋殘留外，其餘民房，全被沖塌。水上漂浮死屍六十具，其餘被房倒壓斃弱者尚不計其數，畜死亦無算，空中屍臭，不堪入鼻。死者已矣，生人待救者，三日不食，待哺待救哭號之聲，聞者酸鼻。自十日晚城中已救出七千餘人，分往城北湯化湯泉等十餘鄉，每日由救災會徵餵散給。南部城垣，坍塌十分之九，城樓全沖去，廣城僅留內門，西北城垣，亦有坍塌，縣府一切征冊卷宗等文件，被毀大半。

據該科長又云：假師第三區伊洛兩河橫貫東西，每遇上游山洪暴發，水勢激湍猛烈，縣城低窪，首受災患。清乾隆二三年，水滔城崩，迨水平築堤防護。民國二十年，河水又漲，堤防決口，當時僅東南半城水深數尺，尚未殃及全城。此次於七月七日下午大雨，至八日子初，河水暴漲，離堤不及三尺，經楊縣長召集中山鎮聯保主任及各保長壯丁隊等，連夜堵護，辰刻風雨交加，水勢愈急，復經調集城北湯化湯泉等鄉壯丁，暨警察政警各機關商號人役，齊赴搶險，約數千人，堤上幾不能容。詎水流猛減，濁浪排空，且復暴風雨不止，未刻東南堤竟決口三處，西北兩堤，亦相繼告警，形勢險惡，無從截堵，不得已退守城防。未末先由東門進水，次則南門，再次北門，迨西門進水，已在申初，當時四門水勢奔騰，瞬息全城淹沒。縣府地勢為城中最高區，亦水深八尺許，監所相繼倒塌，不得已令各犯自由逃生，縣長

陝省水災

陝省日前因霖雨連綿，山洪暴發，各河流漲溢，沿海屋舍多為漂流，田禾率被沖毀，若人畜之淹斃，財產之損失，尤不可勝計。至長安、咸陽、藍田等縣轄境，因終南山洪暴發，瀘瀘澧澧等河流猛漲，沖毀堤岸

率職員等退入縣府後部之「大仙樓」，全城房屋什九被水沖塌，城牆亦相繼傾塌。天晚雨仍不稍止，全城呼號慘哭之聲徹夜不息。九日晨縣長乘木筏出北門，至湯化鄉聯保處召集該鄉附近各鄉村四十保甲。諭令每保甲編木筏五隻，饅頭五十斤，分送城內救濟災民，縣府即在該地設臨時辦公處，辦理急救事宜。此次水位之高，實出人想像之外，聞當水稍退後，縣府某房頂，遺有「大猪」及「大門扇」各一，水勢之浩大可見一斑。

又據該縣府職員談：此次水災區域之大，恐為各地水災冠，計城關十四保，一區三十保，二區十七保，三區十四保，四區三十餘保，共百餘保，約八千餘戶，七萬餘人。城關倒塌房屋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環境電話全毀，死屍已撈出者有六十二具，其餘尚在尋找，（蓋失踪者尚有四百餘），估計損失至少在百萬以上。

（七月十八日北平晨報）

，洪水橫流，汎濫成災。長藍渭華及商雒鎮，作山陽一帶之水災，亦甚為慘重。自此次水災發生後，祇長安縣境內，除瀘瀘澧澧等河堤防協會陸續報告災况外，連日各區呈報災情者已達五十餘起之多。至華渭一帶，因亦

水河暴漲，水頭高丈餘，於六日晚十時許，西岸樊家堡迤東河堤決口三丈餘，田舍淹沒無數。是夜二時東岸之水城堡迤西，復決口四丈餘，新莊、長封、張家、閔家一帶，皆汪洋一片，盡成澤國。而當時之赤水鎮亦全被淹沒，非特商號營業停頓，即交通亦爲之斷絕。又華縣因石堤等河潰決，沿岸秋禾被沖毀者約數十頃，情嚴重，爲民元以來未曾見。他若商維鎮柞山湯等縣。六日丹江汎濫，沿岸稼穡悉被沖沒，商城附近五區，平地水深數尺，坍塌房屋七八百所，沖毀良田七千餘畝，而洪流竟由商城南門長驅直入，沖毀民房廟宇二百餘間，城內西面半壁，盡成澤國，被災難民，哭聲四起，駐防該縣之六十七軍部立派官兵協同民夫數百人，各壘沙袋堵塞南城沖毀之南城水門，雖經一度合龍，但以水勢湍急，洶湧異常，復被沖開。後將城隍廟巨樹及大批沙袋運去搶險，始得合龍，轉危爲安。（七月廿一日新聞報）

晉省水災

晉省自八月以來，大雨迭降，山洪暴發，各河水位均突增高，以致泛濫出岸，淹沒封莊農田，災害慘重。如汾河沿岸陽曲縣屬之大小東流兩村悉被淹沒。

太原縣屬之大小王村竟完全陸沉。該地因水至時，適在夜間，人民未及逃避，悉被淹斃。目下該處周圍百餘里，尚水天一色，汪洋一片，最淺處水深亦一二尺，往來均須乘船。新絳縣屬之南馬村、宋村、西柳泉、東柳泉、中村、史家崖、曲村、劉雅等村，田禾全被沖毀。徐溝縣屬之南。綠柳樹、張

家營、黑城村、馬家莊、北尹等八九村，則因瀟河水暴漲出岸，均被淹毀倒塌無數，目下平地水深尚有五六尺。

村民多露宿於高處及屋頂，無衣無食，哭聲遍野。此數村損失，即在三四十萬以上。而文略河水因受汾水壓迫忽亦大漲，淹沒沿岸秋禾二十餘頃。清源屬之白石溝山洪暴發，致將城西之劉家園、殷家園，城南之南營、留村、城東之穩家莊，陳家莊淹毀，房屋倒塌無算，淹沒田禾在六七千畝以上。（八月十三日北平晨報）

浙省災情

浙省此次霖雨兼旬，錢江水勢大漲，上游各縣，山嶺重疊，洪水暴漲，沿江沿溪各處田稻房屋，均遭淹沒，人畜隨水漂流，災民流離失所，死亡者已達數百人，損失鉅大，特紛紛電省請辦急賑，籌劃善後。省賑務會決派員分赴各縣調查受災真相，以便設法救濟。省府連日接各縣長電告災情者，日必數起，茲將各地災况，略誌如次：（一）蘭溪霖雨兼旬，蘭二水勢猛漲，溪水泛濫，中洲馬公嘴溪西等處，盡成澤國，田淹禾沒，居民搶登樓屋，房屋被水沖毀隨巨浪而去者達數十間，屍身漂流過境者日必十數，水高五丈，已侵入城門，水門、西門、北門、南門。商市完全停頓。（二）龍游沿溪一帶，盡成澤國。家戶斷爨，求食無門。人口牲畜及沖毀民屋，順流而去，損失難以統計，待電省迅撥賑款救濟。（三）浦江連日大雨，西南兩鄉被毀提霜達三十餘里，王北山畝、殿前金、后基畝、橫溪。新田畝、溪口、莊首田地數千畝，盡夷成溪，災重爲歷來所未有。（四）縉雲霖雨連綿。山洪暴發，溪浪滔天，沿溪作物，悉被浸沒，堤堰橋樑道路大部沖毀，交通全阻。（五）建德大雨連綿，江流暴漲，城內水深數尺，近郭民居，盡在澤國，山崩地毀，坍塌田地、山場橋樑、道路、堤堰等，損失奇重。（六）桐廬滿街積水，縣府地勢最高，亦水至大堂，交通全

斷。汽車路淹沒，車站半浸水內，輪船亦先
停開。(七)衢縣江水大漲，注入城內，沿
江盡成澤國，交通斷絕。絕，農產湮沒，損失
尚無從統計。(八)常山連朝大雨，江水橫流
，沿常山港一帶，禾苗被浸受損，房屋沖毀
無數，縣府派船急救災民(九)富陽山洪暴瀉

福州大水

閩垣此次水災之大，實為十餘年來所僅
有，自五月卅一日至六月四日，前後五天，
全市均在水中，尤以一二三天水勢為最大
。全市被水區域，達五分之三以上，僅東北
一角高地無水。查福州市區，本分為南台（
因在台江之南故名）城內兩大部份。南台為
商店及工廠區域；城內為住宅及機關區域。
此次南台如義洲、幫洲、三縣山邊等地，城
內如文藻山、米倉前、西園亭、驛前橋等地
，水深均在一丈五尺以上。南台如洲邊、后
洲、茶亭、下道，城內如南門兜、南潤前、
西門街、達明里等處，水深均在一丈以上。
其餘各處，平均亦在五尺左右。且福州地勢
，愈低窪地點，愈為貧民叢居之處，此輩皆
以勞力及小販為生，所居之房屋，皆係板壁

，江水大漲，徽衢蘭柯諸港之水，匯合奔騰
而下，江堤淹沒，街衢積水數尺，居民咸在
水中生活。房屋沖塌，交通斷絕，水勢尚續
漲未已，禾苗漂沒殆盡，其餘尚有壽昌餘杭
江山等縣，均有告災電到省，情形略同。

（七月四日申報）

蟬聯，非常低隘，此次深者均浸過門楣，淺
者亦漂過桌面，居民只得躍登屋頂待援，而
濱臨南區台江地方，與濱臨西區洪江地方之
房屋，則多為狂流捲去，生命財產，損失甚
鉅。而西南兩區各鄉早稻，業已結實，再過
一月餘，即可收穫，均遭漂沒。補種時候又
已不及，農民叫苦連天，預料下半年米價必
貴。現雖水已全退，惟街上堆滿垃圾，臭穢
不堪，而被水浸過土牆破屋，尤易坍塌，公
安局已令衛生隊全部出動掃除，其各處發現
之浮屍，撈葬隊亦於本日出發收埋，大概尚
須一星期，市面方能整理清楚。至此次水災
原因，則由閩江上游南平各縣，連日大雨不
已，溪洪暴漲，奔流而下，水勢過急，不及
歸海，遂致汎濫地上。（六月八日申報）

西江、廣甯、四會、三水等縣，被災情
形，調查如下：

肇慶七日晚西潦仍漲一尺二寸，江濱路
碼頭一帶船舶，突出路面約數尺。高新公路
青灣某段路線，因雨量過多，壅水沖出。同
時潦水高漲，浸過路面，八日起分途行駛汽
車。各鄉農民聆訊，紛紛收割。高要至三水
長途電話，因被水沖毀桿線，今未修復。現
水勢仍有漲無退，據治河委員會報告，西江
肇慶方面之水度，八日為二十七英尺二寸，
九日漲至三十一英尺。

順德容奇，桂洲各鄉，去月潦水與淫雨
為災，將所有桑基、稻田、魚塘、菜園等淹
浸殆盡。至前旬水始退，農民正辦理善後之
際，詎連日又霖雨連綿，陰霾四佈，陽光匿
跡，內外河水又高漲尺餘，農民恐各魚塘等
又被二次淹浸，紛將魚塘基圍高築。

三水位居西北兩江要衝，全縣生靈，悉
賴河口之魁崗圍為屏障。此次水災，水度之
高僅較民國四年低一尺，日來先後發現缺口
八處，幸得當地鄉民極力搶救，得告無恙。
至于附近西南車站之沙頭圍，則有缺口十四
五丈。高車圍與鳳崗圍良鰲圍等，則發現蟻
穴及缺口共有十四處，低處田禾，多被水浸
。蘆苞一隅，雖低處皆已淹沒，但臨時開放
水閘，並能救護危基，尚不致釀成巨災。惟
全縣合計，需用麻包約一萬個，水陸飢民約

粵省災况

三千餘人。

四會居北江之下游，接連西北兩江之衝口，地勢低窪，鄉民有十之七八賴基圍以居。四會山多田少，戶口四十萬，以種竹松爲活者十居其七。此次因懷集山洪暴發，自六月十九日起，兩日之內，水漲二丈餘，爲五十年來未有之奇災，全縣九區，僅七八兩區得免，被災鄉鎮共八十二，塌屋九百七十八間，田禾二萬二千九百六十一畝，魚塘一百七十二口，潰圍一百七十二丈，飢民二萬零六百餘人，淹斃四人。

南海縣之西岸五鄉，地勢低窪，所有陳村、碧岸、銀坑、蚌崗、沙利等各圍，均被潦水沖決，一片汪洋，屋舍田園，盡成澤國。圍內田園盡被淹沒，早造粒米無收。又縣

桂省水災

入夏以來，各地大雨時行，又適逢潦期，因之各江潦水陡告高漲，西江上游之撫大兩河，潦水奔騰而下，梧州、肇慶，三水各低陷之處，盡成澤國。梧市内如九坊路、竹安路、四方路、大東路、河堤路等處均水深丈許，往來均駕小艇。而河面水急如箭，損失頗大。船由梧東下，經過肇慶、三水、佛山各地，均遭淹沒。平原曠野竟成澤國，早稻收成，各地完全絕望。農民仰屋興嗟，憂

屬之佛山鎮，本月八日晨，外河水量增漲二十英寸，上游水勢，異常湍急。市内所有低窪街道，均已浸沒，水深及脛。又十區石灣鎮，八日外河水量復漲十八英寸，瀾石鎮漲十七英寸餘。各鄉農民連日紛紛趕割早造禾，忙個不了。

惠陽東江水度，亦復增漲，據治河委員會報告，八日爲十英尺九寸，九日漲至十一英尺八寸，十日十一日仍有繼續增漲。水勢異常洶湧，東路省道第一幹線廣汕路，惠汕段，饒頭嶺站，路面被浸過膝，致惠汕惠興兩路。亦暫行停車。聞惠州至淡水之惠淡路，路面亦被淹浸，暫行停車云。

(七月十九日北平晨報)

形於色，被難災民流離失所，扶老攜幼，待哺嗷嗷，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災情奇重。逆料五日內潦水仍不退落，則其慘更甚於乙卯年。據一般人稱水勢未定，仍恐有再漲之虞云。記者以梧州木筏被西潦沖散溺多命情形相詢，據稱：十五日午，撫河潦水汨汨而下，萬馬奔騰，水力之猛，前所未見，當時撫河口木筏利通筏，廣西全省餉捐局航之科筏，信益筏等，首當其衝。粗如人臂務

鐵錐練俱被沖斷，可見水力猛烈。木筏遂隨水飄流，筏上俱爲航業公司辦事處，時在日間，職員均在辦事處，故筏屋隨飄水流，筏上人乃大聲呼救。潦水直趨下游，撫河口迄下游鷄籠洲一帶本有大小船艇三百餘艘，小艇先被潦水沖沉者達七八十艘，稍大船艇之舵亦失效力。又有二十三艘沉沒，計溺于水者約一百三四十人。河上喊聲震天，最險爲省梧東安渡，因其泊於撫大兩河交界太和筏，幾爲潦水將輪沖去，至此，河面秩序大亂，有數渡拖帶火輪擬開駛至河中救人，詎有由鷄籠洲上梧之小輪竟因被潦水猛衝，雖開足馬力，亦不能駛上，各小輪更無敢開至河中救人，蓋恐易去難返也。查信益筏流至界首(粵境)，航務科筏流至梧州洋關外關底地，利通筏流至火山側，被溺人數，現知獲救者僅少數，失蹤者七八十人。而被水湧沉大小船艇則隨水漂流，不知何處。至廿二日下午四時，梧州河面，始復秩序。木筏皆已加重鐵錘，然猶談虎色變。撫河水勢現雖略慢，大河水勢急湍異常，相信最近兩日難保無事，又當十九晚在撫河上中下三筏，亦幾被潦水沖去，人民盡數逃登陸上旅舍暫居，爲狀異常狼狽。現出入梧州輪渡，莫不惴惴云。

(七月二日中央日報)

江河各水決口情形及搶護經過

經委會製表報告

本年伏汛期間，黃河、襄河、揚子江水勢盛漲，防汛工作異常吃緊。各處堤岸潰決漫溢者，時有所聞。惟何者關係重要，何者次要，其後搶護經過如何，已否堵築竣事，近尚無系統之記載。經濟委員會已將黃河、襄河、揚子江各幹堤決口搶堵地段及搶堵經過，編製成表，茲覽誌如下：

黃河決口及搶險地段一覽表

甲、最要決口一處

地點：山東，董莊臨濰集間，南岸。主管機關：山東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七月十日潰決，共六口門，奪溜約百分之八十以上，魯西各縣泰半波及。搶護經過：先電黃委會，轉飭魯河務局極力搶護，並商調航測隊施測口門形勢，復經商定辦法四項，由本會及有關各省撥撥工款，魯省府督促河務局負責堵築，黃委會予以協助，現本會已先撥工款一萬并電催魯省府趕速籌備實施。

乙、特險地段搶救安全者三十處

地點：山東，朱口大堤，南岸。主管機關：山東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溜刷堤根，坍塌甚劇。搶護經過：經掛柳拋袋併力搶護，現已漸趨平穩。

地點：河南，貫孟堤十一公里處，北岸。主管機關：黃河水利委員會。危險情形：七月七日隄身沖陷，寬約三十公尺，水已漫

堤倒灌。搶護經過：經竭力管搶，現水已退出，可即修復。

地點：堤南，東沁河沁陽工，北岸。主管機關：堤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水流直射大堤，堤根塌陷，危險萬分。搶護經過：經拋石搶護，現已暫安。

地點：河南，東沁河沁北汛，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護岸石墊下二公尺。搶護經過：經拋石搶護，現已暫安。

地點：河南，西沁河對村西王賀，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各埽相繼蟄落。搶護經過：經裝拋土袋塊石，并隨時搶修埽工，現已暫可無虞。

地點：河南，考城新堤，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堤坦鬆軟，塌陷不已，堤身僅餘丈餘。搶護經過：經加廂搶護，添做子埽，現已漸趨平穩。

地點：河南，東壩頭，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水已平堤。搶護經過：經拋護塊石，搶做子埽，暫已無虞。

地點：河南，小王雷集莊莊，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堤已漫水。搶護經過：經搶做子埽，現暫無虞。

地點：河南，榮澤汛五堡，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一、二、三、三壩，因水漲淘刷蟄動，二壩全墊，三壩墊下十一公尺，危險堪虞。搶護經過：經竭力搶救，現已暫安。

地點：河南，蘭考舊堤，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埽工蟄動，搶護經過：經拚力搶護，暫可無虞。

地點：河南，溫武陟鄭上中上開陳開北，南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埽工蟄動，形勢危急。搶護經過：經竭力搶護，現已暫安。

地點：河南，鄭工合龍處，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大水漫漲，頗為危急。搶護經過：經預為搶救，現已平穩。

地點：河南，柳園口黑崗口，南岸。主管機關：河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大溜頂沖，頗為危險。搶護經過：經拋護大批磚石，已安穩渡過。

地點：河北，北一段石頭莊東，了牆北二段一舖土窖，北岸。主管機關：河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堤身發生漏洞，水勢洶湧。搶護經過：經努力塞堵，現已暫安。

地點：河北，股路，北岸。主管機關：河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河水直注，勢甚危險。搶護經過：極力搶護，漸趨平穩。

地點：河北，南一段龐小莊南三段十六舖，南岸。主管機關：河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經過：堤身發生漏洞，水勢洶湧。搶護

經過：經努力堵塞，現已暫安。

地點：河北，南三段十五舖，南岸。主管機關：河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河流湍急，堤根淘刷甚劇。搶護經過：經竭力搶救，已告暫安。

地點：河北，劉莊，南岸。主管機關：河北省黃河河務局。危險情形：前後各壩，相繼潰墊。搶護經過：經拋護塊石，漏夜搶救，險象漸減。

揚子江幹堤決口及搶險地段一覽表

甲、最要決口二處

地點：湖北，江陵陰湘吳家大堤，北岸。主管機關：荆江堤工局。危險情形：七月五日潰決，共有口門五十餘處，搶護經過：由荆江局拚命搶救，現已興工堵築。

地點：湖北，監利麻布拐，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四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八日漫潰。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四所，先做裹頭，現又派員協同該所着手堵築。

乙、次要決口十處

地點：江西，馬華堤余家舖，北岸。主管機關：皖贛鄂三省共管。危險情形：七月五日潰決，口門長三百八十一公尺。搶護經過：先商定由揚委會指揮監督，以皖建廳長為工程處長，速做裹頭，設法堵築。現以堤內外水位相差僅三公寸餘，堵築反礙宣洩，擬俟汛後，再舉辦復堤工程。地點：湖北，

荆江大堤得勝台，北岸。主管機關：荆江堤局。危險情形：七月六日被沖，流口長五十丈，深八九尺。搶護經過：現由荆江堤局運集木材，進行堵築。地點：湖北，松滋金城皖岩板窩，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危險情形：七月七日潰決。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屬搶堵。地點：湖北，嘉魚萬成皖谷花洲，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第三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八日潰決。搶護經過：由

江漢局督飭三所。先做裹頭，以免擴大。地點：湖北嘉魚合皖，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危險情形：堤身被匪人挖毀，於七月五日夜半潰決，口長約五十公尺。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三所，先做裹頭，又由會電鄂省，飭速查明嚴懲。地點：湖北，沔陽葉家邊，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十二日晚八時潰決。搶護經過：由江漢督飭三所，趕做裹頭，設法堵築，並加意防範。地點：湖北，沔陽大木林，北岸。主管機關：江漢

工納局第三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十七日下午一時潰決。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三所，趕速搶做裹頭，並加意防範。地點：湖北，漢陽永樂閣下幹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第三工務所。危險情形：水勢漫過堤頂，於七月十二日下午六時潰決。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三所趕速搶堵。地點：湖北

，陽新葛湖堤燈下，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一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十六日晨漫潰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一所，趕速搶堵，並嚴密加意防範。地點：安徽，廣成圩海口洲，北岸。主管機關：皖建廳。危險情形：潰決搶護經過：由揚委會派員前往實地指導搶救。

丙、特險地段搶救安全者六處

地點：湖北沔陽新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危險情形：水位高漲時形勢特險。搶護經過：由江漢局派員，並供給料款，協同搶救，現在水位日落，險象已減。地點：湖北，金口赤磯山橫堤，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危險情形：水位將平堤頂，並發生浸漏。搶護經過：經江漢局派員駐堤搶救，現已脫險。地點：湖北，漢口張公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危險情形：堤身發現崩陷，堤外水位超過江水，異常危險。搶護經過：經江漢局會同湖市軍政機關，竭力搶救，現在水位日落，漸趨穩定。地點：湖北，武昌武惠堤，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局及武惠堤修防處。危險情形：水位高漲，滲漏崩塌堤所在多有。搶護經過：經江漢局，派員會同武昌縣長駐堤搶護，可告無虞。地點：湖北，黃岡團風萬壽宮幹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第二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十三日水勢沖

漫堤頂，損壞堤身三丈餘。搶護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二所，努力搶堵，已於十八日合龍，湖內損失不及十分之一二。地點：江西，阿公、初公、同仁等堤，北岸。主管機關：皖贛鄂省。危險情形：堤身下陷，最深處達三公尺。搶護經過：阿公堤堤身單薄，鐵扒腦堤身移動，現由揚委會派員同九江縣政府，召集民伕搶救，幸未出險。

襄河幹堤決口一覽表

甲、最要決口一處

地點：湖北，鍾祥堤三四工至十一工，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七工務局。

危險情形：七月七日漫潰共有口門十二處，以保堤觀上一口長八里餘為最大。搶護經過：現由江漢局派員駐堤，辦理堵築，正測勘詳擬計畫中。

乙、次要決口七處

地點：湖北，襄陽老龍隄，北岸。主管機關：襄陽縣政府及當地堤工委員會。危險情形：崩陷十八處。搶護經過：由江漢局撥款，交襄陽縣府，就地購料，並派員協同搶救。地點：湖北，天門雙河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六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九日晨三時半潰決。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六所，先做裹頭現已着手堵築。地點：湖北，漢川尹家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八日

晨六時半漫潰。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五所搶做裹頭，設法堵築。地點：湖北，漢川彭公香花等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危險情形：上游各堤漫潰，西水下灌，於七月十日下午四時漫潰。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五所，趕將漫潰各堤堤身竭力搶救，毋任擴大。地點：湖北，漢川城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危險情形：於七月十日下午一時漫潰。

本年江河防汛經過

經委會呈報國府原文

查統一水利行政事業，自上年十一月由本會接辦以來，關於各省境內堤壩修防事宜及應支經費，曾經規定仍由各省修防機關負責辦理，並受各流域水利機關之指揮監督，且為慎重修防，未雨綢繆起見，曾於本年春間，訂定修防注意事項四項，通行各省府及水利機關遵照，妥慎辦理在案。嗣於汛期將屆之時，復力求防汛工作修守周至，指派水利委員會委員傅汝霖，水利處處長茅以昇，督察揚子江防水事宜；水利委員會常務委員孔祥熙，水利處處長鄭肇經，督察黃河防汛事宜。自本年七月初旬以來，揚子江上游一帶霖雨連綿，山洪暴發，水勢洶湧，與日俱增。證諸歷年所得水位起載，不惟已往同

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五所，趕速搶救，毋任擴大。地點：湖北，漢川索子堤，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八日晨六時漫潰。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五所，搶做裹頭，設法堵築。地點：湖北，蔡甸襄永堤保豐堤，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危險情形：七月十七日漫越堤頂，全堤漫潰。搶護經過：由江漢局督飭五所，趕速設法搶護。

(八月八日大公報)

一時期紀錄突破；且橫流所經，甚有超越民國二十年最高洪水位者。又查襄河為入江巨流，性夙渾濁。水復剽悍，平時則河槽淤墊，淺可膠舟，盛漲則高屋建瓴，一瀉千里。前據報稱，江襄堤防，相繼告急。即經迭電分飭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及江漢工程局，督飭所屬，認真防範。遇有險要地段，務須盡力搶救，並經先後電知沿江省政府建設廳，督飭所屬，嚴密防護，毋稍疏虞。一面並派中外工務人員，馳赴沿江一帶，視察防汛實際工作。對於經過各地防汛機關，均經加以指示。至各省修防經費，原由各該省負擔，茲復鑒於防汛緊急，地方財力容有未逮，先後撥助十萬元，發交揚子江水利委員會，統籌支配。鄂省江襄幹堤防汛費，原於湖北堤工

專款預算內規定爲二十萬元。比以堤防危急情勢嚴重，業經先後撥發江漢工部局七十五萬元，妥籌支用。其鄂省民堤修防費並已就堤款內先後撥助二十萬元，交由鄂省府應用。所有目前防汛辦法及汛後措施事宜，前據

中外工程人員馳往視察，曾經分別妥爲規畫，並經先後行知沿江各省府及各水利機關遵照，妥慎辦理在卷。現據漢口水位報告，揚子江八月十日爲四四、三英尺，比之本年該處七月四日最高洪水位五一、三五英尺，實低七、〇五英尺，水勢已見減退，特是鄂省自盛漲之後，沿江及襄河幹隄潰決至多，

其情災較重，施工較難者，當以鍾祥之十一工及天門等隄爲最。關於汛後堵築辦法，除揚子江方面已派本會水利處科長林文龍，襄河方面已派水利處技正楊保璞等前往稽察規畫，並由國聯顧問蒲得利隨時協助外，現正積極勘估，並督飭趕築，藉慰災黎。此本會對於揚子江防汛經過及善後籌擬堵築之大概情形也。方揚子江報漲之始，防汛吃緊之時，乃陝州水文站突於七月八日迭電報告：黃河流域連日大雨。該處流量初爲每秒二千七百立方公尺，繼復增至九千九百立方公尺。大汛時期，較之往年提早二三星期，至是冀魯豫三省全河防務，同告緊急。七月十日河決，魯境鄒城縣，董莊共計口門六處，董莊在第一口門之西，江蘇壩在董莊與第一口

門回東之間，由第一口門向東依次爲二三四五六口門，臨濮集在四五口門之間，第一至第三口門因有江蘇壩之掩護，濱河淤灘甚廣，故過水較少，不關緊要，第四第五兩口門最寬，過水甚多，而四五口門間所存之堤，約僅一百餘公尺，被水衝擊，繼續坍塌。目前兩口已經連合，第六口門原不及四五兩口門寬闊，現亦與四五兩口連而爲一。但該處水流最急，衝刷較深，一二三口門之寬度約自六十至八十公尺不等，第四五六口門連合以後，約寬二千公尺，災情慘重，區域遼闊。關於決口堵築辦法，會派本會水利副處長

鄭肇經於七月二十日與魯省府商定辦法四項：(一)魯省府督促河務局負責堵築決口，並由黃委會予以協助。(二)堵口工款請國府特予撥發，暫先由經委會魯省及有關各省共同墊撥，計經委會三成，魯省二成，有關省分一成。(三)目前補救辦法，爲掛柳落淤，防護江蘇壩，相機裹頭，迅擬堵築計畫，並先備物料。(四)材料齊備後，相機堵築。是項堵築決口辦法商定以後，本會當即先就水利事業費項下允予墊撥三十萬元，匯交魯省，以應急需。惟是時入秋汛，溜勢湍急，進行堵築，殊非易事。祇可一面趕辦物料，並商請參謀本部，遣派飛機，馳決口地方，施行航空測量，以爲設計根據。復以溜勢南移，汜濫益廣，所有南移，獨山，微山

等湖，承此巨浸，容納殊難，大勢所趨，且有奪淮入運之虞。蘇北各縣，亦將同罹墊溺，寔成澤國。日前蘇省鑒於黃流南注，勢極岌岌，因將微山湖等隄防趕事增培，以資防護。而魯省方面則以決口巨溜，宜洩無自，力請挽救，以澄沉災。當經本會於八月五日召集蘇魯兩省主席及有關各機關代表來京，討論疏導黃河決口水流辦法，經議決案如下：(一)黃河由決口南流之水，應如何分洩利導，縮小災區案，決議：「黃河由決口南流之水，應分途導洩；(甲)將流入南旺湖之水設法導入東平湖，挽歸黃河，應由黃河水

利委員會及山東省政府負責辦理。(乙)將流微山湖之水，由湖口開，蘭家壩，導經中運河，六塘河，灌河出海，自微湖入運水量，以中運河所能排洩之最大流量爲標準，應由導淮委員會及江蘇省政府負責辦理。」(二)董莊決口未經堵築以前，如何設法引溜歸入正河，以期減少口門奪溜成數案。決議：「決築歸口引導大溜堵入正河，應即由黃河水

利委員會與山東省政府迅速派員實地勘察形勢，擬定引河地位，及挑溜掛淤辦法，即日派員迅速實施。」現又據黃河水利委員會報告：八月七日下午一時，陝州流量忽增至每秒一萬八千五百立方公尺，當夜子刻又增至每秒一萬八千五百立方公尺，情勢至爲危急。當即由會電知冀魯豫三省政府，轉飭河局

等湖，承此巨浸，容納殊難，大勢所趨，且有奪淮入運之虞。蘇北各縣，亦將同罹墊溺，寔成澤國。日前蘇省鑒於黃流南注，勢極岌岌，因將微山湖等隄防趕事增培，以資防護。而魯省方面則以決口巨溜，宜洩無自，力請挽救，以澄沉災。當經本會於八月五日召集蘇魯兩省主席及有關各機關代表來京，討論疏導黃河決口水流辦法，經議決案如下：(一)黃河由決口南流之水，應如何分洩利導，縮小災區案，決議：「黃河由決口南流之水，應分途導洩；(甲)將流入南旺湖之水設法導入東平湖，挽歸黃河，應由黃河水

，加緊搶護，勿稍疏懈，並為督促疏導黃河決口水流議決案早日實行起見，由會特派黃河水利委員會李儀祉，偕同本會水利處科長汪胡楨，及技術人員等，馳往蘇北部，山東西部一帶，詳細查勘，研討規畫，藉收統籌兼顧之效。此本會對黃河決口籌堤經過，及最近辦理疏導黃流之大概情形也。又查

民國二十年長江水災，始於八月中旬，即黃河水位紀錄。其最高洪水量，亦以八月最。秋汛方長，究竟江河未來漲勢如何，良難臆斷！除由會督飭各水利機關嚴密籌防，勿稍息忽外，所有本會本年籌辦江河防汛經過各緣由，理合呈請鑒核。

(八月十四日大公報)

長江及襄河幹堤決口堵築情形

——經委會編製發表——

揚子江幹堤決口最近堵築情形一覽表

甲·已堵決口五處

(一)地點：湖北，荊江大堤得勝台，北岸。主管機關：荊江堤工局。堵築經過：口長五十丈，深八九尺，出險後經荊江局運集材料進行堵築，已於七月二十七日合龍策流。現正加高培厚中。

(二)地點：東大堤北堤子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四工務所。堵築經過：該堤北堤子決口，經江漢局督飭四所先做裏頭趕辦堵口。現據報已合龍斷流。

(三)地點：陳公堤觀音庵，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四工務所。堵築經過：該堤觀音庵決口七處，經江漢局督飭四所趕辦堵築，現據報已合龍斷流。

(四)地點：羅城堤二聖寺，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四工務所。堵築經過：

該堤二聖寺決口，經江漢局督飭四所趕辦堵築，現據報已合龍斷流。

(五)地點：黃岡團風萬壽宮幹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二工務所。堵築經過：該處潰口長三丈餘，經江漢局督飭二所努力搶堵，已於七月十八日合龍。湖內損失不及十分之一二。

乙·已進行堵築之決口十六處

(一)地點：湖北，江陵陰湘吳家大堤，北岸。主管機關：荊江堤工局。堵築經過：該處共有口門五十餘處，現正由荊州局負責興工堵築。

(二)地點：松滋金城城岩板窩，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堵築經過：經江漢工程局督飭荊州堤工局興工堵築，現正進行中。

(三)地點：公安東大堤魯家鋪，南岸。

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四工務所。堵築經過：現正測勘計畫。籌備堵築。

(四)地點：石首陳公堤來家鋪，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四工務所。堵築經過：現正由江漢局督飭四所着手測勘，並規畫堵築。

(五)地點：監利蔴布拐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四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四所先做裏頭，現正派員協同該所着手堵築。

(六)地點：嘉魚萬成堤谷花洲，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三所先做裏頭堵口工程，俟水退二三尺，即行着手進行。

(七)地點：嘉魚六合堵，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三所趕築裏頭，一面急籌堵口。

(八)地點：沔陽葉家邊，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三所搶做裏頭，並用鉛絲籠盛磚塊及泥袋封口下沉，外打木椿並掛柳以殺水勢，一面籌備堵口。

(九)地點：沔陽大木林，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工程局督飭三所用鉛絲蔴袋木椿等物，將裏頭包妥，俟水勢稍落，即辦堵築。

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三所用木椿蘆葦蘆材裹頭，一面並籌備堵口。

(十一)地點：漢陽永樂閣下幹堵，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三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三所，搶築裹頭，一面積極籌備堵口。

(十二)地點：漢陽江永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二工務所。堵築經過：該處因堤內民埝潰決，裹水高於江水，漫潰五口，現經江漢局督飭趕做裹頭，一面並籌備堵築。

(十三)地點：北永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一工務所。堵築經過：現由江漢局督飭一所趕速設法堵築。

(十四)地點：陽新高湖堤洋燈下，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一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一所先搶築裹頭現正進行堵築中。

(十五)地點：江西，馬華堤余家鋪，北岸。主管機關：皖贛鄂三省共管。堵築經過：先由皖建廳趕做裹頭並相機堵築。

(十六)地點：安徽，廣成圩海口洲，北岸。主管機關：皖建廳。堵築經過：出險後由揚委會派員前往指導搶救。

襄河堤決口最近堵築情形一覽表
甲、已進行堵築之決口七處

(一)地點：湖北，天門雙河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六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工程局督飭六所趕做裹頭，並據將堵築內口按月計劃送會，現已於本月六日興工，約兩週可竣。

(二)地點：漢川尹家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五所趕做裹頭，並據將堵築計劃送會，現已飭趕日興工趕堵。

(三)地點：漢川彭公香花等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五所趕先搶救，現正籌備堵築中。

(四)地點：漢川城堤，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五所趕先搶救，現正籌備堵築中。

(五)地點：漢川索子堤，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五所趕先搶救，現正籌備堵築中。

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五所先做裹頭相機堵築。

(六)地點：蔡甸襄永堤保豐堤，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五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督飭五所先做裹頭，現正籌備堵築中。

(七)地點：襄陽老龍堤，北岸。主管機關：襄陽縣政府及當地堤工委員會。堵築經過：經江漢局撥款交襄陽縣政府就地購料搶救，現又派員測勘代籌堵築。

乙、正在計劃堵築之決口一處
地點：湖北，鍾祥堤一、二、三、四、六工至十一工，北岸。主管機關：江漢工程局第七工務所。堵築經過：經江漢局派員駐堤測勘，計劃籌備堵築，現正運集材料，並先掛淤，本經委會又加派國聯專家及技術人員前往協助進行。(八月十八日大公報)

勸國人節約拯救水災書

馬相伯

國人乎！洪水恐怖之襲來，報章已屢載其詳矣。今澧、樊淪為澤國，宜，沙形同汀洲。鄂，贛二省。災縣數逾六十。武、漢承

長江傾瀉之衝，勢更危如累卵。北方之黃河既漂沒，偃，鞏，又決口於鄆城。而魯西之鄆城，鉅野。東平，荷澤，壽陽，嘉祥，濟寧，汶上等縣，今亦並成災區。曠觀國中。

洪水拍天，哀鴻遍地。傷心慘目之事狀，孰有過于今日者乎？

余行年且百，於水災之慘狀，前於此者，亦嘗二見之矣。憶遜清道光二十三年，洪水漫塞吾家之門，余於驚皇中跨樓登舟，僅以身免。爾時、街巷沈為河渠，原野淪為江海、鄉人赴水離散，慘呼哀號，聲震天地

，余雖生免，然回想當時情狀，今猶悽愴。其第二次則為民國二十年，時余以曾經滄海之身，因與友輩努力於喚起全國民眾注意賑災之工作，而復詳陳末議，以備主持災務者之採納。不料閱時僅及四年，竟又釀成此次空前之巨災。

夫吾國農村之經濟，自二十年之大水災以還，元氣已大損壞，連年復以世界不景氣之影響，遂一蹶而瀕于破產；今又於人禍之餘。更遭天災，則劫後餘生，生死兩難，更何由冀其為國難而奮鬥乎？

今政府於水災，其防汛方策，已屢經討論。而於救災問題，亦議有具體辦法，然余以為救災之事，政府固應倡導於上，人民尤須應起於下。誠能朝野一致，合力以赴。則事半功倍，天災立待而可救也。故吾甚願全國人士共起以圖之。

然則吾人將何以救濟當前之水災乎？曰：當由全國民眾一致努力于節約運動，所謂節約者，即節約一己之衣食住行，以捐助急賑是也。衣齊絨而裹蜀錦者，當念災黎之赤其身而裸其體；飲芳冽而餐肥鮮者，當念災黎之巢樹皮而嚼草根；居高堂而處大廈者，當念災黎之巢樹顛而穴土山；策駿馬而驅鈿車者，當念災黎之沈洪流而浮瀉波。於是測隱之心，動乎其中，節約其衣食住行之所糜費，以賑彼災黎。夫減吾人物質上無謂之享

受。而救彼無量數災黎之生命。即可說是一義務，吾知國人，必所樂從。

或曰。捐貲賑災。乃消極的工作，殊非根本之方策，且連年災禍。更番輸將，不亦使人厭倦？曰是。何說也？夫致力於積極的工作，固以科學建設為上，此為政府經常之工作。賑災為吾人之義務，况萬千災黎，浮沉洪流，仰企蒼天。忍死待救。今節吾人不必之消費。以拯彼待死之災黎。一錢之施，一物之助，在災黎為有益，在吾人未嘗徒費。多救一人，即多活一命，安得謂非積極？至若更番輸將，或貽厭倦，使人而仁，必不如此，蓋捐貲賑災。為第一樂事，天下寧有為善而感厭倦者乎？且使吾人易地而處，將亦亟盼他人之來賑乎？

總之，空言救濟，但加憐惜，實皆無補於事，必也節約服用，慷慨解囊，作實際上的救助，方為可貴，且物與民胞，古有明訓，使野有餓殍，而我獨飽食，人皆露宿，而我獨燕居，捫心自訟於心安乎？果能忍心而聽之焉則災黎之失救，即整個國家之損失，蓋今日之慘劫，即他日之亂源也，而今日之救人，亦即他日之自救，吾親愛之國人，欲救人以自救乎？抑欲絕人以自絕耶？斯皆在一己之自擇焉！

余今年九十六，殊不忍坐視災黎之束手待斃，國脈之無形消沈，故謹以節約救濟水災之議，進諸國人之前，甚願國人俯鑒吾忱。

（七月二十日早報）

救災如救火 快快！
救人須救澈 快快！

一周間之紗花（七月廿二日—廿七日） 陳濟成

本周紗花，榮辱互見，變幻多端；大抵以實銷為轉移，適屆交割之期，形成軋空之勢，買方收貨踴躍，賣方交貨極感缺乏，往往忍痛抵補。結果近期暴漲，遠月激高，殊非正當之發展也。

周初，承上周頻漲之後，呈反動回落之象。此種情形，實意中事；但現紗銷路良好，紗廠停工者衆，生產不多。同時存紗驟減，故多數心理，傾向做多期。紗遂被現紗激動，市價穩定，棉花據市場言：通州某廠有通州花數千担來滬，交解棉花檢驗處審查合格之貨，為數已多，本月市價稍跌，但遠月堅挺，故有掉期之舉。

旋以現銷岑寂，棉紗則廠方套賣，棉花則廠需不佳，賣氣忽濃，市盤驟降。卒以標金高騰，匯兌大縮；且市場對於通貨問題，傳言極盛，遂致紗花漲風重起也。

本周紗交二十支金雞標準紗共成交二十四萬八千〇五十包，較上周多九萬九千零五十包，最高價為九月期之一百七十四元八角，較上周漲三元；最低價為七月期之一百六十六元，較上周漲六元二角。國產細絨標準花共成交六十七萬零八百担，較上周多十二萬三千六百担，最高價為七月期之三十五元五角，較上周漲二角；最低價為十一月期之三十二元五角，較上周漲一元。

一周間之紗花（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 陳濟成

本周紗花兔起鶻落，變幻驚人。始則動補猛購，後突斬多拋空，其漲也如狂潮之怒騰。其原因有四：一、通貨膨脹之謠甚熾，二、標金向高峯邁進，三、紗花存底枯竭，四、外匯明暗均緊。其跌也。如瀑布之猛瀉，其原因有五：一、通貨膨脹之謠全屬子虛，二、寧波金融發生恐慌，三、現銷忽告清淡，四、多頭轉賣廠方套售，五、外棉疲軟。

周初紗花承上周通貨膨脹之謠，人心極度向榮，漲風銳不可當；業外圍購亦切，空方抵補愈力，散戶猛購不息，買氣之湧，實所罕見。旋則謠傳以當局之切實否認而平息，同時寧波方面之錢莊，先後倒閉有九家之多，致人心又現不安之狀，驟然反動，市氣頓虛。現貨轉滯，業外停購，反競出籠，斬多拋空，勢甚忙碌。故周末雖金價昂騰，而紗花反形暴跌也。

本周紗交二十支金雞標準紗，共成交三十三萬二千包，較上周多八萬三千九百五十包。最高價為八月期之一百七十九元八角，較上周高峯漲五元；最低價為八月期之一百七十三元，較上周低峯漲七元。國產細絨標準花共成交七十七萬七千七百担，較上周多十萬六千九百担。最高價為八月期之三十六元二角，較上周高峯漲七角；最低價為十一月期之三十三元二角，較上周低峯漲七角。

一周間之紗花（八月五日—十日） 陳濟成

本周紗花，初以客銷呆滯，遂致市况不佳；旋以金價上騰，軋空風起，雖海外棉花均見疲落，而市氣重見振作也。

本周棉紗以客幫現銷，較前周大為遜色，向稱採購踴躍之四川幫，則絕無舉動，僅內地幫稍有零星問津，市况殊形閑散，價格一度挫跌。旋以金價發見高峯，人心重入佳境，操業者回想存底枯乾。乃有軌空之舉，近月獨俏，餘月亦被帶起。

本周棉花，先以紗市乏力帶疲，引起花幫中之多頭出籠，人心虛弱，散戶亦乘勢拋空；惟現棉廠需轉機，買價與上周彷彿，無甚榮辱。繼隨期紗回佳，一般空頭重起驚惶，紛紛抵補，人心突形挺秀；同時金價既昂，天氣又寒，連日綿雨有礙發育，故雖美政府棉產報告激增，而棉花趨勢較俏，新花拋戶較衆，市况堅定云。

本周紗交二十支金雞標準紗共成交二十萬零五百五十包，較上周減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包。最高價為八月期一百七十四元九角。

較上周高峯跌四元九角；最低價爲同月期之一百六十九元，較上周高峯跌四元。國產細絨標準花共成交四十七萬九千担，較上周減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担。最高價爲八月期之三十五元七角五分，較上周高峯跌四角五分；最低價爲十一月期之三十二元五角，較上周低峯跌八角。

一周間之債市（七月廿二日—廿七日）

惲慈超

本周金融因划頭之暫停，保證籌碼之增加，因之而頓呈活動。休戚相關之債市，隨之而逐步邁進，欣欣向榮。本週與上週價格之比較，上漲達二三元。苟此後無意外之襲擊，金融能羣謀維持，雖不能恢復原有之高價，必可保守目前之折扣也。本週六日市况，分識於後：

星期一（七月廿二日），外界套頭之增多，套利之減輕，故本日開盤即呈挺勢，自始至終，各漲二角至七角。次盤抵補粉米，續形挺秀，再漲二三角。統計較上週以金短本月份漲九角五分爲最鉅，餘自二角五分至八角五分不等。

星期二（七月廿三日），晨初開盤，各幫拋售頗多，多頭了結亦湧，除編遺微漲外，餘概微疲。次盤續疲，鹽稅金短驟小六七角。全日概小自五分至八九角。

星期三（七月廿四日），開盤上列趨小，自鹽稅起，即呈微漲，廿三關及正六回上四五角。次盤一致回堅，以本月統稅挺六角，鹽稅五角金短五角半爲較鉅。結果廿捲以次，各回漲一角至六角半。

星期四（七月廿五日），本日爲七月期最後一日，市場得金融之週轉，顯露軋空氣象。開盤編遺不動，裁兵稍堅，以次各漲二三角不等。次盤裁兵本月陡漲九角半，下月亦挺六角；廿三關本月會暴漲至一元八角半，以六十三元七角收盤，較開盤漲一元二角。正

六本月亦漲一元二角，九六本月會軋見十元另九角半之新價。綜計全日各漲二角至一元七角半。

星期五（七月廿六日），本日僅拍八月期，開盤上列各債大致微漲，金短以次，反見小象，廿三關及正六暴漲八角五分。兩盤漲跌互趣，前後各判，極盡變幻之能事，較昨大致均漲一角至五角，惟十九關十九善後各小一角五分及一角云。

星期六（七月廿七日），編遺開盤首漲七角，裁兵繼漲九角，一時欣欣向榮，各呈優秀之挺勢。次盤再度上漲，金短再漲六角。結果各飛漲八角至一元四角五分。

下星期一爲交割，七月存帳總數爲四千三百三十九萬，內划帳二千九百廿六萬，交割數爲一千四百四十三萬。本週期貨成交爲一萬零二百八十七萬五千。

一週間之債市（七月廿九日—八月三日）

惲慈超

本週之債市，星期一適值交割，存帳數目，較上月相彷彿；而交割數目，殊形減少，套利逐漸增加，於此可見一般。價格方面，亦由大起落而漸入盤旋穩定狀況中，苟無鉅大變動，其起伏範圍，當不致甚劇也。茲將六日情形，分識如左：

星期一（七月廿九日），交割無市。

星期二（七月卅日），晨初開盤，人心旺盛，編遺首漲一元七角，究因開價太高，遂以七元五角收盤，較前亦漲一元二角。裁兵繼漲一元七角。九關九善後相隨上趨一元。廿關統稅漲勢稍殺，此時四十八號出籠頗盛，鹽稅已無上下，金短廿二關反形見小，九六亦見小三角。次盤編遺本月首小一元，裁兵本月一元，下月幾達元半。嗣因各債相繼突見回風，至鹽稅以次，仍形下疲，變幻之速，殊難捉摸。結果自編遺至廿二關較上週上漲數角，以裁兵七角半爲

較鉅，統購稅起均形下趨，以正六小八角為最鉅云。

星期三(七月卅一日)，通貨膨脹之謎，漸次不攻自破，去事實似尚太遠。晨初承昨日之餘波，四十八號繼續脫手，編遺最小元餘，遠期裁兵達一元八角，廿捲廿關亦小元餘，廿二關以次，散戶略有需求，稍呈緩和，九六以十元〇三角開盤，幾小近元，收盤六角半，次盤大戶拋售已稀，陡見回風，各回上二三四角；惟九六仍屬萎靡，統計一致見小三角至一元七角。

星期四(八月一日)，開盤大戶再微出手，前列仍疲，廿關以次，漸有漲勢，惟交易稀少，回風亦僅一二角之能力，九六再小五角五分及四角，逼近十元關口。次盤前列略回二三三四角，後列自廿二關起下降四角，正六突跌六角，九六跌進十元關內。結果漲多跌少，以正六下月跌六角為最鉅，九六則跌七角及六角半云。

星期五(八月二日)，開盤前列繼續趨疲，鹽稅以下，稍形回振，九六重出十元關。次盤前列告漲，後列仍極拋秀，九六復站十元另三角半及五角半之價格。結果，前列略疲，後列回漲，以九六正六金短為較鉅云。

星期六(八月三日)，開盤四十八號反出為進，人心復趨堅強，編遺首漲三角，下列亦帶勁挺。次盤形成盤旋，正六獨漲三角半及五角，九六復至十元七角半。結果除廿三關本月微疲五分外，其餘概漲二角至六角半云。

全週期貨成交計八千五百十三萬。

一週間之債市(八月五日——十日)

揮藝超

滬市金融甫經小安，甬埠錢業復告崩潰，其直接及間接影響於本埠人心，實非淺鮮。以故週初債市復趨不振，入後稍有回蘇，但無勁勢。綜計本週情形，仍屬盤旋，漲雖不易，下降亦定也。

星期一(八月五日)，晨初開盤，編遺稍好二角，至裁兵下月即

微疲五分。嗣後即各跌一二角，七十八號售出較多，次盤編遺小二角半，餘稍回振，以廿三關正六下月各三角半為最鉅。結果除九善本月，廿三關本下月，正六本月微漲外，餘悉趨疲自五分至四角。

星期二(八月六日)，開盤北幫大有拋售，裁兵下月狂瀉八角。嗣後四十八號加以吸收，降勢漸殺，廿關以次，僅二三四角；惟金短後仍因拉提無力，降勢再盛，正六復小八角。次盤裁兵再事下游，入後漲跌不一，統計一致趨疲，少者一二角，多者八九角云。

星期三(八月七日)，開盤裁兵繼續趨小半元，九關以次，各受影響，四十八號再事拉提，廿三關正六得以站定，九六且行回好。次盤轉呈生氣，回振頗速，金短以下，反漲過昨日收盤之價格，九六亦回至零六角及七角半。結果漲多跌少，以正六下月漲四角為最鉅。

星期四(八月八日)，晨初開盤，編遺裁兵均各微挺，北幫輪胃仍強，廿關以次，漸走疲境。次盤上列當然不振，廿二關後重行回好，比較昨日跌多漲少，與昨日適成反比例勢。

星期五(八月九日)，晨初開盤，一部分站定不動，大部稍佳，趨勢頗勁。次盤散戶進胃不惡，再行高翔一二角，綜計各漲五分至五角間。

星期六(八月十日)，開盤編遺裁兵微疲，九關而後，轉見挺象，統稅好四角及三角半，廿三關起反回，裁兵之疲勢，前後中段各異。次盤大致趨軟，多者三四角。兩盤結果，跌多漲少，以下自金短小六角為最鉅云。

全週成交期貨為四千九百十七萬云。

一週間之金市(七月廿二日——廿七日)

王綏之

本週大條近期未動，遠期縮一二五。銀價平定，倫敦金價跌六辨士，美英匯兌大七五，英美匯兌大一分，標金漲念元另三角。茲

將本週情形，略述如下：

週一，大條近期穩定，遠期縮另六二五，銀價勿動，倫敦金價亦無變化，美英匯兌六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四十八元六角。起初買戶踴躍，盤跌至八百四十五元一角之最低價。旋以匯市稍鬆，並有大戶勇進，致逐步上漲至八百五十五元以上。俄得孟買銀價預測報漲，會回跌至八百五十二元左右；惟緣大戶續進，故再漸昇至八百五十八元之最高價。俟悉孟買銀價果然報漲，逐見下挫，徘徊於八百五十五元與八百五十七元內外。收盤為八百五十五元九角，較之上週六漲三元四角。

週二，大條與銀價均未動，倫敦金價跌四辨士，美英匯兌小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五十六元。當時賣氣較濃，漸跌至八百五十四元二角之最低價。俄頃大戶買進，步漲至八百六十一元二角之最高價。厥後趨勢盤旋，或以匯市微鬆而下跌，或以孟買銀價回跌而上升，疊呈起伏於八百五十八元與八百六十元內外。收盤為八百五十九元四角，較之週一漲三元五角。

週三，大條與銀價續定，倫敦金價跌三辨士半，美英匯兌大一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五十三元二角，繼即八百五十二元八角，為當日最低之價。旋因匯市略為轉緊，乃逐漸盤漲至八百五十七元一角之最高價。嗣雖回挫，但市况頗平，始終上落於八百五十五元與八百五十六元內外。收盤為八百五十五元九角，較之週二跌三元五角。

週四，大條與銀價又定，倫敦金價漲一辨士，美英匯兌小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六十二元七角。初買風蓬勃，上昇至八百六十五元二角之最高價。後緣匯市趨鬆，步步盤跌至八百六十元左右；但當時人心尚佳，故復回昇，而進出於八百六十二元內外頗久。終因

匯市愈硬，是以賣氣轉旺，漸跌至八百五十八元五角之最低價。惟收盤復稍漲為八百六十元，較之週三漲四元一角。

週五，大條與銀價再定，倫敦金價漲三辨士，美英匯兌六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五十八元二角。開後上落平定，盤旋於八百五十八元與八百五十九元內外，最低價曾至八百五十七元二角。嗣因匯市漸緊，遂向上游，時漲時跌於八百六十元與八百六十二元五角之間。旋悉孟買銀價報跌甚多，一時買風驟熾，並以匯市愈軟，故漲至八百六十九元四角之最高價。迨後趁高買戶衆多，回小至八百六十七元四角收盤，較之週四漲七元四角。

週六，大條近期仍定，遠期微縮另六二五，銀價亦仍不動，倫敦金價跌二辨士半，美英匯兌大二五，標金開盤八六六元八角，為當日之最低價。旋即漲至八百七十三元，蓋悉中央掛牌，先令掛縮，關金掛大之故。後因匯市緊軟，復漸昇至八百七十九元八角之最高價。當有大戶賣出，頓見下挫；兼以匯市由緊轉平，而孟買銀價預測報漲，致賣風更盛，逐步盤跌至八百六十元之內。終緣趁低買進者較夥，收盤仍回漲為八百七十二元八角，較週五漲五元四角。

本週國外銀市，始終平定，惟金市則以本埠匯市緊軟，故趨漲念元有奇。至於匯市之緊軟，由於改革幣制空氣濃厚，故求者衆多而且踴躍也。

以上略述滬上之標金市况，茲更將逐日市價及成交條額，附表於後，以便查覽。

日期	上午				下午				成交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上午	下午
七月廿九日	八四八·六〇	八五五·七〇	八四五·二〇	八五三·五〇	八五三·八〇	八五八·〇〇	八五三·八〇	八五五·九〇	三六、九四六	一二、七九六
七月廿八日	八五六·〇〇	八六一·二〇	八五八·七〇	八五四·二〇	八六〇·〇〇	八五七·八〇	八五九·四〇	三三、九九九	九、三四二	
七月廿七日	八五三·二〇	八五七·四〇	八五二·八〇	八五五·九〇				二三、二九六		
七月廿六日	八七二·七〇	八六五·三〇	八五七·八〇	八六一·九〇	八六三·〇〇	八五八·五〇	八六〇·〇〇	二八、四二七	一〇、〇八〇	
七月廿五日	八五八·二〇	八六二·六〇	八五七·三〇	八六〇·九〇	八六九·四〇	八六一·二〇	八六七·四〇	二四、一〇八	一七、一二九	
七月廿四日	八六六·八〇	八七九·八〇	八六六·八〇	八七二·八〇				四八、三二八		

一周間之金市 (七月廿九日—八月三日) 王綏之

本週大條近期不動，遠期微長另六二五，銀價毫無變化，倫敦金價漲三辨士半，美英匯兌小八七五，英美匯兌亦小八七五，標金漲四十二元五角。茲將本週情形，略述如下：

週一，大條近期長一八七五，遠期長二五，銀價勿動，倫敦金價跌一辨士，美英匯兌小一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七十元八角。繼即八百七十元四角，為當日最低之價。旋因大戶買進，即見漲風；兼之匯市步緊，故循序邁進，逐漸盤漲至八百九十四元三角之最高價。嗣以匯市略為轉鬆，一度回跌至八百八十八元之內；但緣人心其佳，進戶較夥，致收盤復上昇為八百九十二元八角，較之週六漲念元另三角。

週二，大條近期縮一八七五，遠期測二五，銀價平定，倫敦金價漲一辨士半，美英匯兌小三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九十七元。當即漲至九百十三元，蓋悉中央掛牌，先令掛縮頗多，關金掛大亦鉅所致。俄頃匯市鬆硬，逐漸下跌至八百七十六元之最低價。嗣有大戶勇進，並以匯市趨緊，頓時買風驟熾，激漲至九百〇七元。旋緣

趁高賣出者衆多，瞬即回小至九百〇一元。但不旋踵間，復步漲至九百〇八元之最高價，因有大戶續進故也。迨後匯市由緊轉平，致再盤跌至八百九十九元之內。收盤為九百元，較之週一漲七元二角。

週三，大條與銀價續定，倫敦金價漲廿辨士，美英匯兌小一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九十四元。當悉中央掛牌，先令掛縮，關金掛大，一時進戶蜂擁，上昇至八百九十七元七角之最高價。旋以匯市步硬，致即轉向下游，逐漸盤跌，竟至八百八〇元五角之最低價。收盤稍回，為八百八十二元，較之週二跌十八元。

週四，大條近期仍定，遠期長另六二五，銀價亦仍未動，倫敦金價漲三辨士，美英匯兌小三七五，標金開盤為八百八十九元。起初買氣較濃，盤漲至八百九十一元五角之最高價，嗣因匯市頗鬆，步跌至八百八十三元七角之最低價，厥後市况尚平，局勢盤旋，始終上落於八百八十五元至八百八十九元內外。收盤為八百八十七元八角，較之週三漲五元八角。

週五，大條與銀價續定，倫敦金價一辨士半，美英匯兌大一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九十四元。開後步跌至八百八十八元八角之最

低價，實由匯市鬆硬之關係。旋有大戶傾買，即行回升至八百九十二元與八百九十四元內外而徘徊。後因匯市逐漸緊軟，故買風愈旺，步步上漲至九百〇六元五角之最高價。收盤略挫為九百〇四元四角，較之週四漲十六元六角。

週六，大條與銀價再定，倫敦金價漲半辦士，美英匯兌穩定，標金開盤為九百〇三元八角。初微跌至九百〇二元三角，為當日之最低價。旋悉中央掛牌，先令掛縮，關金掛大，頓時買風極盛，飛漲至九百十七元之最高價，嗣經匯市稍鬆，乃漸盤跌至九百〇八元五角。終以人心向上，進戶踴躍，不久復見回漲；惟趨勢不定，登

呈起仆於九百一十一元與九百十六元內外。收盤為九百十五元，較之週五漲十元另六角。

本週英美銀市，依然平定；惟金市則激漲頗烈，因利多空氣，充盈市場，賣戶每多束手，進戶異常踴躍；並且大戶多頭，續進不已，權面更形乾涸。雖偶因匯市趨鬆，一時驟跌十數元，但大衆咸抱大漲小回之心理，故趁低買進者，又比比皆是，以致造成易向上游之局。

以上略述本週滬上之標金市況，茲更將逐日市價及成交條額，附表於後，以便查覽。

日期	上 午				下 午				成交
	開	盤	最	低	盤	最	高	低	
七月廿九日	八七〇・八〇	八八四・五〇	八七〇・四〇	八八四・〇〇	八八六・六〇	八九四・一〇	八八六・〇〇	八九二・八〇	四〇、四四六
七月卅一日	八九八・〇〇	九〇三・〇〇	八九七・〇〇	八九七・〇〇	八九八・三〇	九〇八・〇〇	八九七・三〇	九〇〇・〇〇	五二、〇三一
八月一日	八九四・〇〇	八九七・七〇	八九〇・五〇	八九二・〇〇	八九八・〇〇	九〇八・〇〇	八九七・三〇	九〇〇・〇〇	五〇、七八五
八月二日	八八九・〇〇	八九一・五〇	八八三・七〇	八八七・八〇	八八八・〇〇	八八八・五〇	八八四・七〇	八八七・八〇	三二、八九三
八月三日	八九四・〇〇	八九四・八〇	八八八・八〇	八九二・三〇	八九三・八〇	九〇六・五〇	八九二・六〇	九〇四・四〇	二八、九三一
八月四日	九〇三・八〇	九一七・〇〇	九〇三・三〇	九一五・〇〇	九〇三・三〇	九一五・〇〇	九〇三・三〇	九一五・〇〇	四九、四二七

一週間之金市 (八月五日——十日) 王綏之

本週大條近期不動，遠期縮另六二五，銀價始終無變化，倫敦金價跌四辦士半，美英匯兌大七五，標金跌七元七角。茲將本週情形，略述如下：

週一，大條近期不動，遠期縮另六二五，銀價平定，倫敦金價漲一辦士，美英匯兌大一二五，金市因銀行例假，故亦休業。
週二，大條與倫敦金價皆停市，銀價仍定，美英匯兌亦無變化

，標金開盤九百一十五元五角，為當日最高之價。開後大戶傾買，立即下瀉至八百九十八元，當時趁低尚多，曾一度回升至九百〇三元以上。嗣以匯市步硬，致賣風又盛，逐步盤跌至八百八十七元五角之最低價。旋緣匯市稍平，乃復漸上漲至八百九十四元左右。終因人心不振，賣戶較夥，故收盤仍見挫，為八百九十元七角，較之上週六跌念四元三角。

週三，大條與銀價均穩定，倫敦金價跌一辦士半，美英匯兌大一二五，標金開盤為八百九十一元。當時賣氣頗濃，步跌至八百

十七元之最低價。俄頃稍見回昇，上落於八百八十八元與八百八十九元內外。後因匯市緊軟，買風頓見轉旺，循序適進，逐漸盤漲至九百〇四元二角之最高價。收盤為九百〇三元八角，較之週二漲十三元一角。

週四，大條近期仍定，遠期縮另六二五，銀價亦定，倫敦金價跌四辨士半，美英匯兌大二五，標金開盤為九百一十一元。初略盤跌至九百〇九元之內；旋緣匯市趨緊，步漲至九百十六元五角之最高價。當時忽有大戶賣出，致頃刻下瀉至九百〇三元五角左右；惟趁低買進者蜂擁，是以瞬復漲至九百十三元。嗣因匯市轉鬆，遂再回跌至九百〇三元之最低價。迨後局勢盤旋，疊呈起伏於九百〇五元至九百十元內外。收盤為九百〇九元，較之週三漲五元五角。

週五，大條近期續定，遠期長另六二五，銀價又定，倫敦金價漲一辨士，美英匯兌大二五，標金開盤為九百〇三元二角。當因賣戶衆多，下跌至九百三元之最低價。旋有大戶奮勇買進，一時漲勢頗烈，逐步盤昇至九百十六元。嗣緣趁高賣出者踴躍，致漸回小

至九百〇九元以內。厥後匯市愈軟，繼續激漲至九百十八元八角之最高價；但不久復向下游，再跌至九百十三元，實由另一大戶賣出之故也。收盤為九百十四元，較之週四漲五元。

週六，大條與銀價再定，倫敦金價跌半辨士，美英匯兌未動，標金開盤為九百一十一元二角。初微漲至九百一十一元八角，為當日之最高價。俄因大戶傾售，兼以匯市鬆硬，故漸盤跌至八百九十八元二角之最低價。嗣後另有大戶勇進，頓時轉向上游，步步上昇至九百十元之外；惟收盤稍見回跌為九百〇七元三角，較之週五跌六元七角。

本週金市，週二有一部份大戶多頭出籠，跌勢頗劇。嗣因週四週五，雖因另有大戶買進，復行上漲而一度重見新高價；但緣趁高賣出者異常踴躍，故未能站住，結果較之上週，終致回跌也。

以上略述本週滬上之標金市況，茲更將逐日市況，及成交條額，附表於後，以便查覽。

月	日	星期	上午					下午					成交	
			開盤	最高	最低	收盤	開盤	最高	最低	收盤	盤上	盤下		
八月	五日	一	停市											
八月	六日	二	九一〇・五〇	九一〇・五〇	八八九・五〇	八九三・一〇	八八八・三〇	八九四・三〇	八八七・五〇	八九〇・七〇	五六、八八九	一九、七八九		
八月	七日	三	八九一・〇〇	九〇四・二〇	八八七・〇〇	九〇三・八〇					四六、八五一			
八月	八日	四	九一一・〇〇	九一六・五〇	九〇三・〇〇	九〇五・一〇	九〇七・七〇	九一一・〇〇	九〇六・〇〇	九〇九・〇〇	五三、〇八一	一八、九〇七		
八月	九日	五	九〇三・二〇	九一六・〇〇	九〇〇・三〇	九〇九・〇〇	九〇八・一〇	九一八・八〇	九〇八・一〇	九一四・〇〇	四九、三七一	二四、五九一		
八月	十日	六	九一一・二〇	九二一・八〇	八九八・二〇	九〇三・七〇					五八、五五五			

一周間之雜糧 (七月廿二日—廿七日)

徐香嚴

星期一(廿二日)，標麥，因現麥活絡，洋麥報漲，市上人心向上，行販停出，補空活動，各月份乃逐步上展。午後遠月仍堅，近期則有產區客戶與多頭了結，市價稍平。收市本月份較上周末大一分，八月不動，九月份各大二分，十一月份漲四分。標油，各月份約降五分至一角五分。標餅，以連電下挫，客餅甩價傾脫。市場空氣萎靡，本月下期猛跌三分。

星期二(廿三日)，標麥，近期被現麥與粉市帶好，遠期互有進出，市少變動，七八月份各大二分與一分，九十兩月不動，十一月份小一分。標油，八九月份各升一角半，十月份升一角，十一月不動，本月未開。標餅，因汕頭幫辦胃暢旺，市價疲中帶定，本月下期回上半分。

星期三(廿四日)，標麥，以現麥喊價見挺，粉市現象轉佳，各產區麥價因地戶不肯廉出，已有不能合划之勢，是以遠期各月喊價穩定。本月份交割在即，行販稍有現麥套出，故收市價未有出入，八至十一各月份，均大二份。標油，七八月份續升二角五分與一角五分，九月份各升二角，十一月份上升三角。標餅，現銷續暢，

行情趨升，本月下期上漲三分半。

星期四(廿五日)，標麥，開市後即被洋麥與粉市帶好；且內地行販等搬運不刻，不再套售，即洋麥套頭亦不划合，因此反引起業外囤買與補空之問津，收市價本月份漲一分，其餘各月，均漲三分。標油，七八兩月，上漲三角與二角，十月份漲一角五分，九月十一月各漲五分。標餅，稍呈定局，本月下期回小七厘半。

星期五(廿六日)，標麥，開盤尙居定局，後以粉市不振，隨有浮多與套戶售出，各月份步步回小；但洋麥現貨報漲，本麥現貨不豐，故收盤仍可站住。計八月份微小一分，十月份小二分，九十一兩月各小三分，本月份被現麥帶住，未有軒輊。標油，本月份下跌三角。八、十、十一月各跌二角，九月份亦跌一角。標餅，因汕頭幫辦交易轉懈，內地去路亦淡，人心不定，微呈下跌，本月下期跌去三分七五。

星期六(廿七日)，標麥，因洋麥激漲，現麥亦大，又值市上有幣制改革之謠，近遠各月份立即飛漲。繼以業外大戶吸收與浮空抵補，市價節節上升，七月份收市高至三元四角，八月十一月各漲六分，九月份各八大分。標油，七八月份各升二角，九月份升一角五分，十月十一月各大二角五分。標餅，本月下期上漲一分七五。

本週成交總數及價格表

品名	本週成交總數	七月最高價	八月最高價	九月最高價	十月最高價	十一月最高價
標準小麥	四五九車	三·三〇〇	三·四九	三·七〇	三·七九	三·八三
標準豆油	二七八〇担	一·一六〇	一·二二〇	一·二七〇	一·三三五	一·三九五
標準邊餅	一四一〇〇片	期下 一·三三五	一·三三五	一·三三五	一·三三五	一·三三五

一周間之雜糧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 徐杏嚴

星期一(廿九日)，標麥，初以洋麥報價續漲，金市亦復上升，故各月份開盤，會漲數分。至二盤以下，因粉市由高而下，又有一部份行家之洋麥套貨，浮多囤戶，亦趁高售出，不免略受打擊，市價又復回平。收市價八月十一日較上周末各大一分，九月份反小一分，十月份不動，七月份交割停拍。標油，七八月份各漲三角，九十十一月亦均升一角五分。標餅本月下期漲一分。

星期二(三十日)，標麥，開價即俏，因行家心思鑒於現麥挺貴，產地報漲；中途有因粉市上升，及幣制謠言愈盛；且金價上騰，匯率又縮，所以業內外買戶極為踴躍，市價乃一再狂漲。八九月份各大一角一分，十月十一月各大九分。標油，本月份續漲一角，八月十一月各漲三角五分，九十一月兩月，亦漲四角五分與四角，十二月份初次開價為十二元九角五分。標餅，本月下期續升一分二五。

星期三(卅一日)，交割無市。
星期四(一日)，標麥，回跌頗見猛烈，因行販與內地幫均有

套出，囤戶與業外大戶，進冒停頓，故各月份市氣一致大虛；尤以本月份為更甚。收市價突小八分，九月份各小六分，十一月份小五分，十二月份初次開拍，價為三元九角四分。標油，八十一月各跌二角五分，九月十二月各跌二角，十月份跌一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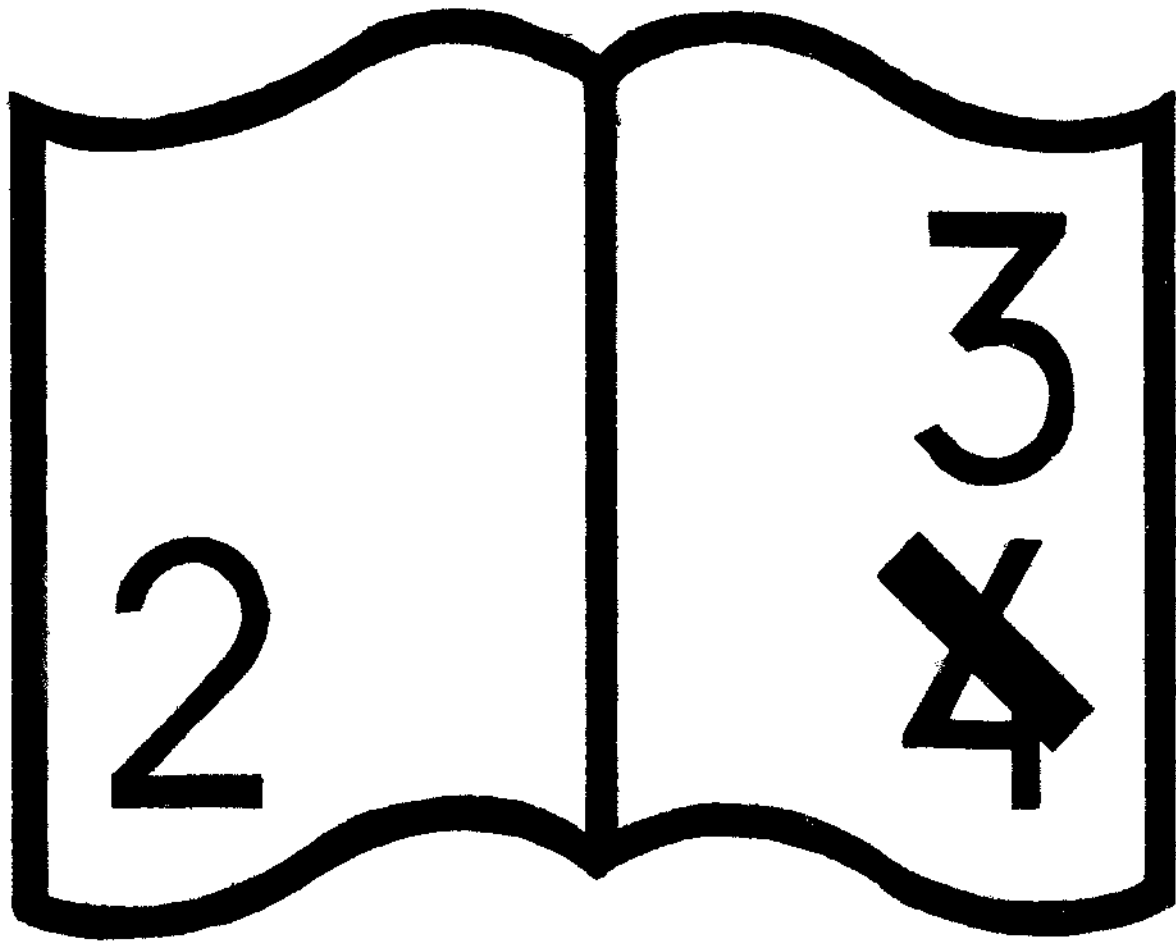
星期五(二日)，標麥，開盤後，各月份續見暴落，以洋麥報價回跌，至業內外人心，前有通貨之謠，投機客戶，紛紛吸進；今則事過境遷，大部分之浮多，亟思了結，趁勢之浮空，又頻頻加碼。致近遠各期，一致鬆落，計本月份跌六分，九月份跌四分，十一月各跌七分，十二月份跌八分，標油，各月份約漲一角五分至三角不等。

星期六(三日)，標麥，以金價上升，現麥挺站，又引起業外囤戶之問津，行販不出，浮空新買，頗有收抵，開價立見上騰，沒有少數多頭了結。收市又轉平局，但較之上日收市價，則八九十一月，各大三分，十月份大四分，十二月份激漲八分，標油，八九月份回小一角與一角五分，十月十一月各小五分，十二月份下跌二角。

X X X X X

◆ 本周成交總數及價格表：

品名	本週成交總數	七月最高價	八月最高價	九月最高價	十月最高價	十一月最高價	十二月最高價	一月最高價
標準小麥	五三二車	一·二·四五	三·七〇	二·八〇	三·八九	三·九三	三·九四	三·九六
標準豆油	三九六〇担	一·二·三〇	二·四五	三·六〇	三·七五	三·八一	三·八六	三·九四
標準邊餅	六二〇〇片	一·三·七〇	二·四五	三·九〇	四·〇〇	五·九〇	二·七〇	三·九四



编码错误

一周間之雜糧 (八月五日——十日)

徐香巖

星期一(五日)，標麥，以金價昂漲，致被帶好；又值現麥上升，市氣更見活潑，內地行販，概不拋售，業外囤戶，又見活動。故開市後，步步上升，祇本月份有鉅額籌碼套入，尙未收回。收市價未有出入，九月十二月各漲二分，十、十一、一各月份，則均漲三分。標油，本月份不動，九、十、十二三月，各升一角，十一月份升一角五分。

星期二(六日)，標麥，開盤時，因國外美麥報漲，現麥又見喊高，近期步升二分。後以金價狂跌，引起囤戶與浮多求脫，遠期囤戶進胃已呆，行空拋賣，市況已軟。收市價八、九、十、十一各月均無出入，十二月份小二分，一月份小四分。標油，八九月份各跌二角五分與三角，十月十一月跌三角五分及四角，十二月份未開。

星期三(七日)，標麥，初被粉市帶小，但以現麥堅站，產價高昇，內地行販，均不敢套出，乃疲而復挺。收市遠期尤堅，一月份反漲一分，十月份小三分，九月份小一分，其餘各月不動。標油，八月十一月續跌五分，九月份各跌一角，十二月份，因上月未開，竟跌三角五分。

星期四(八日)，標麥，以國外美坎麥一律回好，又以金價上漲

甚健；洋麥合價更昂，定貨不划，本麥現貨來源與存底日減，廠胃仍旺，貨主心思向上，喊價步高。開市後，補空與新買兩活，行販套賣觀望，近遠各期一律上升，本月份漲三分，九月十一月各大二分，十二兩月，均大四分。標油，本月份微小五分，九月份不動，十一二月份，各升一角。

星期五(九日)，標麥，受洋麥報小影響，近期又有散多了結，上午開價跌落二三分；午後以內地與行家均無套賣，囤戶心思轉堅，又趨定勢，八九十月份各小一分，十一月份大一，餘月未開。標油，八月十一月各跌二角五分，九十二兩月，各跌二角，十月份跌一角五分。

星期六(十日)，標麥，因洋麥報價微漲，澳洲現麥定價又在五元以上，定貨難划，人心望好，而本麥現貨到源不多，廠胃續暢，貨主心思更佳，行情步升二三分，故開價立即向上，行販不出，囤胃又活。結果，八月十二月一月各漲二分，九月十一月各漲三分，十月份漲四分。標油，八九月份各小五分，十二月份小一角，其餘各月不動。標餅，十二月份，初次開價為一元三角五分。

★本周成交總類及價格表

品名	本週成交總數	八月最低價		九月最低價		十月最低價		十一月最低價		十二月最低價		一月最低價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標準小麥	三七八五	三·五二	三·六六	三·六五	三·七五	三·七九	三·八七	三·九五	三·九五	三·九五	三·九五	三·九二	三·九八
標準豆油	三一六〇担	二·八五	二·六五	二·八五	二·八五	二·九〇	二·九〇	二·九〇	二·九〇	二·九〇	二·九〇	二·九〇	二·九〇
標準透餅	一〇〇〇〇斤												

一周間之麵粉（七月廿二日—廿七日） 徐起

本周粉市初尚平穩，旋因客幫活躍。廠方復有進近套遠之實施，致引起業外之購求；逮至周末，形勢突然轉劇，因洋麥陡漲，金價高提；同時並有幣制變更之傳說，益足鼓勵買方之邁進。以是近遠各期一致升騰，全周價格高低衡在離距五六分之間。茲將逐日市況，分誌于次：

周一，遠期以洋麥報佳，且各廠寂無訂購之訊，期粉自少套售，故一經浮空抵補，人心勢必見好；惟交易依舊未旺，呼吸亦頗微末。本月份因華北實銷，迄未暢動，廠粉難免略積，致近期極鮮起伏，十一月份好一分二五，十二月份好一分。

周二，客幫有抽裝之準備，而廠方近套遠，致引起業外之購買；加以通貨謠傳夾雜其間，市乃油然而漲。結果本月份漲二分半，餘漲一分半，至二分二厘半不等。

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最高價	二·三九七五	二·三九七五	二·四二二五	二·四二二五	二·四四七五	二·四五二五
最低價	二·三三七五	二·三四二五	二·三五七五	二·三七七五	二·三九二五	二·三九二五

一周間之麵粉（七月廿九日—八月三日） 徐起

本周粉市，起仆飄忽，抑壓靡定，倏爾受金價之德惠，忽焉為謠傳而擲檢，使市場人心，勢如附於二桔棹，而與之上下矣。茲將逐日市況，分誌如次：

周一，粉市初漲繼落，形勢頗為混亂。洋麥芝加哥、坎拿大、利物浦一致續漲，故粉價近好二分半左右，遠漲一分。繼因廠拋甚烈

周三，粉市形勢。因廠方進近套遠之徵實，又天津附近來暢辦四號粉十餘萬包，價開一元八角半，懸揣必係移賑被浸區域，頗沛流離，旁皇無告之災黎。故遠期趨小，近期似不致過弱也。結果本月份好二厘半，八月份小二厘半，九至十二月份均小一分。

周四，本月份北幫既有續交，而廠方猶圖收回；且遠期又恐白銀變化，轉移物價，致買氣彌覺濃厚，交易達四十餘萬，遠近俱趨漲勢。收市各月份漲一分七五至二分二五。

周五，北路客幫轉趨觀望，人心陡然鬆懈，除九月份不動外；餘小二厘半至七厘半。

周六，近來粉市之低昂，全以洋麥為依歸，今芝加哥漲一元一角，坎拿大漲四五角之巨；金價又值升提，是以近遠各期一致騰漲；同時并有幣制變更之風傳，益足波動購者之心弦。結果本月份漲一分七厘半，餘漲二分二厘半至二分半。

本周粉價高低，列表于后：

市趨軟勢，半日交易達七十餘萬包，為沉寂以來所僅見。結果本月份仍好七厘半，八九月份不動，其餘反跌半分至一分半。

周二，本月份乃最後一天，買賣雙方均從事了結，初好繼平。至遠期各月份，因通貨謠傳尤熾，又以金市步騰，白銀問題，足使業內外人心羣趨良好。成交數量與昨勢，雖廠方仍有十餘萬之套售，在此方與未艾市氣中，殊難稍戢其勢。結果本月份不動，八至十二月份漲一分七厘半至二分七厘半。周三，因交割，循例停市一天。

周四，以大部分多頭頻頻脫手，兼或翻定，致市盤旋下游。又一月份，蘇浙皖內地各廠之麵粉，開始加入標準，籌碼充斥于市場，局勢略見轉移。收市本月份較跌一分二厘半，餘跌一分至二分不等。

周五，自經經濟專家徐佩現氏表示，在此金融產業近狀下，政府決無採取膨脹之理之消息傳播後，謠言因而頓闕，乃市由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變化頗小，幾至一蹶不振。結果本月及十月份跌三分半，其餘跌一分至三分二厘半之間。

周六，金價步騰，漲至九一七元，人心因外匯縮短，有碍洋麥之訂購，故業外買氣頗消；惟大戶多頭回出，現貨鬆懈，市雖上升，未稱強烈。收盤本月份祇好七厘半，其餘較好二厘半至一分。本周粉價高低，列表于後：

價格	七月份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一月份
最高價	二·四一五	二·四一五	二·四三七五	二·四四七五	二·四五七五	二·四六七五	二·四六
最低價	二·四〇二五	二·三六七五	二·三八五	二·四〇二五	二·四一五	二·四二七五	二·四三

一周間之麵粉(八月五日—十日)

徐起

綜觀本周粉市，不脫盤旋之局勢，而高下之目標，全視國外麥價及匯率為依歸，現粉銷路北幫尚稱。茲將逐日市況，分識如次：

周一，期粉屢遭洋麥壓抑，終難吐氣揚眉，近洋麥匯率低縮，定貨暫絕；而國內之現麥趨勢，又復走緊。外埠以合劃不通，到頭愈稀，照此情形，本有趨漲之希望，無如交易清淡，市仍不振。結果本月份小七厘半，其餘小半分至一分之間。

周二，金價回跌甚猛，多頭吐出不已，人心益軟，業外之多頭回出不少；惟現貨去胃尚不岑寂，故近期不致過疲。收市本月份跌

半分，餘跌二厘半至一分二五。周三，粉市繼續疲滯，然無特殊情形可述。收盤各月份跌七厘半至二分二厘半。

周四，金價騰貴，市固良好；惟新買戶未能暢旺，老多頭反有了結，故市氣雖佳，究難飛黃騰達。結果近遠期好一、二分不等。

周五，因粉交極微，市面盤旋，無特殊之起伏。

周六，現洋麥又因匯兌低縮，暫無活動，更以目前天津方面現粉需要頗殷，是以業內外心思趨于一致；但金融實力未見轉機，究難進展，故形勢雖佳，等於單調，終不易過分振作。結果本月及一月份俱好七厘半，餘好一分至一分二五。

本周粉價高低，列表于左：

價格	八月份	九月份	十月份	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一月份
最高價	二·三九七五	二·四一	二·四二二五	二·四四	二·四五	二·四五五
最低價	二·三六七五	二·三八二五	二·三九七五	二·四一	二·四二七五	二·四三七五

附件

上海五交易所請求依法取締

類似交易所買賣之非法

商業組織呈財實兩部文

呈為呈請依法取締類似交易所買賣之非法商業組織，保護正式營業事：竊查近有少數貪利無厭之徒，利用治外法權之庇護，紛紛設立類似交易所買賣之非法商業組織，公然買賣，居間獲利，其為害之甚，實有不堪設想者。此等非法組織，迎合一般生活艱難者之投機心理，以少數額之單位，引誘非正式商人之委託買賣，故凡囊有五元十元，甚至二三元者，亦得從事於多空之買賣，結果無有不為佣金之剝削，市價漲落之變動，而遭過慘敗者。且也，此等非法組織既無固定之資金，又不受交易所法之制裁，苟遇有非常時期，則彼入數之客戶，毫無法律之保障，人之為此被累而無以自拔者，不知凡幾。而同時正式交易所營業，因之破壞，市場亦因之搗亂；更有甚者，年來國人從事美國交易所證券與物品買賣者日多，均由此等非法組織代為辦理，因損失而流出之資金，年達數千百萬，此不僅鉅額現金流出之可驚，抑且國之證券與物品之流動力亦大為減少，以致社會經濟，更入停滯之境。竊查交易所法第十六條明文規定「無論何人不得以代辦介紹或傳達交易所買賣為營業」。則此等非法商業組織，如任其存在，則國家立法謂何？理應依法加以嚴厲之取締，一以維持我政府之威信，一以保護交易所之營業，實為公便。

江河水災 日增慘重
萬千哀鴻 延頸待命

願全國國民一致

節約救災

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	恆大	張松石	一五九七八
二	昌記	穆開容	一九二六五
三	吉豐	汪希文	〇六六三 二二二七
四	大學	洪彬史	一七六九九
五	懋記	徐德棠	
六	同孚	周恭甫	一四三〇四
七	梅記	胡瑞秋	四八二七 四二六〇
八	通記	翁國傑	〇五〇五 〇二〇九
九	恆益	顧煒垣	一九一二五
十	益裕仁	吳秉初	一〇九七八
十一	中新棧	曹春霖	一九九五七
十二	裕康記	周瀛室	八九一三 七六七九
十三	裕大	廖景文	三九二二 一九九三
十四	大豐	張伯觀	〇九六二 八四四一
十五	德隆	盧家禧	八四七九
十六	達記	沈昌欽	一七七八二
十七	新昌	陳天錫	一八七八 二五一三
十八	源大記	陶繼淵	一九九〇
十九	錦昌	謝錦文	一九三二八
二十	明德記	王麗壽	一七二六三

上海華商證券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	通易	屈子威	市場九〇一 五〇一四
二	中央	王振升	市場九二七 二〇〇〇
三	裕成記	王燕南	市場九四一 〇八三
四	長泰	朱鼎彝	市場九四六 三三九
五	源裕	何成鑫	市場九四九 五三三
六	豐大	陶際雲	一三四四〇
七	和豐	鄭叔平	市場九四三 一八三
八	泰源	陳肯堂	九一一四二
九	仁德	陳晉瑞	市場九三二 二八八
十	信通	飛拜言	九〇六四九 九三三四二
二五	振大盛	金夢天	一七七五〇 二七六二
二六	天隆		
二七	合興	顧廣山	
二八	泰興慎	蕭復來	一五八三一 七二五一
二九	明華	蕭祥芝	一九〇三〇
三十	慕康	張乾銘	一三一〇六 一三一〇七
三一	寶豐	周子興	一八五五一 二二七〇
三二	和記	石東米	一〇五三一 一七四二八
三三	慎昌	吳炯輝	二六六一 一〇五八四
三四	瑞大	邊霞堂	一九三三五
三五	大福	郭緯	一〇四五六

上海金業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	同豐恆	王福生	九三九二六
二	同豐永		
三	天昌祥		
四	恆孚		
五	裕豐永	吳善慶	
六	報告停業		
七	宏興永	陸慶堯	九五〇九三
八	乾昌祥	許秉泉	九一一〇五
九	正昌祥	應培元	一四三〇六
十	報告停業		
十一	福順	邵秉文	四二二二三
十二	義豐永	夏文富	九五〇二一
十三	順利	孫東川	一〇五六九
十四	慶發永	馮炳庭	一六〇六六
十五	申康	陳仲濤	一二二二六
十六	報告停業		
十七	大達	周文波	
十八	大昌祥	董梅芳	一〇〇三二
十九	兆豐昌	童家銘	九二九三五
二十	大順	張一之	九二一五四
二十一	延豐永	陶錦生	九四二〇五

二二	元亨	于俊昌	九一三九三
二三	行豫	賈和真	三三二八八
二四	香海永	余鈞甫	九四七〇五
二五	錦康	馬洪奎	九一三七一
二六	同益	茅家傑	一二三五八
二七	康潤		
二八	元盛永	陳炳泉	一八五八七
二九	天豐	許春生	一六六一八
三十	福昌	季漢桐	九二三五〇
三一	瑞康	徐永煜	一四〇三八
三二	永豐	秦錫祥	一二〇三五
三三	報告停業		
三四	永利	楊約文	一八四六七
三五	福安	邵廷榮	一四五六九
三六	泗昌裕	趙鼎調	一六六二一
三七	瑞興	王家俊	一六九一五
三八	報告停業		
三九	報告停業		
四十	裕成永	林宗培	一八二二八
四一	報告停業		
四二	奉昌	陳淑萍	
四三	裕發永		
四四	恒興源	李文霜	三五三一九
四五	壬發永	賴梅庭	一四八三五

上海麵粉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	元豐	丁裕泉	
二	順豐	章鎮市	北市八二四〇五
三	泰興	戈煥章	四二四五二
四	國記和	火煥祥	南市二一六五〇
五	泰豐友	吳及鏗	北市八二六二七
六	協興	楊廷臣	南市二二二九二
七	德成	俞謙哉	
八	慶豐	朱漢江	
九	協順北	卜賈	南市二二二二五
十	五豐	朱登發	南市二二九〇八

上海雜糧油餅交易所經紀人一覽表(下期續載)

號數	牌號	經紀人	電話
一	裕泰	徐詠棠	租界八四八三七
二	永大慎	李海風	南市二一〇〇九
三	仁記	羅維福	南市二二四三
四	潤昌	黃昌怡	全裕泰
五	泰潤	袁叔平	南市〇三八
六	長義恆	唐慶聲	南市二一五八四
七	勤昌	王慶昌	
八	元和昌	朱善昌	南市二一〇二六
九	榮源盛	張旭東	南市二一九五六
十	元餘	沈尚濤	南市二二五五九

◆價目◆
 每逢星期一出版
 零售每冊五分
 全年五十二期
 國內連郵費二元
 本期特價一角五分

◆廣告刊例◆
 特等 每方吋貳元
 普通 每方吋壹元
 廣告刊登起碼大方吋
 其餘版位價目另議
 長期刊登者特別從廉

主編兼發行人 穆藕初
 總發行所 交易所周刊社
 上海愛多亞路二百六十號四樓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三二四號